

蘇聯文藝

№1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2

目 錄

	編者的話	羅果夫.....	1
小說：	鐵 霍 諾 夫 蘇 維 埃 人 羣 像(令 譯).....	3	3
	葛 洛 斯 曼 老 人(兵 譯)...	32	32
	卡 達 耶 夫 旗 子(磊然譯)...	36	36
	舒 班 諾 夫 神 妙 的 提 琴(蕭瑟譯)...	42	42
	戴 眼 鏡 的 人(管絃譯)...	51	51
	瞎 子(司竹譯)...	56	56
詩歌：	西 巴 赤 夫 列 寧(羣 譯)...	66	66
	列 歇 特 尼 可 夫 老 家(若虛譯)...	68	68
	古 歇 夫 老 友 相 見 苓 譯)...	79	79
文錄：	鮑 哥 穆 列 次 烏 克 蘭 人 民 偉 大 的 詩 人 鈕 麻 譯)...	75	75
	(演 詞)		
	柯 爾 納 楚 克 「 我 們 要 復 仇 ， 爸 爸 ！ 」 (執 譯) ...	78	78
	謝 夫 成 果 自 傳 (樂 譯) ...	84	84
	派 斯 托 夫 斯 基 達 拉 斯 謝 夫 成 果 (康 譯) ...	91	91
	羅 果 夫 謝 夫 成 果 日 記 鈔 (羚 譯) ...	97	97
	謝 夫 成 果 遺 囑 (詩) (尖 岩 譯) ...	100	100
	夢 (伶 譯) ...	102	102
	几 托 爾 泰 斯 申 格 拉 平 之 戰 (羣 譯) ...	105	105
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			
	柯 勒 勃 可 夫 亞 力 山 大 · 蘇 伏 洛 夫 (文 記 譯) ...	111	111
音樂：	叔 斯 達 柯 維 赤 第 七 交 響 樂 (鏡 明 譯) ...	120	120
	A. 托 爾 斯 泰 人 性 在 人 間 的 凱 旋 (景 譯) ...	124	124
評介：	史 維 特 洛 夫 史 大 林 文 學 獎 金 得 獎 者 (原 譯) ...	127	127
插 圖：	謝 夫 成 果 像 (84 前) 蘇 伏 洛 夫 像 (111 前)		
	叔 斯 達 柯 維 赤 像 (120 前)		

編者的話

中國對於俄國文學的興趣早就很高。俄國作家文藝作品的第一篇中譯究竟在什麼時候出現，現在沒法斷言。無論如何，這是在幾十年以前的事情。不過誰都知道這兩個毗鄰的偉大國家的文化關係在很久以前便已經發生。

中國古典作家的詩作，最初俄譯之一是在一百六十六年以前出現（阿列克賽·梁基亦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中國寓言」，一七七六年，彼得堡出版）。可以充分確信的說，中國及其高度發達的古代文化和許多世紀的文學，當時對於和平鄰國的生活和文學是深感興趣的。所以可以推測，我們現在所不知道的那第一篇俄國文學的中譯，在中國的出現遠較中國文學作品的俄譯在俄國出現為早。

在俄國的中國學（Синология）歷史中有一個事實是衆所週知的：一六一八年順治皇帝送給莫斯科皇帝萬西里·蘇伊斯基（Василий Шуйский）的書信，擱了一百四十五年，直到一七六三年，才有人能閱讀。然而俄國的中國學者總算在一百五十年前開始把光芒萬丈的中國文學典範介紹給俄國讀者了。

中俄兩國偉大文學是在友誼的毗鄰中發展的，無疑的互相給予不可捉摸的影響。

舊俄文學，最優秀的不朽典範——普希金（Пушкин），戈果理（Гоголь），萊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托爾斯泰（Толстой），柴霍夫（Чехов），高爾基（Горький），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在中國文學界是廣泛熟知的。許多中國現代作家不止一次的證明他們是學習俄國文學之不朽作品的（魯迅與戈果理，巴金與屠格涅夫，張天翼與柴霍夫，許多中國現代作家與高爾

基)。

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俄國文學的聲譽在中國特別增長。

我們知道，高爾基小說的第一篇譯文是二十五年前在中國出現的。那時胡適博士把高爾基的小說「她的情人」(Болесь) 從英文譯成中文。

一九三七年普希金的紀念日是俄國大詩人在中國的凱旋。昔時他曾幻想逃到中國來，以避沙皇專制的迫害。關於普希金對於中國的注意，可以由現在還保存着的俄國著名中國學家約根夫·比秋林 (Иокинф Бичурин, 1777—1863) 在他贈給普希金的書上所寫的字來證明。

中國新文學的創始者魯迅是蘇聯文學與蘇聯文藝熱烈的推廣者。他在這方面的著作價值是無可限量的。

在俄羅斯人民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第二次衛國戰爭時，中國對於蘇聯文學的興趣愈加提高了。

我的中國朋友們竭力要求把英勇日子的蘇聯文學介紹給他們。於是我們便出版「蘇聯文藝」月刊。我們將在這雜誌上發表蘇聯作家的新作品和舊俄文學的優秀典範。

翻譯文學不僅是兩民族間的無形的橋樑，並且也是互相認識的最好道路。我們樸實的開端——「蘇聯文藝」僅僅是兩民族間偉大友誼的一小部分。

羅 果 夫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於上海

小說

蘇維埃人羣像

— 列寧格勒故事 —

(ЧЕР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鐵霍諾夫作
(Н. ТИХОНОВ)

一 筏 上 的 人

輪船沉沒了。船尾高高的翹在水上，船尾上豎着一堵黑色的煤灰牆。炸彈正巧打中船心，把這煤灰從煤坑底裏掀出來，緩緩的落在漂浮者的頭上，斷木碎片上，向海之無底洞沉下去的船尾上。

在那些跳到芬蘭灣寒冷的秋水裏去的無辜旅客中間，有一位照相師。掛在肩上皮帶上的沉重的「徠卡●」照相機拉他往下沉。薄暗的綠水，在耳朵裏喧嘩，襲擊這隻平靜的小小輪船的那架德國轟炸機的摩托，從天上傳下嗡嗡的響聲。船上連一尊砲，一支槍都沒有，只有婦女和兒童，老人和病人。並沒有軍人。

●徠卡（Лейка）為德國製造的一種照相機。

照相師斷定，生命的一切是完了，用沉溺者所特有的多餘的動作來折磨自己，是不值得的。試圖給自己想像，這是一個無聊而又可怕的夢，然而，啊，水沖進他的嘴，眼睛，身體奇怪地麻木了，不感到寒冷……

他把雙手交叉在胸口，閉上眼睛，竭力給自己最後一次的想像妻子和兒女。

它們在意識中模糊的產生，但又消失了，好像是浪濤把它們洗去似的。他低着頭向水裏鑽。但是他沒有鑽到底。水把他拋到上面來。一半被浪濤窒息，一半被浪濤壓迫的他又重新來到上面，張開眼睛，看見散佈着人頭的海，低迷的太陽，鉛色的烏雲，並且聽到機槍的達

達之聲。

這是德國人在溺沒着的人們的上空飛過，掃射他們。

他是這樣的嫌惡和難過，他決定重新回到水底下去。他又交叉着手，於是那隻他把它當做最寶重的武器看待的沉重的照相機又拉他沉向綠色的深處。有一種軟弱漸漸透進他的身體。雙腿漸漸萎軟了，腦袋裏也一切都模糊了。

浪濤又把他拋到上面，但是他已經不再張開眼睛，怕再看到可怕的景像。他閉着眼睛在起泡沫的浪頭中間搖幌着，好像被兩股浪濤壓倒和屈服了似的，——那兩股浪濤好似互相搶着他，把他從這邊拋到那邊。它們就這樣把他玩弄了一些時候，真是奇怪的事情，他的腦袋竟稍許清明起來了。

這時一股勁把他直往上推，本來一直沒有感覺到什麼痛楚的他，感到肩頭上一下猛烈的撞擊，張開眼睛一看，看見他被推起和木筏並排在一起，他注視一下這在致命時分急忙和胡亂所做成的鬆弛而可憐的建築物，抬眼去看它的乘客，怎麼也沒有勇氣企圖攀到上面去，只是用雙手抓住了木板的邊緣，從水裏鑽出來，張開滿胸，透一口新鮮空氣。

清醒了的他，把額上的濕髮抹到後面，開始用另一種眼睛去看木筏。筏上坐着三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男子們都是渾身浸潮的，默默的，陰沉的。他們緊緊的抓住木板，不看那女人。那女人用可怕的，不斷的聲音呼喊著：它一會高而尖利，一會困憊而怨暴的在空曠的海上震響着。

她的抓破的面頰和蓬亂的頭髮，張得很大的眼睛，——在在都說明絕望已經到最後階段，這絕望已經不分好歹。男子們扯成粉碎的衣服，他們愁眉不展的面孔，緊閉的嘴唇——這一切是離照相師這樣近，他不禁把視線從這一種沉默的不動轉移到那女人痙攣似的亂動上去，那女人是這樣狂叫，甚至他那聾的水底居民的聽覺也被這叫聲震聾了。

照相師把身子舉到木板上，嘴裏吐出一口苦水，對不動的男子們說道：

「難道你們不能使這女子安靜嗎？」

男子們朝他漠不相關而陰沉的看了一眼。木板幌得厲害，爲了不致摔到木板下面去，照相師必須緊張起所有的力量。一個在他頭上泛過去的巨浪完全使他回復了安靜。

後來抓着那堅牢的木板覺得非常舒服……

那女人在自己扯着自己的衣服，眺望着夜色從那裏推向前來的遠方，他想用自以為如雷的響音，打斷她的叫聲，問道：

「這裏誰是共產黨員？」

靠他最邊末的一個人從上到下的朝他直視一下，說道：「我是……」並且伸出手來，想幫助照相師爬到木筏上去。

「那末你是怎麼一回事，同志，」照相師緩緩的說。「這女人這樣叫喊，應該使——安靜——你，同志……」

這時一個巨浪撲到木筏上，筏上的人都消失到黑暗裏去了，而照相師則落到他還沒有去過的深處，——他覺得這新的潛入是這樣沉重。

當他再被拋到上面來的時候，他在近處什麼木筏都找不到了，只有三塊奇怪的木板漂到他身上來，他就看中它們給自己享用。但是騎到它們身上去可不是這樣容易。它們逃開他的手，板脊橫立起來，這時他明白了，假使他不和他的照相機，——他經常的好旅伴告別，那末木板就捨他而去自己流浪了，可是和木板在一塊還有獲救的最後希

望，因為黃昏已經近來了。

他嘆息地解開皮帶上的扣子，皮帶從他的肩膀上落下來。照相機獨自往水底沉去。過了一瞬，照相師躺在木板上，把它們潮濕的邊緣緊貼住面頰，海水和他的淚水混在一塊。他用真正的眼淚哀哭照相機的逝去。……

在照相師所服務的機艙裏，來了一位身材高大，面色陰沉，鼻子有着傷痕的人，問這裏的首長是誰，以便向他報告照相師的死耗，講述他們——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輪船被德國飛機炸沉後逃生在木筏上，那位照相師會漂到木筏跟前。他開始說，後來浪濤沖來，把他帶到海裏，遠離木筏去了。他是在輪船出發的地方碰見這位照相師的。這是一個很值得讚揚的人，是一個好人……在那最後危急的時分，他還是自持很嚴……

這時人們打斷那說話的人：

「你可以把這事親自告訴照相師，因為他就在鄰室裏。」

「怎麼，在鄰室裏？」那講述的人叫了起來，「他得救了嗎？」

「得救了！」

於是便把照相師招呼來。照相師認出這就是木筏上回答他「是我」的那人。他微笑着，問道：「啊

，那女人怎樣了？把她安靜了嗎？」

那有着傷痕的人有些難為情，但還是回答道：「把她安靜了。握住她的手，使她安靜了。你的一聲呼喊回復了我們大家的生命。你是這樣突然的從海裏冒出來，又這樣

突然的消失，使我們後來獲救之後一直想念你，談論你。我到這裏來是特為講述你的行爲的……」

「啊，那算什麼行爲，」照相機說。「可是照相機落到海底裏去了，假使你知道是那樣的照相機……唉！」

二 決 鬥

德國飛行士清楚的看到了他的戰利品：在宛似綠色蛋糕的樹林中央橫陳着一條黃色的狹帶。一列滿載軍火的長長的列車在土阜上爬行着，對於森林簡直是用不着什麼垂直低降飛行的。只要等候列車開近兩處森林之間的露天曠地的出口處，那時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和萬無一失的把它大肆轟炸。

飛機展翅飛翔，向陽光閃耀一下，並且飛了一圈，昇向高處，然後再向田野疾降。兩條污泥的瀆泉在預想列車該在那裏出現的土阜兩旁昇起。但是飛行士看一下森林，他看見列車開到露天曠地的時候，又倏然的退縮到森林裏面去了。炸彈落了個空。

德國人又飛了一圈，斷定他現在可不會再失之交臂了。列車在露天的曠地疾馳而過。它那裏會知道

，它在森林裏現在又要碰到什麼。被轟擊得拔離原地的沉重的松樹將倒在車輪上。松樹白白的倒下。列車穿過這地方。炸彈又白白的耗費了。

飛行士破口大罵。難道這動轉不震的，長長的運貨列車就能够毫不受懲的通過嗎？德國人向森林直垂下降，正當列車的中央。可能是他計算得不好，可能這裏又發生了什麼意外，炸彈並沒有落在列車上，而落在森林裏了。捉拿不住的列車繼續它自己的路程，任性的向前駛着。

「好安心！」——德國人說。「現在我們來好好的談談吧。」

他開始計算了，嚴格而仔細的環視曠野。這不平凡的圍獵甚至於很使他迷戀。

他又從雲層裏衝到地面上去，

衝到一條透明的煙帶在赤熱的空氣中抖動的那地方去。似乎他就要嵌進火車頭裏去了。但是好似有人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把列車從他爪翼之下搶開了。爆炸的轟響聲還在耳際繚繞，但是有一種清楚的感覺：落空了。他看看下面：真是這樣。列車走着，秋毫無被侵犯。

德國人明白了，不知是誰的並不稍遜的頑強的意志不肯對他讓步，機師有着鐵的眼睛，計算是奇怪而準確的，要捉住他並不是這樣容易。

決鬥延續着。炸彈落在列車的前面，後面，兩側，但是這怪物，——正如德國人私自稱呼它的那樣，向車站走去，好似有無形的精靈在保佑着它。

列車作着奇怪的跳躍，所有的掛鉤都狂暴的發出鏗鏘之聲，在下坡的時候，他像戴有口銜的馬似的疾馳着。並且正就在又有炸彈在等候它的時候，它便不向前爬行。它退到後面去，停下來，或是蹣跚而行，或是飛逝如箭，——這默默無言的，順從它駕駛者的長長的列車，無論什麼都辦得到！炸彈像爆竹似的炸裂。

德國人弄得滿頭是汗。他往下飛，一次一次的撲來進攻。他最後

一次猜對了。列車沒救了。機師第一次犯了錯誤。但是咒罵從法西斯蒂風吹日曝的嘴唇裏迸裂出來：炸彈完了……沒有什麼可炸的了！

於是他便沿着列車飛，把一排排的機槍子彈撒在列車上，但是這裏又有森林出現了，不知是那一個鬼怪無巧不巧的拋開了它，於是列車又一無損害的在綠色的陰暗中滑行，似乎任什麼都不能抓住它。法西斯蒂發瘋了。他瞄準機車，瞄準這躲在那裏，在薄薄牆壁之後的敵人，瞄準這譏笑他「空中大王」全部勇氣的，像瘋子似的在原野和森林裏開駛自己列車的這位可怕的俄羅斯工人……子彈在列車上面飛過，有些落在車輪下面，打在鐵軌上鏗然而響，可是列車仍舊走着。

……
德國人困憊得洩氣了。藍天燦然而笑。是一個水晶似的暢朗的秋天，有些類似惠斯特法爾 Westfalen 的遙遠的秋天。子彈用完了。決鬥也完結了。俄羅斯人在那裏，在下面，勝利了。用整個飛機去打擊它嗎？用瘋狂去停止瘋狂嗎？顫抖在法西斯蒂的背上爬過。

他降下去，懷着好奇心和憎恨心在列車上空飛過。他不能看見，

●德國地名。

機師的凝視的眼睛在監視他，機師只是說：「怎樣，壞蛋，到手了嗎？」

機車懷着蔑視越過黑影，並且壓碎它，那伸展羽翼在路軌上的敵機的黑影。

三 新 人

一個氣吁喘喘的，心情奮激的，手足無措的人站着。

「我費好大的氣力才把你們找到，在這樣的暗黑中就連自己的家也找不到的，」他說，把帽子上的雪撲下來。「這是產科醫院嗎？」

「是的，」人們對他說。「怎麼一回事，同志？」

「怎麼一回事——有一個女人在那裏的小弄堂裏生產，看是怎麼一回事……」

「你是什麼人？」

「我是過路人。打夜班回去。我們快些去吧，我去指給你們看。嚶，就是這樣……我走着，看見她在那裏。除我之外，誰也沒有……可是我又不是產婆。」

過了一分鐘伊林娜，護士和那位行人迅速的在雪堆上走着。很黑很黑。房子就像崖石似的聳立着。沒有一點小火光照亮。吹雪掃着旋風，一團團的雪捲在空中飛舞，似乎有透明的，寒冷的，迅速的偵察兵的影子在街上跑過。

他們蹲在雪堆旁邊，互相緊靠着背。平衡的，銳敏的，逐漸放大的嗡嗡之聲愈來愈近。他們把腦袋縮在肩膀裏。不知什麼地方的拐角那邊，衝出紅色的火焰，炸裂的響聲在街上飛過。一座屋子上飛下冰柱，在地上鏘然的攪碎。

「哎呀，別把她碰着了啊！」伊林娜說。

「不，她在那一面，你們要在那地方去找，」那行人說，「在那盞路燈後面去找。我要走了。今天敵人又蠢動了，還要傷了人呢。」

伊林娜並不是產科專家。她本來是在產婦收接處值班，但是現在却要在夜裏，在砲彈炸裂的地方去尋找這生產着的婦人，無論如何要去援助她。這裏是沒有什麼可等候的。沒有什麼別的人會來援助。是一個深沉的黑夜。吹雪，嚴寒，射擊。一陣陣新的砲彈帶着金屬聲和風嘯聲在頭頂上飛過。伊林娜和護士從這座雪堆跑到那座雪堆，停下來，傾聽。

呻吟聲從右面傳來。他們撲到那裏去，果然正像那行人所說的，在路燈後面，有一個女人用背緊靠着牆壁，坐在嚴閉的門旁的雪地裏。伊林娜在她的面前伏下，簡直就跪在雪裏，那女人用發燒的，戰抖的手抓住她的手。

是的，把這女人送到產科醫院去已經太晚了：她已經生養了。在雪裏，在黑暗的，由爆炸的砲彈光所照耀的冬夜，她生養了。伊林娜環顧一下。一切都像陰暗的幻像。雪落在領口裏，有力的勁風打擊面孔；手凍着，由於激動，心簡直跳得她可以聽到撲通之聲，似乎，任何列寧格勒都沒有，只有荒涼的，黑暗的，在敵彈呼嘯之中被湮沒在冬季風暴之下的荒野。徒自敲這嚴閉的雙扉，徒自招呼什麼人，——街道是空曠的，在天亮之前，這街上不會有一個人走過。

就在這裏，在這暗黑中，在這任風吹颳的露天的地方，誕生了一個新的生命。應該拯救這生命，應該把它從寒冷，從黑暗，從大砲的手裏塗下來。她的耳朵不再聽到射擊和爆炸的聲音。她幫助那女人，好像事情是在房間裏進行，好像和往常一樣……

……她把那嬰孩高高的舉起，

好像是他獻給橫臥在暗黑之中的整個偉大的城市看。她抱着他，緊貼在自己的胸口，一塊溫暖的嚶嚶而哭的肉塊。她把自己的皮襖蓋着他。她在雪裏走着，這雪上還沒有人腳的蹤跡。

由護士扶着的產婦，像一隻羽毛蓬亂的大鳥似的隨在她的後面拖着步。她跌倒在雪堆裏，她的乾燥的嘴唇喃喃道：「我自己……」護士自己也是個疲乏的，困憊不堪的人，老是說着一句話：「馬上就到了，馬上，已經近了……」

吹雪把一掬掬的乾雪拋在他們的臉上。不知什麼地方，玻璃被轟擊之後，像雨點似的落下。他們像黑夜，寒冷，砲轟的征討者似的走着。

假使必要的話，這一行列可以經歷全城，捧着這小小的新生命，在這奇怪的時候來到我們城市的這小小的新人。

母親已經知道，是生了一個姑娘。她有時把手伸到前面去，伸到抱着嬰兒的伊林娜跟前，宛然要叫她站下，但又重新放下了手。

她們來到產科醫院。當她已經躺在牀上，有人在她旁邊周旋，幫助她弄得更好些的時候，她招呼伊林娜去，用嚴肅的，幾乎是嚴峻的

低語聲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你問這做什麼？」伊林娜問道。

「我要知道！」

「我喚做伊林娜。你要我的名字做什麼？」

「我要把我女兒這樣稱呼——讓她記念你。你救了她的命……真心的謝謝你！」……

於是她吻了她三次……伊林娜轉過身去，哭起來了，自己不知道爲什麼。

四 母 親

「我們去看看他！」母親說，奧麗雅（Оля）知道，她這樣稱呼的是誰。

他——就是兒子，奧麗雅哥哥波利亞（Боря），志願兵。他說，他和他一班裏的全體同學，一同到軍隊裏去。矮小的，筆直的，憂慮的母親站在他的面前。

「你是近視眼，身體也很弱，」她說。「你不怕嗎？」

「一點也不，媽媽，」波利亞回答。

「你從來沒有打過仗，你將非常困難……」

「沒有關係，媽媽，」波利亞說，收拾着他的行囊。

母親和奧麗雅到他學習軍事的那村子裏去已經不止一次了。他上了課回來，奮激，疲倦，渾身是灰，晒得黧黑，他坐下，於是他們談到城市，談到熟人，談到朋友。關

於戰爭，他們什麼也不談，因爲週圍一切都已充滿着戰爭。

對於奧麗雅，到城外去看哥哥，像是到熟識的近郊的地方去作夏日的，平常的，野外的散步。她們在田裏採了野花，趁了電車，回到黃昏的城裏，那充滿着忙亂，和戰時煩擾的城市。

只是最近才一切混亂的。戰綫已經就在近處，很使奧麗雅不安的，是今天就會把她哥哥找去，因爲這時一切都不像那些她們去訪問波利亞的寧靜的和野外的星期日。

他們在田裏走着，田野已經像秋天似的空曠了，野外別莊的門窗都釘好了，運糧車，汽車迎面開來。帶着孩子，領着包裹，背着包裹的難民們在路旁奔忙着，一匹死掉的馬把泥腿朝天伸着，戰士們走着，發出壺罐的丁當聲。不遠的地方發出含糊的射擊聲。

她們已經遠離喧鬧的公路。
她們在一條熟識的小道上走着，但是週圍的一切已經面目全非：破毀的柵垣，闐無人聲，一種緊張，警戒，即將發生什麼可怕事情的等候。田野裏，低矮叢林的下面，紅軍戰鬥員輪在機槍旁邊，用運貨車作為掩護。當他們走進第一個鄉村的時候，這村子已經完完全全的空了。甚至於連麻雀也不在塵埃裏打滾了，連一隻雞，一隻狗都沒有了。烟囱裏也不冒出烟來，空空的，歪歪斜斜的長凳排列在房屋前面，只有光亮的夜裏[●]，當着霞光，當大家都睡着的時候，鄉村才會成這個樣子。但是現在誰都沒有睡覺——這是荒涼。

奧麗雅隨着母親在這荒野的寂靜中勇敢的走着，母親跨着靜靜的，但是確信的步骤向前走着。

第二個村子在燃燒。當她們昇登一座小山的時候，她們不禁停了下來，赤紅的火鬚在屋蓋上面掃蕩，誰都不去撲滅它們。幾座村舍已經變成一堆灰燼，這是驚人的景象。

奧麗雅拉拉母親的袖子，但是

[●]指「北極夜」，因為列寧格勒地近北極圈，一年有幾夜是通宵明亮如白晝的。

母親安靜的說：「我們得走到那座小林子跟前，」——於是她們在夾在燃燒着的房子之間的街道上走着。

當她們走過這村子，下降到一個小小的窪地時，發出一種逐漸擴大的金屬聲，它是這樣頑強和無法避免的逼近，簡直耳朵聽得發疼。母親停下，垂下了頭。奧麗雅也這樣。她明白，她們兩人不應該撲倒路上，面朝地的輪着，她們應該走，去找波利亞，假使她們在每一顆砲彈面前倒下，那末她們就永久走不到，永久見不到他了。

砲彈在小丘後面爆炸。泥土噴泉緩緩的在空中落下。它剛剛落下，另一個砲彈又打來了。她們向前跑着，在低矮的叢林裏跌跌撞撞的跑着，因為大路上不斷捲起一個個交織着紅色閃光的黑球。奧麗雅全身發抖，她的嘴唇燥乾了，但是母親仍舊毫不猶豫的走着，奧麗雅懷着一種盲目的思想隨在她後面：不會打中我們的，決不會打中的。決不會的……

波利亞在那裏居住過和學習過軍事的村子簡直沒有了。在原來村子的地方，立着黑色的柱子，有些地方燒焦的木板形成奇異的堆積。甚至於樹木都燒盡或是連根拔起，

倒在充滿着混濁的綠水的大坑裏。

「媽，」奧麗雅說，「現在往那走？」

母親默默的站着。奧麗雅開始可憐她，這樣一個矮小的，疲勞的，執拗的女人。

「媽媽，」她又說，「我們回家吧。啊，我們還要上那裏去呢？」……

「再往前面走走，」母親說，「在那裏問一下……」

她們又重新走着。現在她們在各處各地都看見有紅軍戰鬥員躺在草裏，溝裏，向左面看着。突然有三個戰鬥員從一個小浴塘裏走出來，向她們迎面走來。母親走到他們跟前，很高興的對其中一個高長，瘦削，面有雀斑的人：

「假使我沒有弄錯，你是巴夫利克（Павлик）？」

那戰鬥員奇怪的張大眼睛，一霎間仔細的考量一下站在他面前的矮小的女人，說道：

「你是波利亞的母親，是嗎？」

「是的，」她說，「我要見他。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找到？」巴夫利克有些失驚的說。「像你剛才走來那樣，一直走去，向那座小丘走去，但是最好你還是不要去……你是不容易找到

他的，況且，」他突然微笑起來，「因為週圍在進行着戰事，我們幾乎被包圍了，你們還在這裏散什麼步？」

「我們不是散步，」母親回答說，「我要到波利亞那裏去……我要……」

她用這樣熱烈和深沉的聲音說這句話，甚至巴夫利克——他是波利亞同一大學和同一營的——只得說：「好，你們去吧……」

……母親坐在深草裏，背靠着浴塘的木牆上。奧麗雅屏息的坐在旁邊。一個紅軍戰士指指下面沼澤性的長形的草地，裏面長着矮樹，有些地方閃現着曲折有光的小溪。草地一直通到森林，在森林後面的小丘上，顯露着一個小村莊。在這整個地方的上空，可以說，籠罩着眩目的爆炸。我們的砲台從村後的什麼地方轟擊着，德國的大砲射擊着草地和母親與奧麗雅所坐的那塊高地的邊沿。

「他們剛剛去進攻，」那紅軍戰士說。「等不等，隨你便。他們到那裏去了……去進攻了……」

「你認識波利亞嗎？」母親問。

「怎麼不呢，認識的。他也在那裏……」

「他槍開得怎樣？」

「他開得很適當……」

「他不胆小嗎？」

那曾經是大學生的紅軍戰士受辱的聳聳肩：

「假使他胆小，我們便不要他在一夥了……」

他們兩個都沉默了。默默的看着小丘上的那個村子怎樣在燃燒，聽見森林裏傳出呼喊「烏拉」（Ура）的聲音或是什麼比較長一些的聲音——字句不能分辨。被大火紅光照耀着的森林像是浴在血泊裏。

母親站起來，走近小山的邊緣。她好像要看到自己的兒子，在這被戰鬥所分開的林子的密叢裏找到他，看到他拿着步槍跑到燃燒着的村子那裏去。她站了很久。

後來她對奧麗雅說：「我們去吧，」於是頭都不回的沿着小道走向大路去。

五 老 軍 人

他很老，他的眼睛也完全暗淡無光了。大家站在洞開的窗口，他走近前去，但是什麼也看不見。於是他說道：

「請告訴我，那裏怎麼樣了

「你不等了嗎？」紅軍戰士高聲問。

「不等了，」她說，「謝謝你的談話。我們去了……」

她們已經走到大路上了。

「奧麗雅，」母親說，「親愛的，你累了吧……」

「不，媽媽，我擔心，我們怎麼能走到呢。我不知爲什麼成爲懦夫了……」

母親用她那薄薄的嘴唇笑了一笑：

「我們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奧麗雅，」母親沉默了一回之後又說，「現在我安靜了。我的心安靜了。我原先怕他不會去打仗，因爲他很弱，他看不清楚，所以我決定來考查一下，我考查過了。我的兒子像大家一樣會打仗。我不要什麼別的了。我們回家吧。」

於是矮小的，腰直的，輕便的她使用迅速的小步子走着……

？」

「在很遠的地方，在城市的上空，一股濃烟向天升起。白色的烟霧像山嶺似的，很大。烟雲的邊緣被落日照得緋紅。現在烟霧變成藍

色了。它昇到半天了。」

「這是着火嗎？」他問。「這是德國人嗎？」

「是的，」有人回答他。

高射砲仍舊繼續懶惰的射擊着。

……他整晚整晚的坐着看地圖。他是一個年老的軍事教授，地質學家，發明家，——他有很多地圖。這些地圖的各種不同的綫條，豐富的地形輪廓，奇奇怪怪的起伏形狀經常的安慰他。透過這些藍色的花式和棧色的點子，透過綠色的和黃色的帶子，他看到強大國家的生命，那偉大的，熱烈的，自由的，發展的生命。他知道，這地圖怎樣一年一年的變化着。

但是他現在是看着列寧格勒近郊的地圖，他痛楚地皺着前額，他的視線顯得陰沉而晦暗了。

聽見不遠之處有機槍達達之聲。

「不，這是不會的，」他說。「不，這是不可能的。」

他激動的把放大鏡扔在地圖上，大踏步的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讓給誰呢？讓給德國人」
「讓給誰呢？讓給德國人」
「讓給誰呢？讓給德國人」……是的，是的，」他用鼻音哼哼的憤慨着。

「德國將軍，這些自大的木偶，他們是不錯的組織者，他們會打仗……他們會打仗？」他過一會又叫喊道。「冒險家，他們所有的計劃，是強盜的詭計，是想要使人眼目昏花，武裝解除，喪氣落胆……決不會成功！是對付不了我們的……俄羅斯人民是欺騙不了的。列寧格勒決不會給你們！」

他躺在床上，但是睡夢從他的眼睛裏逃走了。他用他的整個的心體驗着在城市週圍所進行着的戰事。他閉起眼睛來，他看見所有這些和平的，他做青年指揮員時曾經在那裏參加過演習的近郊。這些寧靜的角落，現在都一個隨着一個的消失在龐大的烟霧裏去了，也許，——往壞裏想一想，敵人的坦克已經衝進城市的邊區了。那時……他還有氣力扔手榴彈，他不問有多少敵人，因為他看不見，這是對的，但是他要問：他們在那裏？不，這是不可能的——德國人決不能在神聖的街道上和廣場上行走。永久不能。

在警報發出的時候，他不到方彈壕裏去。屋子上面的空氣撼動着，彈片落在屋頂上發出鏗鏘的聲音，窗戶發出吱吱的振響，房子搖幌着，好像房子是木頭做的亭子，但

是他只是說：

「你們飛吧，飛吧，你們快要把自己的頸項都折斷了」……

戰事拖延着。敵人就盤踞在列寧格勒的城牆邊。冬天來到了。屋子裏又冷又黑。小小的鐵爐子裏燒着潮濕的木片，發出微弱的爆裂聲。老人一天比一天艱難了。他躺着，蓋着摺皺的舊被窩，全部生活都在他面前經歷着。這是遙長的，勞動的，有意義的生活，假使不是年齡和飢寒，還要把這生活拉得很長。但是現在軟弱鎖住了他的雙手和雙足，甚至於小爐子所燒的木柴都是別人替他劈細的；說來也可恥，這種孩子似的工作，他自己做一會，很快的就疲倦了。

他只想到城市，想到偉大的，世無其雙的，奇異的城市。

在情感衝動的時分，當他想到似乎特別哀傷的逝去的年華時，他從抽屜裏拿出一隻金錶，握在手裏。這錶是獎賞的……他得到這隻錶，是因為他在警士高級養成所裏的工作有功，他在那裏教授了很久，在那裏訓練了許多年輕的，有為的，勇敢的警士指揮員……他一會想起他們微笑的面孔，他們年輕的血氣，他們喧鬧的談話，一會他又突然看見自己還是一個青年，或騎在

馬上，或行在山中，或在發着白泡的水流旁邊，或在高加索的高地——知識慾很高的地圖測繪家，旅行家，山嶽戰的歷史家……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他軟弱得多了。他喝湯的時候，甚至匙子都難於捉拿了。女兒喂他，她給他講前綫的新聞。

「退着，老是退着，」他深深的嘆息說，用他那雙幾乎瞎了的眼睛痛苦地看看女兒。

「這老頭子拖不長了，」住宅裏的住戶們都說。

……在一個著名的早晨，婦女們正在自己的房間裏生打汽爐，老軍人的女兒聽到奇怪的聲音。老人的房間裏發出鋸子的響聲，然後是斧子的敲擊聲，後來又聽到歌聲……是的，那裏有人唱歌。字句沒法分辨，但是這歌也不會有字句。這是一種自娛的，滿意的哼唱。

大家都知道老人蓋着他的舊被窩在躺着，沉靜，喪氣，軟弱。

女兒走到門口，沒有能一下子把門推開。當她把門推開的時候，她看見，她的年邁的，有病的父親在鋸一塊木板，並且唱着。是的，這是他唱的。他唱着，他的眼睛發着光輝；雖然在他的瘦削的鬚眉上覆着破舊的大衣，但是他仍舊偉然

的，像一個大主教似的。

「父親，你怎麼了？」女兒驚訝的問。「你起身做什麼？你爲什麼鋸木板？你不是鋸不動嗎！」

他看了看她，用清楚而響亮的聲音緩緩的說：

「你今天聽無線電沒有……」

「沒有，」她回答說，「報告什麼消息了？」

突然，一手拿鋸子，一手拿木板的老人，幾乎跳了起來。

「你沒有聽見，你沒有聽見！」

六 姑 娘

一個穿着一件寬大粗羅紗的粗笨的婦人在黑暗中跑到她身上，驚訝的叫道：

「哎呀，誰在這裏？」

「我，」坐在石級上的姑娘說。「是我——波麗雅 (Поля)。」

「你爲什麼不跑呢……警報不是在響嗎！炸彈馬上就要扔到你頭上了。」

「我就是等候炸彈……」波麗雅平靜的說。

「等候它們做什麼，快到避彈處去逃命。」

「我的職務是這樣的。你去吧，去吧，大燻，否則你可真要被傷

全世界都已聽見了，你却沒有聽見。在莫斯科城下把德國人打敗了，——迎頭痛擊，打得落花流水……倒臺的冒險家！我早就說，他們只會強盜式的作戰。難道這是戰略嗎？這是無恥，這是匪賊行爲。女兒，他們被擊潰了，明白不……他們永久看不到列寧格勒，我不能再躺了。我聽到這一切的時候，我跳了起來。我跳了起來，爲了要高喊：勝利萬歲！因爲這是不能躺着喊的，明白嗎，女兒！」

害了。……」

「我就去。她却坐在石級上——倒是一個無畏的人……」

「我並不無畏的人，我是偵察員。」

波麗雅坐在石級上，張大眼睛，注視着天空，探照燈光在天空中互相交錯着，拖着紅辮子的火箭裂斷着，飛着的子彈的金綫落向藍色的圓屋頂，各處都籠罩着在城市上空飛行着的敵機的斷斷續續的嗡嗡聲。她整個身體緊縮着，等候那可怕的尖銳的鳴響，滯鈍嗚響和馬上就要發生的火燒的劈撲聲，那時，波麗雅就要第一個跑到那裏去，以

向當地防空司令部發出信號，炸彈落在什麼地方。

她把腦袋縮在她瘦削的肩裏，閉起眼睛，聽着逐漸提高的吼聲。震開頭腦的打擊聲在街上飛過。熱浪打擊耳朵，刺戟胸膛。波麗雅跳起來，搖搖幌幌的，但已經跑在街上。向牆壁剛剛倒下，烟霧還沒有散開的地方跑去。新鮮的瓦礫堆積在深夜的暗黑中。破牆殘垣的犬牙在這姑娘的頭上黑黝黝的高聳着，街道上散佈着斷木碎片，打破的玻璃，一種無法形容的垃圾。過了一分鐘，她已經從鄰屋裏打電話報告受災的範圍。並且立刻又撲到廢墟的黑暗中，聽見有叫聲，呻吟聲，呼號聲從那裏發出。

這樣一天天的過去着。誰都不能比她更快尋到罹難的中心，誰都不會這樣忘我的工作，這樣愛護受傷的人，這樣在搖幌着的牆壁，場倒的樑木和面目受傷而歪斜的人們中間渡過一個個的通宵。她特別會挖屍小孩。

有時候她用手背揩着汗，坐着，好似袖手旁觀的看着援救隊的工作。打開的房屋，黑暗的城市，在人們手裏閃爍的小燈——她一切都覺得是不可計量的，不存在的，未曾有過的。

因為也有過這樣的夜晚和平的，快樂的，有電車燈火的，有歌唱，有跳舞，有青年的夜晚……是的，這都會有過。這一切也將再有。但是現在……

「我坐着做什麼！」她私自叫了一聲，於是跳起來，再去幫忙，拖拉和裝卸石子，用鏟鋤做工。

她已驚人的成爲鎮靜，遇事堅決，神經堅強的人。無論什麼都已不能使她奇怪。

有一次，她跑近前去，在月光之下看見在一大堆塌倒的樓屋上，高高的，像在空中似的在偶然得以幸存的五層樓上的一個角落上站着一個單穿一件襯衫的女人，靠在殘存的牆壁上。那女人像石像似的，像死了似的站着，手扶着左面和右面的牆梁。波麗雅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注視着她襯衫的白點。她只是想着一件事情，怎樣快些把她從那裏弄下來並且怎樣去弄。

又有一次，有一個頭髮蓬鬆的青年女子，懷裏抱着一個小孩，直奔過來，簡直撲在她的身上。她被爆炸驚嚇得，爲孩子懼怕得不能自主，可能這樣跑遍整個城市。波麗雅抱住了她，撫摩着她的頂，說道：

「完了！」

「什麼完了？什麼完了？」那女人喃喃着。

「完了，」波麗雅說，「已經完了！再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坐下，休息一會。我馬上去安頓好你……」

於是她立刻把那安靜下來的女人領到醫務處去。

這個有着一雙很大的，稍微有些奇異的眼睛的瘦弱的女子，她拖拉過多少受傷的，擦傷的，殘廢了的人，撫慰了，鼓勵了，甚至用她那恰到好處的銳敏的話語逼笑了多少人啊！

「快要慶祝紀念節了，波麗雅，」女友們說，「你所救的人已經近百了。」

投彈改成轟擊了。這雖然並不怎樣喧鬧，但是在暗中在街上收拾受傷的人，在彈片鳴叫和砲彈飛過頭上的呼哨聲之下，却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她仍舊檢拾了，在自己的背上拖拉了幾十個受傷的人。

在一個使人嫌惡的，寒冷的多風的黃昏，火的襲擊特別激烈。波麗雅在沙箱後面，緊貼着牆，彈片在她的頭上打擊房子。磚瓦的灰屑散落下來，石子路上跌落着泥灰碎片，打碎的玻璃。後來有個人幾乎就在旁邊呻吟。街道是空曠的。寥

寥的幾個行人躺在地上，爬起來跑到房子裏，或是重新伏在石子路上。

波麗雅傾聽着。呻吟聲確實就在近傍。她小心的跑到那裏。又有一顆砲彈的火焰落在人行道上，擊打的鳴響在耳朵裏存留很久，心撲撲的跳起來。波麗雅看見有一個青年躺在房子旁邊。她從前在什麼地方曾經見過他？啊，那當然是春天足球比賽的時候。碧綠如玉的草地，笑語聲響徹周圍。五顏六色的運動背心。青春。太陽。輕快的音樂。溫和的清朗的晴空，點綴着朵朵的白雲，這個青年，就是朋友向他高喊：

「喂，你呀，後衛！挺住啊！」

現在他沒有知覺的躺着，但是波麗雅去摸他傷處的時候，——他被彈片傷在肋骨，——他甦醒過來，呻吟得更厲害些。她給他包紮的時候，說道：

「喂，你呀，後衛！挺住啊！聽見沒有？」

那青年沉默了，於是她扶他站起來。但是他不能走。幾乎倒在她身上，她便在被紅色的長刀所劃開的暗中拖着走。

但是，大概這又一次的打擊把街道，把所有的房子和周圍所有的

一切都分裂成兩片了，因為波麗維也失去知覺了。她躺在一片柔軟的綠草地裏，現在有一個不熟識的聲音對她說：「喂，你呀，後衛，挺住呀！」但是她既不能笑，甚至也不能喃喃自語。「這是我的第九十八個受傷者」，——她不知爲什麼這樣想了一下，然後又失去知覺了。但是她的手裏握着默默的躺在旁邊的那人的手。

當有人俯身向他們的時候，波麗維用清楚而響亮的聲音說：「把他帶去吧，他的肋骨重傷了……」

七 會 見

他沉在自己的思想之中，在蒼白的人行道上迅速的走着。有時他把視線投到屋子上去，戰時黑暗的，黃昏的，冬令的屋子。有時他在瓦礫堆邊走過，並不放慢脚步。只是在一座有着寬闊入口的房子跟前，他不禁滯留下來。這座房子裏設着「兒童劇院」。這幾堵牆壁知道多少喧鬧，快樂的奔忙，吵擾和讚賞啊！多少驚喜的發光的眼睛看過舞台，何等的采聲從小觀眾的心裏迸裂出來，成年人——這美好劇院的才能演員多麼重視這種兒童的注意啊！

——她沒有能說完。

「腿」，有人在暗中說，「她腿受傷了。」

她沒有聽見。她在柔軟的綠草地上不知在對誰說：

「我冷呢，多麼冷的綠草啊……」

這夜她沒有再看到什麼……

……但是她仍舊活着。當她第一次回復知覺的時候，真是一個柔和的陽光普照的晴日，高大的蒼翠的松樹向窗戶裏注視。

★

現在全都空虛和陰暗。只有海報的碎片，蒼白了的，五色的紙片被跑過這黑暗街道的風所吹動。導演打了一個寒噤，加快步子。他清楚的想像起那些快樂地開玩笑的，坐在大鏡子前面的，自行化裝着的，懷着像這大都市的小人們在觀場裏注視他們舞台上生活所懷同樣興趣去複演角色的那些演員們。

這些演員有的走了，有的……他十分清楚的想起在他一隊裏在前綫工作的兩個人。生活變得多麼簡單了呀！他們能在狹窄的掩蔽處做演員，僕僕風塵面孔的嚴峻的戰鬥員

們高度評價他們的藝術，他們在積滿白雪的大草地的中央，從載重汽車的台板上表演，他們在廣袤幾公尺的土窖裏演戲，他們是快樂和善的人，他們的心是純樸的，他們的姓名也是單純的：謝妙諾夫（Семенов），葉密里羊諾夫（Емельянов）……他們在地雷的爆炸聲中，砲彈震耳欲聾的怒吼聲中，沿着交通壕，或是在田野上跳躍着趕到最前綫去，他們面臨危險並不後退。

在一個平靜的冬日的早晨，他們同時死了，其餘的演員失去了他們，仍舊懷着藝人們織的紀律進行流動隊的表演。

導演親自看見，兩股黑色的泥柱怎樣吞吃了他們，那地方的白雪怎樣殷紅起來。是的，一切都單純起來了，這個黑暗的城市曾經滿城燦爛，燈火輝煌。這就是人們爭論過的，不能清楚想像出來的新的不朽作品。黃昏，黑暗的房屋，空曠的街道是莫大樸素的，生與死也是同樣的樸素。

導演突然加快步子，因為他看見，走在他前面的一個行人搖幌起來了，雙手像一個溺沒者似的揮舞着疲弱的動作。導演跑到他跟前，把他挽在手裏。那行人的頭垂在他

肩上，他們就這樣站了好幾秒鐘。導演看出是一個老人，面孔瘦削，像生熱病似的眼睛很大，他張大着嘴，貪慾的吞吸着空氣。

最後，那老人又搖幌了一次，稍微回復知覺了。他注視一下來援助他的人，用低微而沙啞的聲音說：

「請你寬恕我——我衰弱了，……」

「你住得很遠嗎？」導演問。

「不，」老人回答，把他當作巨人似的倚傍着，導演和虛弱的，弱小的，幾乎像幻影似的老人站在一塊，真覺得是一個巨人。

「不，」老人重複說。「我就住在那所房子裏，在這條街的盡頭……」

「我送你去，」導演說。「我們同路。」

他挽着老人的手，於是他們便出發了。

老人走着，喘着氣，嘴裏喃喃着。導演小心的攙扶着他，好像是扶着有病的父親。他們就這樣默默的，在冰凍的人行道上跌跌撞撞的走到一座房子的門口，黑色的，像山洞似的台階跟前。

老人說着「這裏」——便倚靠在台階的門上。導演站在他的對面

。老人緩緩的抬起頭來，環視一下街道，注視一下寒冷的黑天，然後凝神的注視着他的旅伴。

「青年，」他說，蒼白的微笑之影，流露在他薄薄的，幾乎是黑色的嘴唇上，「你知道，你是住在什麼城市裏？」

導演不則聲。老人把他瘦削的臉去靠近他的臉。

「你是住在伊黎翁 (Илион) 城，」老人高聲的說。

「在伊黎翁城，」導演重複說，「爲什麼你有這思想，把我們的城市和古代的特洛牙城 (Троя) 相比？」……

「對不住，我是老人，我是古代歷史的老教授……我不知再有什麼

●伊黎翁 (Ilium)，城名，希臘神話中特洛牙城的別名，在今之土耳其，達爾達納爾海峽之南，稱庫姆·卡萊亞塞。

●特洛牙 (Troja) 卽伊黎翁。

八獅子的腳爪

尤拉 (Юра) 不屬於那種大人們常時對他們說「別在腳跟前碰來碰去的」孩子。不，他雖然很小，他統共還祇有七歲，但是他成天會

別的城市，它的傳說像特洛牙城的傳說這樣更偉大，惟有今天我們的城市，你是否覺得，不但可以比擬伊黎翁城，並且……」他說得十分低，「並且以英勇精神論，還超過它……」

導演沒有立刻回答。他們在無言的靜默中互相面對着站在黑得像山洞似的門口，他們周圍的房子像堡塞的城牆似的聳立着。

「是的，你這話不錯，」導演說，「但是在我們的特洛牙城，却不會有特洛牙人的馬！永久不會有！」

他們熱烈的互相握手，互道晚安之後分別。

●希臘神話，荷馬在他的名詩「伊利阿德」裏歌誦的特洛牙戰爭。希臘人圍攻特洛牙城九年，不下，聰明的奧地賽建議，建造一匹很大的木馬，送給特洛牙人，馬肚裏藏着兵丁，入城後，衝出來破壞全城。

失蹤在公園裏，或是街上，或是動物園裏。動物園就在他家門口，只隔一條路。他時常跑到園子裏去，他很喜歡動物。

但是他十分羞於承認，他最喜歡的是站在動物園入口處賣票間旁邊的石膏做的大獅子。

自從他第一次看見它之後，他就已經不能漠然對之了。

「它保護着園子，使強盜不要跟動物做出壞事情，——是嗎，媽媽？」有一次他問母親。

「是的，是的，」她心不在焉的回答，他很滿意，因為對於這樣重要的問題，母親並沒有和他爭論。

石膏做的大獅子驕矜的高聳在入口處；尤拉每次都向它友誼而尊敬的致敬。

……城市上空信號笛呼號，母親們激動而慌張的集合孩子，把他們趕到避彈處去。尤拉坐在地窖裏的長凳上，他的小心睡着了。可怕的，他所不明白的爆炸聲清楚的送到這裏來，送到這大而低矮的地窖裏。有時候地窖像受驚似的抖動一下，外面沿着牆壁有東西落下來，碎玻璃的響聲傳進來。

「強盜又飛來了，」婦女們憤怒的說；每逢一次特別大聲的爆炸，老婦們便畫十字。

突然房子被撼動着，好似有人要把它連房基和地窖一同從地裏挖出來，像把橡樹連根拔起一樣，但是後來想了一想，只是狠狠的搖了

一搖。

「這落在近處，」尤拉母親說，「也許，甚至於就在對面。…」

她並沒有說錯。當警報完了的時候，大家都跑去看落下炸彈的地方。尤拉和母親一同跑去。炸彈落在動物園裏，炸死一隻牝象，炸傷幾隻猴子，受驚的黑貂，掙脫牢籠，在街上亂跑，——好事的人們說。

但是尤拉哭着，只是喊道：「媽媽，獅子！」

在尤拉的這一號哭中是有着這樣多的絕望，母親不禁去注視尤拉所指的地方。他美麗的偶像——石膏做的大獅子側臥着，把巨大的白頭擱在一隻爪子上。它的後腿沒有了。一隻前脚的爪子炸碎了，但是鬃毛仍舊是威風凜凜的，它的目光也和往常一樣嚴肅和沉靜。

「媽媽，強盜把牠殺死了！」尤拉叫道。「媽媽。——牠和他們打過仗……」

他跑到被彈片打壞的柱子腳下去尋找什麼東西。他在碎片中扒掘着，淚珠沒法抑止的從他的藍眼睛裏流出來。他終於找到些什麼東西了，他癡癡的把它藏在口袋裏。

「尤拉，你在那裏做什麼！」母親說。「你在那裏垃圾裏挖什麼

。把自己弄得怪譎的，現在別去揀什麼垃圾了……」

尤拉不能走開。他還是在柱子週圍走着，看着側臥着的獅子，好似要一生記住這站在園子入口處，看守動物安居已十年的可憐的無言的動物。彈洞，破毀的柵欄，翻轉的亭子，只剩下幾根小柱子的賣票間，甚至於在花園裏，在矮樹之間跑着的北極狐也不能引起尤拉的注意。他只是看着獅子。

有一次晚上，有一個滿身塵埃的軍人來看尤拉媽媽。他坐在桌子跟前，喝茶，尤拉用疲乏的眼睛看着他，那雙眼睛一分鐘一分鐘的愈圓愈小。他今天跑得很累，那軍人所講的什麼，沒有聽清楚。那軍人講到前綫，講到那裏的戰士怎樣，他們怎樣和德國人打仗，做那樣的偉績，他講到獲得紅旗勳章的媽媽的兄弟。媽媽看見，睡着的，疲倦的尤拉已經完全要從椅子上滑下來了，於是她便領他去睡覺。已經脫掉衣服了，他坐在床上，說道：

「真的嗎，米沙舅舅得到紅旗勳章了嗎？」

「真的他和獅子一樣的打仗，等你長大了，也做一個這樣勇敢的人。米沙舅舅來了——教你怎樣打仗……」

「媽媽，」他說，「他和那隻獅子一樣打仗嗎……」

「那一隻？」母親問。「紅軍勇敢作戰的時候，總是這樣——和獅子一樣……」

「啊，那末，他就是和那隻獅子一樣打仗，」尤拉不聽她的話，回答說。「那就是說，打得很好，……我也要這樣打仗……」

「啊，睡吧睡吧，」母親說。「否則又要發警報了，應該在發警報之前睡足……」

警報現在已經成爲經常的現象。不是老能够把尤拉趕進地窖裏。他一會在街上的什麼地方不見了，一會爬進擱樓飛到屋頂上去了，一會在醫務處值班。他已經習慣於高射砲，房子的搖幌，炸彈的震耳的打擊。

「你待在那裏了？」母親問他。「找你，找你——什麼地方都沒有。不要離家走得很遠。父親不在家簡直沒人管了。等父親從軍艦上回來——讓他來收拾你。簡直一點都不聽話了。」

「我在我們房子後面搭障礙物……」他很正經的回答說。

「什麼障礙物？」

「媽媽，已經在大街上搭障礙物了。我親自看見，我們也搭着。」

我和孩子們講好……」

過了三天，在一次猛烈的襲擊之後，被炸彈的爆炸震聾的他被送回來。面色蒼白的，頭髮蓬亂的母親，用發抖的手給他脫衣服。他靜靜的躺着，但已經回復知覺。他只是稍為被空氣震動了一下，倒在地上。

「我在房子後面看障礙物的。」他用負答的聲音，低聲的說。「我活着，媽媽，你別怕。」

母親尋找他的手絹，把他口袋裏所有的一切都挖了出來。

「你的口袋裏儘是些什麼破爛，」她說，摸出一大塊已經成爲灰色的石膏。

「媽媽！」尤拉叫了起來。「

別動。這是獅子的腳爪。留着。這我有用，這是我的紀念品。」

母親奇怪地看着那塊石膏。果然，那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出有一個很大的半圓形的指甲。

「你要這做什麼？」母親問。「你這是在垃圾裏揀出來的吧？」

「這是做紀念的，」他說，撥起他的小前額。

「可是你爲什麼要做紀念呢——我不明白，尤拉，小尤拉，」母親親暱的說。

他臉紅着，說道：

「我要爲牠報仇……向那些強盜！只要落到我的手。我可記住他們……」

★

九 家 庭

「達莎(Даша)，來，母親，到這裏來，有句話要說，」謝妙·伊凡諾維赤(Семен Иванович)說。

達莎看看丈夫，好像是第一次見到這位闊肩的，嚴肅的人，他有着不慌不忙的動作和嚴峻的眼睛，早已不微笑，也不對她開玩笑。她

●從兒輩的稱呼，叫妻子做母親。

在圍布上揩揩手，坐到椅子上，把視線移到角落裏的什麼地方，說道：

「是的，我知道你要說的話，謝妙。」

「你知道？你從那裏知道的？……」

「心上感覺出來的……那末，你就說吧……」

「把門關好，別讓奧麗雅

（Оля）聽見。」

「奧麗雅去取水了，讓我自己先對你說吧；假使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你只要校正我……因為我是看見的，自從柯斯佳（Костя）死了之後，你是多麼痛苦。那有什麼呢。柯斯佳保衛列寧格勒，殉難了，以良好而純潔的死死了，而對於這些法西斯畸人是應該復仇的，謝妙。伊凡諾維赤，應該每天，每小時的復仇……他們這些惡棍在做些什麼啊，簡直說都說不出來，舌頭轉不過來——這樣的可怕；我鄙視他們，我憎恨他們——爲了柯斯佳，爲了兄弟，你要去向他們復仇，決定上前綫，是嗎？我說的對不對？」

謝妙。伊凡諾維赤用手掌打一下膝蓋，站起來，走到她跟前，抱住她，吻她，說道：

「啊呀，你這會猜的女人。對的，完全是這樣。爲了不三心二意，我已經寫在紙上。你看，母親，是怎樣的事情——又多一個戰鬥員了。我不能做工了——心在沸騰。我是一個老兵——經歷過帝國主義戰爭，我沒有忘掉開槍，不過，我的時間很少了。你去給我收拾我所需要的東西吧……」

「都會弄得舒舒齊齊的，」達

莎低聲的說。她走到窗戶跟前，注視街道：沒有動靜，像過節似的。大家都步行，因爲電車已經不走了，人們用小爬犁拉木柴，拉些什麼袋子，有些爬犁上坐着老人或是蒙着頭巾，圍着圍巾的老婦。

水也用爬犁拉。用小孩子的浴盆盛水。人們在石子路上滑行着，潑出水，結成冰舌。寒冷很嚴酷。一陣陣的勁風從海灣裏飛來，一掬一掬毛蓬蓬的雪花，冰屑，拋在人們的眼上。人們在臉上繫着黑帶子，直齊着嘴，好像假裝跳舞者似的戴着半截假面具。達莎對不斷動着的雜色的人羣看了一會。在半截假面具下面因喘息而凝結出冰凍的花邊。一球一球的白氣從行人的嘴裏噴出。在這稠密的人流中很難看到領着水桶的奧麗雅。奧麗雅應該此刻就要到。

「我也有句話要說，」達莎從窗子跟前轉過身去說。「我也決定：你既然上前綫，我就去代替你。別打斷我的話，謝涅（Сеня●），聽我說。我們的城市被包圍着。人們受着多大的痛苦啊。城市成爲戰綫了，——現在報紙上這樣寫着。這話是對的。既然這樣——你去爲兄弟向德國人復仇，我就站到你

●謝妙的愛稱。

的位子上去。我還是一個堅實的女人，支持得住，——你別不放心。我是伶俐的人——我愛做工。我不會帶累你。你不會辱沒妻子……我是明白事情的。以前我不是爲了孩子才離開工廠的嗎？……」

「可是現在呢？」謝妙·伊凡諾維赤說。

「現在怎麼樣？」

「畢佳（Петя）不是還很小嗎。而且奧麗雅也統共只有十二歲。她很弱。假使我和你兩個一同離家，孩子可怎麼辦呢？家裏要弄得亂七八糟，——母親，關於這點你想過沒有？」

「想過了，好好的想過了，謝涅。你看我怎樣想：把孩子送到普洛霍維葉（Пороховые●）去，我有一個老朋友在那裏，——我也有我家同年的孩子，我請她照顧他們。那末我的手就可以空下了。現在不是想過家庭生活的時候。也許，我們還會再見，也許，不能了。敵人要把我們的房子毀掉。應該和他們作戰，不能袖手旁觀。誰也不會替你去打——要自己去打……我說的對不對，謝涅？」

「對的，母親，」謝妙·伊凡諾維赤說。「你說得很好。」

●列寧格勒附近的一個站名。

奧麗雅走進來。她把一桶水放在廚房裏，爲了溫暖一下，便立刻走進房間裏來，走到小爐子跟前，開始烘她一雙凍僵的，發紫的小手。她覺得今天父親和母親有些不像平常的樣子。

「媽媽！」她說。「你們爲什麼這樣，啊，你們爲什麼這樣？發生什麼事情了？又有誰打死了？沒有，真的嗎，你們隱瞞着什麼吧？……」

「我們沒有隱瞞你什麼，我的姑娘，」達莎說，「你脫掉衣服，仔細的聽，看我們決定了什麼。」於是她便一口氣的，快速的說道：「父親上前綫，我進工廠，把你們送到普洛霍維葉的列莉雅（Леля）嬌嬌那裏去，……就是這麼一回事，女兒……」

奧麗雅拿兩塊木片扔進爐子裏，坐在爐子面前，看着爐子裏低低的，不高興昇起來的火。她頭不抬的問道：

「爲什麼把我和畢佳送到普洛霍維葉去呢？」

「小姑娘，誰在家裏料理呢？又要去挨班領麵包，又要去弄柴火，又要來領水，又要餵畢佳。他從鄰居人家孩子那裏回來了——還要看着他，監視他……假使我不在家

，誰來料理這些事情呢……」

「媽媽，我不和畢佳到普洛霍維葉去，我不喜歡列莉雅嬌嬌。去她的吧。她成天的叫喚着，叫喚着……誰在家裏料理嗎？——我料理！」

她突然站起來，猛然把小皮襖從瘦削得幾乎像小孩子的肩上脫下來，把頭振搖一下，又說道：

「我現在料理得不好嗎？我領水，你想想看，木柴到什麼地方去拿，我知道，有十七號的瓦爾卡（Валька）幫助我，生爐子——你想想看，吃飯的菜，去領麵包

——也跟着那瓦爾卡一同去挨班站着；畢吉卡（Петька[◎]）本來每天就是我餵的。你不要以為我小。現在沒有小人了。我們都是大人。既然需要，你們兩人就去吧，——去吧。你不是還要回家的嗎？是嗎？……那就很好！我將很艱難——想想看，大家都是艱難的。無論什麼普洛霍維葉我都不去。媽媽，就這個樣子，媽媽，親愛的，什麼都將弄得很好。讓我來吻你……就這樣好了，你想想看……」

◎即畢佳的愛稱。

十 蘋 果 樹

避彈室裏的燈光熄滅了。全室立刻充滿喊叫聲和椅凳挪動的喧鬧聲，後來有一個聲音喊道：

「靜一點，同志們，安靜的坐着。」

於是人們便安坐在黑暗中。空襲已經延續幾小時。一位畫家坐在摺凳上，就是他用作夏季寫生的凳子。現在這張他自己構造的輕便的三腳凳很是適用。這位畫家住在一所小房子裏，一所古舊的平房，是那些還排列在彼得格勒邊區（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сторона）關街

上的許多古房中的一所。小房子前面有一個花園，花園裏有一個閒着不用的噴泉，管子已經銹了，花崗石上也滿覆着青苔。

他的意識模糊的記下了鄰座人們的談話，惶恐和驚奇的感嘆聲，孩子們的哭聲。厚厚的黑暗像斗篷似的把他連頭蒙住了。

「早就應該走了，」有一個人懊惱的說，於是他便想道：是的，確實，他沒有走，是多麼愚蠢啊。這裏並不包含什麼懦弱。他現在畫宣傳畫，這些宣傳畫都受到歡迎，掛

在街上，掛在前綫地室的俱樂部裏，這雖然不錯。但是他不是可以不一定在列寧格勒畫宣傳畫嗎？而且這裏的工作條件已經困難得幾乎不能忍耐了。寒冷的畫室，凍木的手指握不好鉛筆，爐子裏一點也不燒，絲毫不能溫暖。他的小屋裏自然沒有避彈室，他要跑到鄰近的大房子裏去，幾小時幾小時的坐在那裏，他受涼了，疲倦了，他咳嗽着，他已長久沒有吃飽。雙手由於寒冷而蓋着一層殼。這是瘋濕或諸如此類的東西。從家到藝術家協會的長距離，沒有電車，他走起來很是艱難，現在連燈都熄滅了。有人告訴他，可以到伏爾加去，那裏有陽光普照的城市，暖和的房間，有豐富的食物，那裏住着他的同伴，那些及時前去的人……是呀，是呀，在這裏坐在黑暗，寒冷，飢餓中——並且等候炸彈落到頭上，是多麼的愚蠢啊……

時而房子從上到下的顫動着，於是大家都默默無聲了，然後是幾分鐘轟張的喧嘩。安靜稍稍恢復了。黑暗似乎愈加濃密了。畫家失去了時間的想像。他是黃昏時候走進地窖的，現在大概已經很晚了。空襲可惡的拖長着。又飛來轟擊的喧聲，又一次，又一次……扔下炸彈

，——他苦惱的想着。他這樣喜愛的城市，變了。他惋惜得心痛，流淚。這一切是多麼陰沉和悲哀啊。等這一次警報完結之後，——他走到街上，也許又要看到新的破垣殘壁，火警，瓦礫堆……那些住宅，攀牢在樑木上的床和櫥，虛懸在空中，——不堅牢的，偶然性的人類生活的可憐的財物……

一個看不見的孩子在屋角裏細聲的哭起來了。畫家透過黑暗，想像出那孩子的小腦袋，一雙張大着的眼睛，充滿着眼淚。也許，他本來是睡着的，醒來被黑暗嚇得哭起來了。描畫避彈室，幾乎就是這個樣子，不過要有燭光照亮着。這在臉上跑過的抖動的火光，牆上的黑影，裹在舊皮襖裏的老婦們的緊張的身形，在屋角裏竊竊私語的青年，年輕的母親所緊抱在懷裏的孩子……

光在樓梯上閃耀，解除警報的聲音從院子裏傳進開着的門。警報終於完結了。

畫家不忙着走出去。他等候人羣魚貫入一條狹長的甬道，才幾乎最後一個走出，扶着冰冷的牆壁，摸索着走。

他怕他馬上就要在身旁看到殘垣斷壁，他想，他又要跌跌撞撞的

摸索到只離開幾步路的他的小屋。

他走到街上，停了下來，狐疑的，失驚的。

一切都盪漾在眩目的，強烈的月光裏。在防火壁上面，一輪巨大的，幾乎是紫色的月亮虛懸在高高的藍天，天上分佈着一球球的白雲，像一羣白綿羊似的。天似乎寒冷得和光亮得發出鏗然的響。面向着空地的大房屋的空曠的牆壁，像古銅一樣。白雪甜蜜地發着晶瑩之光。沿街的豐滿的雪堆上躺着地球儀似的影子。這樣平常的街道却輝映着無名的光燦。

他跨步走向自己的小屋，但不能認出地方。他覺得是在一個花園裏，這花園像夢境一樣的神奇。樹上鋪着三指厚的霜。每一根枝極都像是最巧妙的匠人做成，發着火花，流出光輝，無名的火星在樹頂上奔跑，樹頂上覆着貂鼠皮似的雪帽，似乎樹打扮了去作嶄重的跳舞，又似乎它們馬上就要伸出它們閃閃有光的玉臂，把金鋼鑽向四面搖幌地在畫家的週圍跳起輪舞。

這神奇花園的中央，聳立着一顆美麗得奪人心魄的樹。裝飾其他樹木的一切，什麼光彩，燦爛，火花，金鋼鑽，——這一切在它身上都特別多，並且一切都達到真美善

的程度，不是任何凡手所能製造。樹被一種寒冷的，奇異的火燃燒着，它像白色的篝火似的，把雪之火焰拋出去，這火焰一霎也不停止它火的遊戲。

畫家沉在無言的參禪之中，站着，一點也不明白。他認不出地方，不能明白，他怎麼會在花園裏，並且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他向四周環視一下，人已在街上走着。聽見有青春的笑聲，雪的快樂的吱吱聲。他脫下帽子，閉着眼睛站了一秒鐘，他像回到了地上。他是站在自己的花園裏，逕自走到滿覆着白雪的噴泉跟前。他怎麼經過那圍繞着花園的柵欄的？柵欄一些也沒有了。爆炸的強大氣浪，把它沖掉了，把它遠遠的拋在街上，那些破舊的，儘是洞的木板也完全掃蕩掉了。那有着眩人眼目的樹，原來就是他熟悉的，老是謙恭地站在噴泉旁邊的那棵老蘋果樹。

他環視一下，看到了被淡紫色的妖嬈似的月亮所照耀着的城市。美麗的城市帶着它那種無可衡量的，世無其雙的矚麗，在他的週圍站起。

畫家看着它，好似重生了一樣。在那裏，在地窖裏所發生的他那些陰暗的思想，都消失了。怎麼樣

？離開這美麗，英勇，勞動，偉大的奇異之城嗎？難道你會離得開這裏嗎？永久不，也不到什麼地方去。要把這城市保衛到最後一口氣，到最後一滴血，要把城牆腳下的敵人踢開，要把敵人一個不留的殺盡

，離開——不，永久不！畫家老是站着，看着，他充滿着偉大的歡欣和驕矜，不能欣賞得完，贊嘆得盡。

(令 譯)



葛 洛 斯 曼
(Вас. Гроссман)

老 人 (СТАРИК)

談起老人謝妙·米海伊奇 (Семен Михеич)，大家都說是村中最最溫和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煙，從來沒有對鄰居有過些微的不快。也沒有一次聽到他和自己的老婆吵嘴。他的嗓音又柔和，又輕微。

德國人開始迫近的時候，鄰居中有人打算投到游擊隊裏去：

「老爹，進游擊隊去吧，」——有人玩笑地對他說。

可是他回答道：

「開槍殺人——這不是我心願做的事。」

「你幫德國人，是嗎？」——鄰居菲琪卡 (Федька) 問他道。

「幫什麼德國人，」——謝妙·米海伊奇答道，「他們沒有理。可是我能做個什麼軍人呢？我沒有這種天賦。我鞭打馬都覺得爲難。我心腸太軟了。」

老太婆菲麗波芙娜 (Филипповна) 爲丈夫辯護道：

「他老是養蜜蜂。所以變成這樣的溫和。蜜蜂是不愛暴躁人的。」

「對呀，是不愛的，」老人承認道，「譬如我們的主席普洛柯飛 (Прокофий)，蜜蜂就受不了他，——他又愛喧鬧，又性急。」

正當閒扯的時候，主席來了。他腰帶上束着兩顆手榴彈，肩上掛着槍。

「談些什麼？」他問道。

「是說，你是個嚴厲的人，」謝妙·米海伊奇說。「我們家裏誰也沒有流過血。母親連殺雞都不敢，要請教鄰居。」

「你知道，老爹，」主席對於這一點答道，「對德國人可不要太仁慈。」

老人祇是搖搖頭。

……德國人在村子裏，就擱了三個月缺兩天。起初這裏經過德軍的先鋒部隊。他們把村子裏的一切東西都帶走了，婦人們走到陰暗的空畜棚裏去，想着牛，哭着。屋子裏的皮襖，繡花巾，棉短衣，被頭，枕頭都失蹤了。白天，婦人和老人們聚集在一塊，詛咒着德國人，歷數着他們的損害。

謝妙·米海伊奇聽着憤慨的談話，默不出聲的歎着氣。他受德國人的氣並不輸於其餘的人。他們破毀他心愛的蜂房，拿去了蜂蜜和小麥的貯藏。甚而至於他睡了好幾十年的古舊的床也給一個什麼紅眼的德國下士用運貨汽車搬去了。

傍晚，他們老兩口子在陰暗的空屋裏的聖像前向上帝禱告。夜裏，老太婆哀哭，老頭子安慰她。

「唔，哭什麼？」他說。「這種痛苦大家都在忍受，全體人民都在受苦。我跟你是孤伶的老人，總過得下去。」

十月裏，德軍師團司令部搬來了。管營房的八給將軍揀了一所蓋着鐵屋頂的最好的房子，驅使婦人們去刷白牆壁和揩拭地板，漢子們被強迫去用紅磚頭在屋前鋪人行道。

謝妙·米海伊奇的屋裏住了一個醫生。這是一個瘦削的人，頭又小又禿。謝妙·米海伊奇和非麗波芙娜被趕到寒冷的前間裏去住。夜裏，他們凍得無法入睡。

痛苦和恥辱的暗雲籠罩着全村。髒髒，末日到了，太陽停止發光，氣也透不出了。比飢餓更可怕，比地窖裏和土窖裏的寒夜更可怕，比一切都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屈辱。

然而有一次晚上，跑來了醫生的一個從僕，他開始急匆匆的收拾東西。

「Zuruck, zuruck●」他一面解釋，一面向寶爾塔華(Полтава)那面揮着手。

槍砲聲聽不見，可是德國人却打點着走，好像已在砲火之下。手裏拿滿了東西在街上跑，摔倒在雪裏，叫喊着。有幾個勤務兵，婦人們看見他們在哭。他們氣都透不過來。凍僵了的手指握不住軍官們沉重的箱籠。他們勉強走到村子近郊，已經筋疲力盡了，可是還要步行，走草原。汽車沒有燃料，停在雪裏，軍官們坐着雪撬走了。

夜裏，師團司令部搬走後，村子由一些自動槍兵佔據，他們長滿了紅色和黑色的鬍子，鼻上的皮剝落了，面頰給嚴寒括得焮紅，他們像狗吠似的談話着，上街時，向空中放射一排一排的自動槍。夜裏他們糾纏姑娘和年輕的婦人。

拂曉，戰事開始了。老人和婦人們爬到地窖裏去。從那裏可以聽到機關槍聲。轟隆隆的響着砲彈的爆炸聲。

戰事正激烈萬分，轟轟的響得婦人們用巾帕掩住了孩子們。忽然之間，不遠的地方傳來一陣不大清楚的人聲。

「我們的人，我們的人！」加麗雅·雅基明柯(Галя Якименко)叫起來。「誰跟我去？」

「我去，」謝妙·米海伊奇響應。

他們爬出地窖，天已白曉。巨大的太陽落在那給火光映得緋紅的雪上。庭院中央站着一個手持步槍的紅軍戰鬥員。

「親愛的人，」他輕輕的說，「幫幫我忙，我受傷了。」

「我親愛的小鴿子●！」加麗雅叫起來，向那傷兵撲過去。她抱住了他，急忙帶到屋子裏。謝妙·米海伊奇離得稍遠的走着。

「你們爲我們流你們的血，我們的小鴿子！」那女人說。「安頓好了你，就給你取暖。」

井那邊傳來一陣射擊聲。有一個德國自動槍兵跑近屋子來。他看見了那受傷的紅軍戰鬥員和抱他的女人，就放了一槍。那戰士忽然變得重起來，往地下墮去，從那竭力想挽住他的女人的手裏脫出來。那德國人

●德文，意爲：退却了，退却了。

●俄人時常稱呼親愛的人爲鴿子(Головь)。

又放了一槍。加麗雅·雅基明柯也倒在地上了。

謝妙·米海伊奇不記得，怎麼他的手裏有了一根很重的棍子。他有生以來從沒有感受過像這樣的情緒。憤激和熾熱的怒火，洗刷去了數月來可怕的低聲下氣的怒火，爲自己，爲別人，爲幾千幾萬老弱婦孺的怒火，爲那給敵人凌辱的土地的怒火像火燄一樣的控住了他。他高高的把棍子舉在頭頂上，向那德國人撲去。個子高大，白髮飄飄的偉然的養蜂老人——偉大的衛國戰爭之活的化身，奔上前去。

「Halt！」^①那德國人叫了一聲，端起自動槍。但是老人用駭人的膂力一棍子向他頭上擊去。（兵 譯）

①德文，意爲：站住！

卡達耶夫
(В. Катаев)

旗子

(ФЛАГ)



幾個白聖的屋頂顯露在島的深處。一個教堂的窄狹的三稜尖塔聳立在屋頂之上。嵌在黯淡天空的尖塔上頂着一個筆直的黑十字架。

岩石的海岸似乎是沒有人跡的，幾百里方圓的海面也好似空曠無人。其實並非如此。

有時在海的遠處顯出軍艦或運糧艦的模糊的側影，但就在這一剎那一塊花崗石悄悄地輕飄地——像在夢境裏那樣，像在童話中那樣，——

移向旁邊，打開一個山洞。三尊長射程大砲像從下面向山洞裏漂浮似地聳起。它們聳起尋高出海面，指向前面之後，便停了下來。三根長得驚人的砲管如同跟着磁石似的隨着敵艦自動地旋轉。在厚厚的鋼板上和總排水口裏閃爍着濃重的綠油。

在深鑿在岩石裏的暗砲台裏，駐紮着一隊不大的要塞駐防兵和他們所有的器具。用鑲木板和最下層隔開的狹窄的壁龕裏住着駐防隊長和政治委員。他們坐在做在壁上的吊板上。一張小桌子把他們分開。在小桌上點着一盞小電燈，它以靈捷的閃光反射在換氣機的圓板上。乾燥的風吹動着公文書。一段短鉛筆在劃分着方塊的地圖上滾動。這是海底地圖，剛才隊長得到報告，說在第八方塊內發現敵方驅逐艦。隊長點着頭。

一片眩目的橙黃的火光從砲裏飛出來。一連三響發射撼動了水和石頭。空氣沉重地打擊耳朵。砲彈一顆接着一顆的，帶着像鐵彈打在大理石上似的聲音向遠處飛去。過了幾分鐘之後，回鑿在水上送來消息，說它們爆開了。

隊長和政治委員沉默地互相看看。在無言之中一切都明白：島子四周被包圍着；聯絡綫已經被切斷。一小羣勇士在不斷的從海上和空中來的襲擊之下保衛着被圍的要塞已經一個多月了；炸彈經常不斷狂暴地轟擊着山岩；水雷艇和登陸艇在周圍上下迴旋；敵人想以猛衝來奪取這島；可是花崗石仍舊危然不動地屹立着；於是敵人只得遠退到海中；集合力重新部署一下，他再來猛攻；他想找一個弱點，可是找不着。

然而時光却流逝着。

彈藥和食物一天少似一天了。地窖裏空了。隊長和政治委員一點鐘一點鐘地坐着看報告書。他們調度着，緊縮着。他們希圖延長這可怕的一刻，可是終局迫近了。並且它終於來到了。

「怎樣？」政治委員終於說。

「就去『怎樣』吧，完了。」隊長說。

「那末寫吧。」

隊長不慌不忙地打開值班日誌，看了看表，用齊整的字跡寫道：「今天從早上起，所有的大砲都開火。十七點四十五分發了最後一排砲。砲彈完了。食物還够一晝夜。」

他闔上日誌——這本厚厚的，用繩子穿着並且打着火漆的記賬簿，把它捧在掌上好一會，似乎要確定它底分量似的，然後放在書架上。

「政治委員，事情就是這樣。」他並不帶着微笑地說。

有人敲門。

「請進來。」

值日兵穿着鮮明的，從上面流下水來的雨披走進室內。他把一個不大的鉛質管子放在桌上。

「航空通信筒嗎？」

「正是。」

「誰扔下的？」

「德國驅逐機。」

隊長旋開頂蓋，伸進兩個手指，把捲成一個小管子的紙拉出來。他看了之後，眉頭皺起來了。在羊皮紙上用茜草色的藍墨水，以粗大的很可以辨認的筆跡寫着如下的字：

「蘇連（聯）要塞及砲台斯林（司令）閣下，你們四周都被保（包）圍了。你們沒有彈藥和食物了。爲比（避）免徒然的流血起見，我請你投降。條件是：整個要塞駐防兵連同斯林（司令）和政治委員放棄要塞砲台，並且要保持其充分完整和秩序，不帶武裝的走到近教堂的空地上——在那裏投降。中歐鐘點六時正在教堂塔頂上要掛起一面白旗。這樣，我允許把活命賜給你們。否則就是死。投降吧。

德國陸戰隊隊長海軍少將馮·愛衛爾夏甫（Фон. Эвершарп。）」
隊長把投降條件遞給政治委員。他看完了對值日兵說：

「好。去罷。」

值日兵出去了。

「他們要在塔頂上看見旗子，」值日兵出去之後，隊長沉思地說。

「是的，」政治委員說。

「他們可以看到它。」隊長一面穿着大氅，一面說。

「在塔尖上掛面大旗子。委員，你想怎樣，他們能覺察嗎？應該讓他們一定能發見它。應該讓它儘可能大些。我們來得及嗎？」

「我們還有時候。」政治委員尋找着制帽說。「眼前還有一夜。我

們不會就誤了的，我們來得及把它縫好。讓大伙兒一同工作一下。它將是很巨大的。這是我可以向你担保的。」

隊長和政治委員，他們擁抱起來，並且親了親嘴，他們男子式的熱烈地接吻，嘴唇上感到有被風吹得發苦的皮膚的粗魯味。他們是一生中第一次接吻。他們急忙起來了。他們知道，做這事的時間永久不會再有。

政治委員走進最下層，從小筒裏把列寧底半身像拿出來。他從它底下面抽出一塊長毛天鵝絨的米紅色的手巾。然後他站到凳子上從牆上取下帶有標語的輕羽毛巾來。

要塞駐防兵徹夜縫旗。那麼巨大的旗，幾乎最下層都容不下。它是用水手的大針和粗綫由各式不同的一塊塊的布，由從水手底箱子裏所找出來一切合式的布縫成的。

破曉之前不久，旗子預備好了。

於是水手們最後一次修了面，穿上清潔的襯衫，頸上掛上自動槍和裝滿子彈的袋子，開始一個跟着一個沿着繩梯走上去。

破曉時航員值班長來敲馮·愛衛爾夏甫底艙門，馮·愛衛爾夏甫沒有睡着。他和衣躺在吊鋪裏。他走到盥洗檯前照照鏡子，用科倫香水（Одеколон）擦擦他眼睛下面的眼囊。在做完了這事之後，他才讓值班長走進來。值班長非常激動，他艱難地抑制着呼吸，舉起手來行禮。

「教堂頂上掛起旗子了？」馮·愛衛爾夏甫玩弄着象牙刀柄上的螺旋，猝然地問。

「正是這樣。他們投降了。」

「好，」馮·愛衛爾夏甫說。「你給我帶來了最好的消息，好極了，召集全體到上面去。」

一分鐘後，他又開腿站在督戰的甲板艙上。天纔破曉。這是一個深秋的黯淡有風的黎明。馮·愛衛爾夏甫在望遠鏡裏看見水平綫上有一座花崗石的小島。它平躺在灰色的並不美麗的海中央，嶙峋的波浪用奇異的同形複寫出海濱岩石的形狀。海彷彿是由花崗岩雕成的。

在漁村的側影之上聳立着一個教堂窄狹的三稜尖塔，嵌在黯淡天空

的尖塔上頂着一個筆直的黑十字架。大旗招展在塔尖上，在黎明的朦朧之中，它是完全暗的，幾乎是黑的。

「可憐的人們，」馮·愛衛爾夏甫說，「他們大概把他們所有的被單都給縫上，才能縫成這麼大的一面白旗。有什麼辦法呢，投降當然有它的不方便。」

他發出命令。

登陸艇和水雷艇的小艦隊向島子開去。島子放大了，迫近了。現在肉眼已經可以看出一堆水手站在近教堂的空地上。

在這一剎那間露出了赤紅的太陽。它懸掛於水天之間，上弦穿入長長的有如煙霞的烏雲裏，下弦觸着齒形的大海。慘淡的光綫照耀着島子。教堂上的旗子變成紅色的了，如同鍛煉着的鐵一般。

「該死的，這真好看，」馮·愛衛爾夏甫說，「太陽把白旗染成紅色，可是我們馬上又要叫它發白。」

風鼓着怒濤。浪擊着岩石。岩石抵擋波擊，像黃銅似地發出鏘然之聲。纖細的響響在散濺着水花的空氣中顫動。海水潺潺，像環珮似的瑤瑯低語着。突然間它用全力打擊那無形的障礙物，像放砲似的飛回去，像整個間歇溫泉似的爆炸出沸騰着的粉紅色的水氣。

登陸艇撲來靠岸。德國人把自動槍高舉頭上，起泡的水齊到胸膛，沿着滑石跳躍，滑跌下去又重新竄起，向要塞奔跑。啊，現在他們已經上了岩石！啊，他們已走進洞開着的砲台昇降口了！

馮·愛衛爾夏甫站着，用手指鉤住督戰的甲板艙的扶手。他的目光沒有離開岸邊。他在贊嘆着猛烈攻擊的奇觀。他的臉痙攣地抽動着。

「前進，孩子們，前進啊！」

突然，地下爆炸撼動全島。血跡模糊的衣服和人體的碎片從昇降口向空飛起。岩石一塊塊地爬動而分裂了。岩石被旋轉着，被從深處推向表面，從島的內部和表面衝進張開的裂縫，炸毀的大砲像一堆燒焦的金屬物似的堆在那裏。

地震的裂紋滿佈全島。

「他們把砲台炸了！」馮·愛衛爾夏甫喊道。「他們違反了投降的條件。」

這時太陽緩緩地進入了烏雲。烏雲把它吞下了，隱隱地照耀島子和大海的紅光模糊了。四周的一切都變為單調的花崗石的顏色。一切——除了教堂上的旗子。馮·愛衛爾夏甫想，他要發瘋了，不顧一切物理的定律，教堂上的大旗仍然繼續呈着紅色，在灰色景色的背影上它的顏色變得格外強烈了。他搓搓眼睛。馮·愛衛爾夏甫這纔明白了一切。旗子根本不是白的，它一直是紅的。它也不會是別種顏色。馮·愛衛爾夏甫忘了他是同誰打仗。這並不是視覺的錯誤。也不是太陽欺騙了馮·愛衛爾夏甫，是他自己騙了自己。

馮·愛衛爾夏甫發下新的命令。

轟炸機，戰鬥機和驅逐機的航空大隊都昇入空中。水雷艇，驅逐艦和登陸艇從四面向島子突進，一批批新的陸戰隊又順着潮濕的岩石攀登，傘兵像鬱金香降落在漁村的屋頂上，爆炸把空氣扯成碎片。

在這地獄的中央，挖壕於教堂牆壁之下的三十個蘇聯水兵把他們的自動槍和機關槍向四方——向南，向東，向北，向西架好。在這可怕的最後的時分，誰也沒有想到生命。關於生命的問題已經決定了，他們知道就要死去。但是，在死的時候，他們要儘量多消滅幾個敵人。作戰的任務就在這裏。他們要把這任務執行到底。

但是力量太不平衡。

三十個蘇聯水兵披戴着從教堂的牆壁上被爆炸子彈打下的磚瓦泥灰的碎屑，他們的臉被煤煙薰得烏黑，流着汗和血，把水手服襯裏上撕下來的棉花塞在傷口，他們一個接着一個的相繼跌倒，但仍舊繼續放射到最後一息。

他們上面招展着巨大的紅旗，是用水手的大針和粗綫由各式不同的紅布，由水手底箱子裏找出一切合式的布所縫成的紅旗。它是用惠贈的小絲巾，用紅色的領花，大紅的羊毛圍巾，粉紅的煙草袋和朱紅的被單縫成的。「內戰史」第一卷的鮮紅布封面和兩幅用平針繡在櫻桃色緞子上的列寧和史大林的像——這是庫璧希夫（Кубышев）女子們的禮物——都縫在這火樣的鑲嵌圖上了。

在使人頭眩的高空中，在移動着的烏雲中間，它招展着，像水流似的飄盪，像烈火似的燃燒，彷彿有無形的巨人旗手擎着它，突進地穿過戰爭的烽烟，向前，向勝利邁進。（磊然譯）



舒班諾夫
(Ник. Шпанов)

神 妙 的 提 琴

(ЧУДЕСНАЯ СКРИПКА)

在講我們最近一次襲擊德軍後方時發生的那件事情之前，我先得把同這事直接有關的普洛霍爾（Прохор）過去歷史中的一頁向你們揭露。

戰前認識普洛霍爾的人，都還記得他結婚的歷史。在這事中演着主要腳色的是一隻提琴——最最平凡的提琴。普洛霍爾調到西烏克蘭某空軍駐防隊時，曾撥給他一間房間，這提琴便是屬於同房間的一個女鄰的。我不得不詫異地提起我的朋友對於提琴音樂所顯示的興趣，對於此道他以前並不是個大愛好家。不過很快的我就明白：普洛霍爾新的吸引對象與其說是那女鄰琴弓下發出的旋律，還不如說是那女鄰本人。不久，史蒂華（Стефа）成爲我們主人公的妻子了。唉，他們的幸福是短暫的。大家都知道希特勒黨徒對於我們西部國境所施狡獪侵犯的情形，我們住的那個邊城首當敵人空軍襲擊之衝。爲了從德國人背信的攻擊之下搶救物資，我們奉命立即更移根據地。戰爭的第一天成了我們看見我們家屬的最後一天。從此以後，我們一直在前綫。我們的部隊，你們也知道，打得並不壞。普洛霍爾，能够又走過一切職務的梯階而達到部隊司令，這時他忽然受了傷。從醫院裏出來之後才知道，他已經不能飛行了

：一隻眼睛的視覺喪失了。好多種司令部裏的職位請普洛霍爾擔任，但是他一概拒絕了。後方不能吸引他。他爭取到了加入在當時還是一種新的軍隊——空軍陸戰隊——的任命。

從這時起，我們同他曾不止一次的到過德人後方。每次，去作空軍登陸戰的時候，普洛霍爾總想探聽那留在德方的史蒂華的消息。但是，每次從包圍中回來，他總是憂鬱地對我說：

「什麼也沒有。」

在他的行爲裏是沒有怨天尤人之舉的。這是他有時准許自己做的唯一事情——如果有機會碰到音樂家——就請他們演奏史蒂華心愛的曲子。我們裝做好像不知道爲什麼普洛霍爾要點這些，而不點別的東西。我們總是注意地聽着這些曲子，雖然大家都已經背都背得出了。更有甚者：我們甚至能夠預先說出他請求演奏她心愛曲子的次序：巴格尼尼（Паганини ●）及克萊斯勒（Крейслер ●）的「女妖舞」；然後是克萊斯勒的「羯鼓」及孟檀爾仲（Мендельсон ●）的提琴協奏曲第三號。這些曲子一生一世留在我的記憶中……

現在我記得，這是在十月初。我們坐在給雪直蓋到屋頂的司令部的屋裏探索以太^①，消磨着黃昏。英國和往常一樣總是給我們送來一些爵士樂隊的雄壯的曲子。巴黎——法蘭西服喪未滿的城市——鬍鬚在取笑自己，播些本國的小調舊歌。我們知道這是唱片。大概，那些居然還能活着的歌唱家在唱迷人的歌曲給集中營裏的朋友們聽（不過假使他們還有氣力唱的話）。更可怕的是這是那些快活的死人的無憂無慮的歌。

一忽兒是還徒然裝作什麼也沒有發生，什麼也沒有變動的樣子的那個世界的聲音。但是祇要把扭軸轉千分之一米突——屋子裏的寧靜的空氣中便插入了嘩喇嘩喇的德國進行曲的傲然不遜的銅樂器聲和戈培爾式

● 巴格尼尼（Paganini, Nicolo），義大利提琴家，1782—1840年。

● 克萊斯勒（Kreisler, Fritz），奧地利亞提琴家，1875年生。

● 孟檀爾仲（Mendelssohn-Bartholdy, Jakob Ludwig Felix）
→ 德籍猶太作曲家，1809—1847年。

① 意即探索空中峯浪，—— 無綫電。

演說家的沙啞吠叫聲。大吹大擂的謊言流入聽者的耳裏，引起了憤怒的呼聲：

「見鬼去！……够了！……切住他們的喉嚨！」

我旋轉游標。代替吠叫聲，又來了小調，爵士和英國牧師安靜的佈道。

「聽厭了，」普洛霍爾說。「聽些我們的東西。」於是，當揚聲器裏發出本國語音的時候，他便高興地高叫道：「就這樣聽下去！」

播音員用烏克蘭文說：

「我們剛廣播的是拿不勒斯（Неаполь^⑤）歌，中音歌者××唱，——是一個誰都不知道的歌者的名字。播音員靜默了一秒鐘，忽然用純粹的德國話說：

「請聽一個音樂節目……請聽一個音樂節目：布拉姆斯（Брамс^⑥）的吉伯賽舞曲。史蒂華演奏……」

在我還沒有辨出女提琴家的姓之前，普洛霍爾的鐵一樣的手指插入我的手中。祇過了一瞬，當提琴聲已經發出的時候，我感覺到播音員已經叫出了史蒂華的姓。毋庸置疑：米克錄風之前站着的正是普洛霍爾的妻子。廣播的是那被敵人佔領的城市裏的德國人，這也是不用懷疑的了。普洛霍爾握緊了拳頭，站在收音機前。再過一瞬，他便要拿他沉重的拳頭猛擊那脆弱易破的機器了。我連忙扭轉了軸子。

夜裏，我躺在普洛霍爾的身邊，好久好久的聽見他那不安的鼻息。

「睡不着嗎？」我問道。

「出賣給德國人了！」他輕輕的對我說。「你可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史蒂華出賣給德國人了。我的史蒂華！……」

早上，他被召到司令部去接受作戰任務。一天在準備作戰中過去了。夜裏，我們已經在德人後方建立了和那以「戴眼鏡的人」外號出名的游擊隊長的聯繫。我們要和游擊隊一同攻擊毗鄰城市裏的一個極大的德軍司令部。我馬上記了起來，昨天史蒂華參加的無線電廣播就是從這城裏發出的，但是故意不把這事告訴普洛霍爾。

⑤拿不勒斯 Naples, 義國城名, 義文 Napoli, 故一作 Napoelis。

⑥布拉姆斯 (Brams, Johnn), 德國作曲家, 1833—1897年。

那所游擊隊的土窖是可靠地由走不通森林的樹叢蔽護着的，屋子裏備着一架軍用無線電收音機。但是祇有那「戴眼鏡的人」親自允准，才能使用它，因為游擊員們很節省電池的電力。有一天白天，我們避開德國人藏在這土窖裏，「戴眼鏡的人」開始探索以太。

「聽莫斯科，」普洛霍爾從角落裏說道。

但是那游擊員任他的請求在耳朵邊掠過，他繼續旋那扭軸。以太中的各式各樣的呼聲明晰地落在那圍着土窖的樹木的，——單調而深刻的，像海浪一樣的叫聲中。

「聽莫斯科，」普洛霍爾重複說。

但是那游擊員甚至身子也不轉動：俯下他那瘦削的，長着稀疏的鬍子的臉，對着揚聲器，他注意地聽着。他的眼睛，在那舊的鐵眼鏡的玻璃之下，變得敏銳起來，兩撮眉毛合攏來了。整個臉顯出極端緊張的樣子。

我在揚聲器裏聽到了提琴聲。而且：我辨別出這是史蒂華最心愛的曲子之一。普洛霍爾也聽見了。他突然站起身來，熊一樣的踏着穿破的氈靴，走到那游擊員身邊。

「關上！」他斷斷續續的說道。他的嗓音發啞，祇有在非常憤怒和激動的時候才這樣。看見那「戴眼鏡的人」不理睬他，普洛霍爾就走到收音機那邊去。

那游擊員並不轉身，命令地吐出一句：

「別打攪！」

我在他的聲音中聽到了那種難以置辯的力量，對所聽到的關於他那同農學家的平和外貌不相稱的鐵的意志和功勳，立刻明白了許多。普洛霍爾猛然回過身來回到自己的角落裏。那游擊員在提琴發出最後聲音時，關上了收音機。

「唔，熊，」他走近普洛霍爾，親暱地說，「爲什麼生氣？我愛提琴，你却來擾亂……」

普洛霍爾指了指他那用松樹枝做成的床鋪說：

「坐下！」現在他的聲音像一分鐘以前游擊員的聲音一樣命令式地響着。「聽我說，評評看。」

普洛霍爾竭力想說得輕，但是，我躺在旁邊，聽得見：他訴說着史蒂華的歷史，對於一個把自己的琴弓出賣給德國人的女人的戀愛史。說完了，他問道：

「剛才這廣播是那兒來的？」

那游擊員說就是我們正要去作戰的那城市。普洛霍爾衝動的站了起來。

「不會纏錯嗎？」

「我是不能纏錯的，」那游擊員微微的笑了一笑。

普洛霍爾沉思了。我看見他的心思可不輕鬆。後來他抬起沉重的眼光望着那游擊員說：

「請求你，長官，召集民衆法庭。我們來審判她。」

「審判誰？」那游擊員詫異地問道。

「史蒂芬尼亞（Стефания ●）。」

「你要什麼？」

「要判決。」

「想出這種事，」那游擊員搖搖頭。「要辦，何必這樣焦急？爲什麼在作戰之前去驚動人民？今夜有大事要幹呢。」

「所以我要聽聽判決，我要立刻知道它。今夜我們可以到城裏。我們可以在那邊找到她……」

「好好兒的想一想。也許弄錯了人吧。也許會纏錯？」那「戴眼鏡的人」親切地說。

普洛霍爾堅持着自己的意思。當土窖裏召集法庭的時候，他以告發者的資格發言，並且要求給史蒂華以嚴厲的判決。

「對待出賣給敵人的人不應當寬恕。無論誰：戰鬥員也好，指揮員，集體農民，職員或是音樂家也好，——任何人都應服務人民，服務祖國到最後一息。無論爲了什麼東西，無論爲了什麼賄賂，甚至要你的生命和死前最大的痛苦，你也不能妄自褻瀆蘇維埃公民的名譽而出賣給敵人。這就是我的意見，同志們，」他結束了自己的起訴狀。

「怎麼辦呢，」主席——子思子思的和愛可親的游擊員說，「事實

● 卽史蒂華。

很清楚。我們來討論吧？」

商討並不長久。判決定了：死。普洛霍爾脫下帽子聽這判決。

「請授命給我去執行，」普洛霍爾說。

於是我又在他的聲音裏聽到了特性的鼻息聲，開始寂靜無聲了。法官們面面相覷。靜默的空氣中插入了那「戴眼鏡的人」的聲音：

「你不能執行判決的。」

普洛霍爾抬起頭來：

「我能力綽綽有餘。」

「我相信，」那游擊員鎮定地說。「但是你不能到城裏去。」

「那末現在夜間呢？」普洛霍爾問道。「我跟你一塊兒去。」

「不。」那游擊員想了一會兒，堅定地重複說：「你不能去。」

普洛霍爾狐疑地站着……我看見，疙瘩在他的面頰上游動，我等待着，耐不住的狂暴的怒火立即就要爆發了。但是在他將要說許多話之前，那「戴眼鏡的人」說：

「你去做普通的事情，固然可以，可是那就不成爲飛行家了，但是我們中間，你是唯一會駕駛飛機的人。所以我命令：今兒夜裏把我們人指給你的那架飛機準備飛行。準備天一亮就起飛。」

「你得明白，我有權今夜到城裏去……」普洛霍爾舉起了那緊握得骨頭都發白的拳頭。

「這由我來執行，」游擊員說。

普洛霍爾垂下了頭，站着。我在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人用力忍着眼淚。他裝出閉目沉思的樣子。

「你說，飛行的任務是什麼？」

「任務很簡單：把我授命遞送德軍司令部的作戰文件的人接到飛機上，把他送到蘇軍駐守的地方去。」

「是一個可靠的同志嗎？」普洛霍爾問道。

在他的聲音裏，我沒有捉住平常所有的那種熱烈的關心。他所以說話，爲的是不沉默。

「你放心，」那游擊員答道。「要是這位同志錯了一秒鐘，那他和我們今天的這件事就全功盡棄了。」游擊員注意地看着普洛霍爾。「你

得答應我一句話：你要完整的安然的把他送到。」

到夜裏，我們跟游擊隊的各隊長分手。他們出發進城去，我們從事續密地把那藏在林子裏的「Y 2」準備飛行。至午夜，馬達試過了。由於那推進機括起的氣流，雪從那包圍着我們的松樹枝上掉下來了。馬達的呼呼的旋轉聲混着樹林的強大的呼嘯聲。

離天明還剩半小時了。普洛霍爾爬上了機師的座位，我開動了馬達。它輕輕地轉動。清晰地可以聽到活瓣悅耳地呼呼作響。林子上某處露出了一帶灰色的曙光。林子前面顯出幾個游擊員的側影。他們向飛機走去，關心地幫那高高地提起了長得不稱的皮衣的邊緣的矮小的人從雪堆裏爬出來。那「戴眼鏡的人」第一個跑到飛機跟前來。我在半明半暗之中困難地認出了他。

「帶兩個人嗎？」他疲乏地喊叫，想遮過馬達的聲音。

普洛霍爾點了點頭。

「你瞧，」那游擊員喊道，「這人對我比一切都貴重！你要對他負責。」

普洛霍爾又點了點頭。那游擊員的同伴們輕輕地把那穿着長皮袍的人扶起來安置在後面的座位裏，跟着他爬上去的是那「戴眼鏡的人」。我開始抽去輪子底下的墊腳，但是忽然普洛霍爾用手勢招呼游擊隊長到身邊：

「那允許的事呢？你說已執行了。」

那「戴眼鏡的人」同意地點點頭：

「不光是能說，而且甚至於還帶來了證據。」他轉過身去對着他的部下，從他們手裏接下了一件長形的黑黝黝的東西。我辨認出那是提琴匣。「這就是給你的證據。藏起來吧。」

普洛霍爾渴望地握住了提琴，塞在自己的艙裏，過了一分鐘，空中現出了他那隻大手套。我抽去了墊腳。馬達吼叫起來，風雪在推進機後面飛起，飛機跑着，舉起尾巴，以普洛霍爾所特有的那種冒險的上昇在樹林上面帶過。

當普洛霍爾的飛機被幾架蘇維埃驅逐機的準確的彈雨強迫降陸，被

他們迫到——順便碰到的第一片田野的雪堆上時，天已經完全亮了。戰士們帶着自動槍跑上來對準了飛機，普洛霍爾起來站在坐位上，舉起雙手。

「投降！有生以來第一次投降。別放槍，同志！」他叫道。「一個不湊巧，打傷了我的乘客，我可要拿腦袋來給他負責的。」

戰士們從後面的艙裏把那乘客拖出來。當那人脫去大眼鏡的時候，普洛霍爾推開了那些站在他兩側的戰士，忍不住衝上前去：他面前站着的是史蒂華。

他們到司令部去。普洛霍爾愉快地對那帶着提琴匣的戰士重複說道：

「看看，保護好，這是我一生中所得到的最寶貴的禮物。」

晚上，在司令部裏，史蒂華繳呈了她帶來的敵人重要作戰文件，我正想，像平時那樣的探索以太，普洛霍爾把我的手推開收音機。他小心地從隔牆那邊拿出那黑色的提琴匣，把它遞給史蒂華。

過了幾分鐘，指揮員們屏息的聽着提琴。史蒂華的演奏確實是靈感的。普洛霍爾靜悄悄的坐在角落裏，炯炯發光的眼睛注視着那拉弓的纖手。音樂中止時，普洛霍爾跳起來跑到那女提琴家那兒去，突然把手伸出。我們大家裝出忙於自己的談話的樣子。房門口出現了軍團參謀長，身邊走着一個戴着舊的鐵眼鏡的曲背鬢鬚的老人。走過史蒂華面前的時候，他鬚鬚無意似的問道：

「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她頭也不回的答道。

「時候到了，」那「戴眼鏡的人」也簡短地說了一聲，跟着參謀長出去了。

「那兒去？到那兒去的時候到了？」普洛霍爾詫異地問道。

「回去，」史蒂華說。

「我什麼也不懂！」普洛霍爾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一種不安的情緒：「回到那兒去，爲什麼？」

「到德國人的後方去，」史蒂華簡單地答道。「應該工作。每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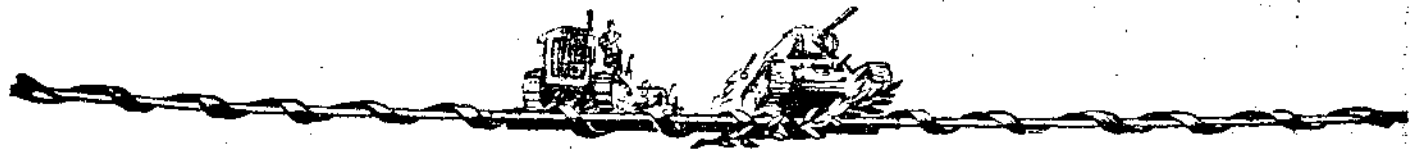
人應該用他所能運用的東西去打擊敵人：你用飛機，我用提琴。」

「用提琴……用提琴，」普洛霍爾機械地重複着說。他用他的又大又重的大爪握住了她的纖手，緊緊地緊緊地握着。「就用這神妙的提琴嗎？」

她默默地點了點頭。他也以同樣的點頭來回答她，放了她的手。

(蕭瑟譯)





舒班諾夫
(Ник. Шпанов)

戴眼鏡的人

(ЧЕЛОВЕК В ОЧКАХ)

當我把他的任務的內容告訴你之後，你就會懂得，我為什麼要這樣不耐煩和不安心地等他回來。普洛霍爾(Прохор)必須在敵人的後方降陸，在那兒帶一位游擊隊的領袖，送到我們這兒來，他帶着游擊隊員們為我們所採集的重要情報。

普洛霍爾應該回來的時候早過去了。我們徒然空望着天上：他飛機的影蹤一點也沒有。唔，怎麼辦呢，失夜有時也有的，不過可惜就是。普洛霍爾是一個極好的飛行家。熱情一點兒，可是因此他胸中正跳躍着俄羅斯的心……

當我們完全意外地瞧見普洛霍爾的飛機已經飛臨飛機場上空的時候，次日的曙光已經微露了。那飛機是急趨而來的，它從樹林背後竄出來，幾乎降落到菜圃裏去。我立刻看出他。他結澀地向上校報告了任務的執行，也不回答同志們的探問，便上自己的處所那兒去了。我默默的跟着他。可是他甚至跟我也不開口。我們就這樣的來到了自己的土窖。脫去了皮衣。還是這樣沉默的躺到床上。木板在那沉重的身體底下噼噼咯咯的叫起來。我想，他一定給飛行累透了，我正決定想讓他安息一下，但是，當被我推開的門裏透進的日光落在他臉上的時候，我看見普洛霍

爾並沒有睡。他的眼睛盯住一個焦點。在他的神色裏，我發現了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事情，是一種狐疑不決的神氣，像有一個人所不能解決的什麼嚴重問題。

我回轉來坐到他的未上……

這就是事情的始末：

普洛霍爾，照約定的那樣，在天明時降落了，他開始等候他的乘客出現。可是，不知道是普洛霍爾纏錯了地方，還是有什麼事阻止了那游擊員——他沒來。鐘點一個一個的過去，天完全亮了。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甚至就是乘客現在來了，可是起飛却想也不要想了。普洛霍爾，儘他所能做的，把飛機掩蔽好了，又躺到地灌樹林裏的瞭望處去。最後那游擊員來了。這是一個四十歲上下，身材不大，乾巴的人，長着一球蓬亂的鬍子，這種鬍子是那種隨便讓鬍子長出來的人所有的。他穿的是一件擦得變白的舊的皮褂子，這從前是叫做瑞典褂子的。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用綫繫的舊眼鏡。

他的樣子完全不像戰士，跟那些講到他的游擊工作的故事不大合拍。

他遲到的原因是意外地得到了解決那留宿在村子裏的參謀軍官團的機會。戰爭進行得很順利。游擊隊長的手裏有了最重要的情報——整整一皮包。

那戴眼鏡的人打開自己的皮包——初級蘇維埃工作人員的平平常常用舊了的皮包，普洛霍爾看見有一束德國人的地圖。

「他們不會釘梢跟你……到這兒來嗎？」普洛霍爾問他。

「不會，」

「不要給他們阻止我們飛走。」

「不會，」那游擊員仍舊肯定地重複說。考慮了一下，他說道：「除了內人和孩子之外，誰也不知道我在那兒。」

普洛霍爾詫異地看看他：

「他們，什麼，跟你在一起了嗎？」

那人沉默地點點頭，可親地微微的笑了一笑：

「她是我第一個幫手……可貴的幫手。」

「噢，噢，」普洛霍爾祇找到這樣的話。「現在我們要躺到天黑……你專門那一項？」

「是農業家，」那游擊員簡短地答道。「日落時起飛嗎？」

「祇要有够起飛的日光，」普洛霍爾說。「那兒的路是熟悉的。黑暗裏也可以摸得到。」

「噢，噢，」現在那農業家回答了，然後沉默了好久。後來他又帶着剛才那樣的可親的微笑說：「他們會跑到那條路上去看我們飛出。」他那對淡藍色的近視眼親切地眯起來望着那展向林子裏去的大路……

於是他們一直躺到傍晚。當太陽已經接近地平綫的時候，普洛霍爾說：

「是時候了。」

但是那農業家什麼也不回答。他做一個暗號命令：「躺下」。他的眼光注視着大路。普洛霍爾看見落日的背景上有兩個人形：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他們慢慢的沿路向一座小林子走去。他明白了，這是那農業家的妻子和兒子。

「得了，朋友，」普洛霍爾說，「是時候了！」

但是那人却生氣地低聲說：

「叫你躺下。」

普洛霍爾不情不願的俯身到滿沾露水的草裏，可是向那農業家望着的地方看了一眼，就呆住了：從村子那一邊，橫斷過那清晰地勾畫在鮮紅的落日上的入形，馳來幾輛摩托自行車：那是德國人。當着他們的眼飛起，那是想也不用想。普洛霍爾懊惱地用拳在地上擊了一下。

德國人趕上步行的人，這時那兩人已經離開庇護着普洛霍爾和農業家的灌木林很遠了。在灌木林裏可以聽清大路上的每一個字，看清每一個小動作。普洛霍爾清晰地看見那女人。她的身材和那農業家一樣的並不高大，並且看樣子是很瘦弱的。在她的尖削的肩上披着一方破巾。頭上繫着包頭布。那孩子站在母親旁邊，眼睛垂下望着地上。他又瘦又蒼白。

「是女教員嗎？」一個德國人問那女人道。

「是的，」她鎮靜地回答。

「在你的學校裏，有人襲擊德軍司令部。」

「我並不住在學校裏，」她的聲音中繼續發出非常的鎮靜。

「回答問題！」那德國人喊道。「你的學校裏有人殺死了軍官。」

「——……是的。」

「你一定知道是誰殺的。」

那女人什麼也不回答。她沉默地望着旁邊，鬍鬚等候看見可以幫助她找出答覆的東西。

「回答呀！」那德國人叫起來，向她走一步。

那女人戰慄了一下，好像她已忘記他在身邊，於是輕輕地答道：

「不能。」

「能的。我們知道，我們一切都知。」

她狐疑地望望那說話的人。

「你們什麼也不知道。」於是搖了搖頭：「什麼也不知道。」

那德國人探入囊中，拿出一件什麼東西伸到她眼前：

「你的丈夫。」

那女人什麼也不答的轉身避開。躺在灌木林裏的人明白，給她看的是農業家的照片。

那孩子想用敏捷的行動從德國人手裏奪下照片，但是那人在他手上打了一記，孩子痛得叫了起來。

「他會說的，」德國人深信地說着，把那孩子拖到自己面前：「向前走。」

「不，不，」那女人急忙說，她的聲音裏第一次發出了驚慌：「不要……我來說……」

普洛霍爾運動全身向大路挨去，但是農業家的沉重的手放到他的袖子上。

「那末說呀。你可以保全性命，並且你這一關……」德國人用頭指指孩子。

「但是……我不能。」

「別做戲，」德國人諷刺地說。「我們沒空。」

「我不能當着他的面說，」那女人說話輕得幾乎傳不到灌木林裏。

她用頭指那孩子：「他會告訴父親。」

「他不會對什麼人講什麼話的，」德國人深信地說，他的手用習慣而敏捷的動作打開皮槍匣的蓋，拔出手槍，在做這動作的時候，那孩子絕望地號叫着向母親撲去：

「媽媽！」

他沒有來得及再說什麼。兩槍，一槍跟一槍的打倒了他。第三槍已經打在那不動的孩子的身上了。

普洛霍爾感覺到農業家放在他袖口上的那隻手在顫抖。

女人像雕像似的站着。她的頭側着，一動不動的眼光盯住那染着落日之紅霞的天空。

「現在說呀！」德國人叫道：

那女人攤開了手，像準備去釘十字架似的，顫抖地迸出口來：

「你們這些野獸……爲了強迫他說出來，你們會磨難他，……他倒死得很輕易，我的孩子。」

她的頭無力地垂下，手落了下去，像一隻中了彈的小鳥的翅膀。

那些德國人拉拉扯扯的拖着她向林子走去。

當摩托自行車的聲音在遠處消失的時候，普洛霍爾感得他的手完全給農業家壓得充血了。那游擊員的淡藍的眼睛向聳起的屋頂在鮮紅的地平綫的背景上暗淡下去的那地方注視……

天明時，他們飛走了……

「這你怎麼忍得住的？」我奇怪地問普洛霍爾。

「要不是我旁邊有這一個戴眼鏡的矮小的人，我……把任務毀了，」普洛霍爾說着，把眼睛閉上。「去吧，讓我睡一會兒。」

我走出了土窖，雖然看見他的眼睛依舊張着，他幾乎不打算入睡。

(管絃譯)



舒班諾夫

(Ник. Шпанов)

瞎子

(СЛЕПЕНЬ)

你看看普洛霍爾(Прохор)，大概，就要發問：這一個無憂無慮地微笑着的樂天的人真作過二百多次戰鬥飛行嗎？在他的活動項下真記着成百次空戰嗎？難道這一個專尋開心的人，若無其事的，真的已經把十六架德國飛機『捕入囊中』了嗎？

但是你祇要攬住上校注視這寵愛的人，而這人却並沒有注意到上校寵愛的注視，那末你就會明白：一切真是這樣的。

我們的上校不是那種愛好狂放地吐露自己情感的人。他慳於說話，性子緩慢，甚至鬚鬢有點懶於行動，但是，假使誰相信，在這種平靜底下，好像並不隱着雄渾的氣質，那他就錯盡錯絕了。這在我們是很熟悉的，因為我們曾經看見過各種情境之下的我們的上校，並且知道他的臉，頸，甚至眼睛有時充滿的怒火是那一種色彩。而且就是在這種地方，

也總祇有幾句枯燥的，比平時更鎮靜的話。掩飾什麼呢——全隊裏曾經惹得上校臉露憤怒之色的次數也難得再有比他寵愛和我們共同夢戴的普洛霍爾更多的了！而且，除了當他注視那載了普洛霍爾去作戰鬥飛行的飛機昇空時的不安之外，我也從來沒有在上校的眼色裏捉住過什麼別的。然而，我聽到上校僅有一次的當衆讚賞，——正就是讚的普洛霍爾。

「瞎子，不是人，」上校說着，目光裏閃耀着熱情和自豪的火星。這簡括的定語說的正是飛行家最可貴的質素之一——是強迫敵人作戰，甚至在德國人顯然表明唯一願望是：「逃走，無論如何逃走」的時候，也要作戰到底的那種嫻熟的武藝。普洛霍爾第二種也相當顯明的特點是達到最高度的戰鬥友情。假使普洛霍爾看見同伴困於災厄，那就什麼也不能阻擋他去進攻了。實力的對比失却了意義。不要因此就認為普洛霍爾不擅於理性地分析環境，不會在不能硬上的地方表現謹慎與機警。但是，爲了要明白這些矛盾的質素怎樣結合在一個人的身上，應該像我那樣和普洛霍爾肩共臥在翼下那麼長久才能够。

想或者講普洛霍爾——這意思就是歷數他的戰鬥事業。普洛霍爾，天空和戰鬥，三者是分不開的。他儘可能親自帶自己的人去完成任務。你知道普洛霍爾在履歷表上有着多麼神奇的事蹟！而且其中每一件事，像音樂家在自己的作品裏一樣，——他的一切全是瞭如指掌……

維亞茲瑪（Вязьма）區在進行激戰。戰鬥的結局決定了莫斯科入口處某一區域的命運。除了平常掩護自己戰鬥機的工作之外，我們身上還肩負着車站區的空防。今天落在普洛霍爾身上的正就是這一部份的任務。

他接受了任務。和往常一樣，伏在地圖上作幾分鐘孤獨的深思。飛行員集合了。任務對每一個人都解釋明白了。對各項問題都回答了。一會——蓋滿冰霜的樹木的偽裝從飛機上掉下。以普洛霍爾爲首領的先鋒隊領導出發。他驅逐機的迅速的影子在飛機場上掠過，變得漸漸小起來，消失在遠方……

維亞茲瑪車站的上空，還沒有敵人。普洛霍爾利用這機會，稍微向西，望太陽飛去。從那兒可以更適當的觀察車站區的天空。

過了幾分鐘，在小湖北面約摸四公里的地方，普洛霍爾發現了一羣

弗里茨(Фирц●)。這是些「密斯塞米特(Мессершмитт●)—109」。

它們從太陽那方面飛來，大約高出一千米之譜，在普洛霍爾還沒有決定應戰或是自己去進攻之前，他的一個部下忽然幌了一下，表示：「讓我去，」開足馬力，單身獨機的去迎擊敵人了。普洛霍爾明白作戰的環境不利。他對第二個部下幌機示意：「跟我去」，當下便昇向高空。由於普洛霍爾昇向高空飛向太陽的同時，德國人忽然向下竄去，所以沒有發覺他。

普洛霍爾反而處到主動的作戰地位了。德國人顯然失却了打仗的意願。十之八九看來他們是要掩護向車站飛去的那些轟炸機。但是正因為這一點，普洛霍爾決定無論如何要強迫他們作戰。他忽然看見他竟是獨個兒在飛：第二個部下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辦呢：下降嗎？不？——「密斯」(Мессер●)一定要據高臨下的壓迫他。昇往高空嗎？也不行——要被圍攻的。很明白：無路可走。既然這樣，謹慎小心的餘地是沒有了：要是作衆寡懸殊的戰鬥——獨力戰三人，那末就得……總之一句話，要「用普洛霍爾式」……

念頭很快的轉着。視線探索着周圍的空間，以便估計敵人的地位。瞧，一隊「密斯塞米特」離開了另外的飛機來了。普洛霍爾決定轉向東方，迎頭痛擊德國人，穿過他們的隊形，路綫不變地回去。像轉念頭似的，一剎那間，手脚的動作也完成了，羽翼微動，飛機猛烈的轉過身去，於是……普洛霍爾看見：他的機尾跟着第四個德國人。知道「Me-109」是不愛遽急的轉向的，普洛霍爾就用遽急的轉向扒開那附在尾巴上的德國人，同時並離開那第一羣敵人。他有數分鐘喘息的時間。普洛霍爾利用這些時間急忙儘可能昇往高空。開足馬力，只顧飛去。手還沒有完成一部份動作，普洛霍爾回頭看見自己尾巴上又來了一對弗里茨。藉速率來逃開的企圖是不成了。德國人迫住着。機動地逃開一個，但剎時另外一個又跟到尾巴上來了。普洛霍爾決定：用急速削下投彈的方法離開敵人。推開把手。飛機直滑下去……普洛霍爾看見自己頭上還有

- 德語 Fritz，是軍人的意思。
- 德國飛機的牌子。
- 即 Мессершмитт，見前註。

三個德國人，而更高的地方還有一個。現在是他們七個對付他一個了。但是沒有時間轉念頭，已經是地面——飛行着的人的可怕敵人。立即扳轉把手。飛機飛出羅網。人和飛機都覺得，這種機動的動作要付出多麼緊張的代價。可咒的「g」[●]以難以遏止的速度生長着，但是人和飛機必需承受任何過重的負荷：尾巴上有德國人，他們有七個。瞥視指南針：航程 270度——正西。剛好和普洛霍爾回去所需要的相反。無論如何要扳到航程90度，向東……腳踏住瓣……

「密斯塞米特」頑強地不讓他轉身。普洛霍爾只要一踏腳，從右面來的德國人便立刻一致掃射。只聽得子彈在機體上敲擊。飛機給砲彈的爆炸所震動着。再踏一脚，另外一面又是這樣：彈雨立刻從三架飛機上射來。然而第七架鬚鬚黏住尾巴一般。而且真奇怪：這第七架並不開火。祇是緊緊的迫着。等普洛霍爾一取直綫航路，其餘的六架也停止射擊了。普洛霍爾開始明白了：德國人趕他上自己那兒去。他們想把他活捉。「他們要領去喝咖啡了，」——閃過一個壞念頭，但是立刻變了另外一個念頭：「難道就完結了嗎？……不，胡說！」普洛霍爾的飛機削到一旁去想冒險着陸。沒有做到這一點，普洛霍爾又向右反轉，把飛機開向最近的一對弗里茨那邊去。飛機在航程90度上。開足馬力。所有七個德國人都在旁邊跳過。普洛霍爾得以逃開彈火的距離。現在祇是緊緊的壓迫。度數表已經不能再轉了。這時拚命需要昇高，以便用降落來增加速度。但是飛機却飛在小湖的水上，——怎樣增加速度呢？……

德國人又跟在尾後了。追逐着。佔住原有的地位。普洛霍爾試圖踏腳，但是猛烈的槍彈立刻強迫走直路。祇能一直——沒有旁的路。飛機在水上飛着。森林之湖的水面上飛起一陣被八架驅逐機的推進機所撥起的飛沫的旋風。……兩邊是峻峭的湖岸。兩邊的岸接近起來。湖愈來愈窄。一忽兒——它變成有着高岸之峭壁的隘路。德國人不得已改變陣容，以免側面的飛機撞入峭壁。一共祇有幾秒鐘的時間，但是這對於普洛霍爾是足够了：他以昇往高空的轉身，飛到湖岸的上空。躍過林子。德國人又躍到尾後。應該利用這幾秒鐘——走上自己的路程。就在林子上空，翅翼幾乎鉤住樹梢，普洛霍爾轉向到90度。聽話的飛機差不多轉到

● 應用於物理學上的一種加速重力的標記。

位子上，它的翅翼成垂直綫的豎着。於是普洛霍爾的視野裏立即出現了四個德國人。其餘三個不知在什麼地方消失了。四架飛機構成一個十字，開始從四面八方向普洛霍爾開火。普洛霍爾利用着每一個小窪地，每一個地勢高低的地方，灌樹，林間的空地。飛機熨貼着樹木。普洛霍爾的目光環顧四周，找尋新的掩蔽所，但是四架「密斯塞米特」像狗釘住一頭高貴的鹿似的追蹤着他。每次回頭的時候，每次踏腳的時候，普洛霍爾看見它們槍彈的火光。但是普洛霍爾的行動比敵人的子彈快。根據火光，他一發見開始發射，便踏上一腳。聽話的驅逐機就轉彎。槍彈的閃爍從另外一面來時——另外一隻腳。這樣就保持了飛機不被擊中生命攸關的部份。讓它們打支柱，打機身。祇要 不打中馬達和油箱。挽救飛機，挽救自己，以便明天再去作戰……

瞄準的射擊打入了機身。普洛霍爾把飛機開到一個展開右面的小隘地。一個德國人從右穿過頭頂，幾乎擦着那被追趕的飛機。隘地很窄。推進機劈着樹木的極枝。飛機後面剩下了一帶赤裸裸的林子——葉子給推進機削去了。

和艙位並排的地方爆發了一陣閃光——砲彈的爆炸。彈片刺破了眼眉。血流在眼邊上。什麼也看不見了。普洛霍爾覺得，飛機在樹叢上擦着。當心地面。但是血流在眼上；血紅的帷簾遮住了一切。出路沒有——前面祇是血的霧。應該降陸。普洛霍爾用手去拭眼睛。有一道光閃了一下：是林間的空地。只得中途降落了。兩顆砲彈一顆跟一顆的在頭旁炸開。彈片打入後腦，手，膝。普洛霍爾用最後的努力把飛機放平。它削着樹頂，極枝擊着飛機的鋼腹。而上面，清晰地可以在靜止下來的馬達吼聲中聽到四架「密斯」的機關槍在發瘋似的咆哮。前面，就在面孔前面，發出閃光，吼着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密斯」的砲，——意識指出。臉熱起來。一切在血紅的平靜中浮動……

二

聽了關於普洛霍爾出走執行任務，沒有回來的報告之後，上校緊咬牙齒。晒得發紅的臉充滿了血，變得更紅了，眼睛變得又小又兇：瞎子

沒有回來！上校知道，從七架追迫的飛機的鏈鎖似的爪中掙扎出來是多麼困難，但仍舊說：

「要回來的，」他想以信念加在自己的聲音上。

或者，有人也會相信他，但是我看見，連他自己所想的也完全不是他所說的。

一晝夜，一晝夜的過去。每次有飛機回來的時候，我們總想看見普洛霍爾的驅逐機，雖然大家都已知道，共同愛戴的人已死了。

有人跟着上校重複說：

「或許，要回來的……」

「要不然！……」上校精神抖擻的說，他的眼睛熾然着復仇的憤怒的星火。「假使甚至他祇要有一滴血，會上這兒來的……」

敵人繼續猛攻維亞茲瑪區。它的坦克縱隊的先頭部隊像撞擊（Тапан^②）似的攻擊我軍的防地，死在林間的大路上。我們的戰鬥機不住的飛起來啄擊這鐵甲頭。敵人知道，蘇維埃戰鬥機差不多是它坦克的最可怕的敵人。它們無論在林子裏或是沼澤裏都不能躲開。它們的炸彈和大砲到處追迫着。使坦克翻身，擊破齒輪，把載着摩托步兵的車子打得粉碎。敵人努力想把那些戰鬥機攝住在它們的飛機場上。敵人利用着每一朵小雲，不住的攻擊我們的據點。而今天的雲，像惡作劇似的，非常的多。它們像沉重的帷簾似的在我們上空飛過，逐漸逐漸的散開成雪樣的輕雹，懶洋洋地擊着飛機的翼，擊着冬眠的樹木的硬葉子，擊着土窖的玻璃窗。

遠遠裏傳來一陣一陣爆炸聲。德國人動了。炸彈完全沒有丟在那隱藏着飛機場的林子裏。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依照聲音確定轟炸機飛到什麼地方去，已經聽見很低的，在林子上面有一種不大的馬達聲。不會弄錯的——這是通訊機。這會是誰呢？

自己的都在原地方。

那來的不速之客？

飛機降下了，有一個乘客爬出來。但是他非常緩慢的在飛機場上躑

②一種非常冒險的空中戰術。即用自己的飛機把敵人的撞下來。蘇聯飛行員極擅於這一種戰術，常能撞毀了敵人而自己却安然無恙。

躑着。上校的臉一時陰沉起來。後來又立刻明朗起來。他迅速的向那來人迎上去。我們狐疑不決地跟着走了幾步，看見我們那位平常抑制着說話和動作的指揮員大張胸懷，把那客人擁在懷裏吻了三次。這是普洛霍爾。

根據臉來辨認普洛霍爾是不可能了。他整個頭成了一個雪白的繃帶球。右手包紮着。他用空着的左手撐着手仗，然而這確是我們的瞎子，我們愛戴的普洛霍爾。

「在家嗎？……」上校親熱地發話，一面向那繃帶窟窿裏窺望，我朋友的一隻孤獨的，但是愉快的眼睛從那小窟窿裏望出來。

「否則怎麼樣呢？……」普洛霍爾曲起那浮腫的嘴唇微微的笑了一笑。

「唔，同志們，誰說，瞎子不會回來的！……」

上校用高興得發光的目光向我們掃視一週。當我們的指揮員用這樣的眼睛看的時候，是不能不微笑的。大家都微笑了。普洛霍爾的戰友們——飛行員們微笑了，參謀們微笑了，技術人員微笑了，通訊員微笑了。

後來，我坐在普洛霍爾的床邊，聽了他作戰的故事和你們還沒有知道的這故事的結果。

「……他們壓迫我……」普洛霍爾慢慢兒的微動着浮腫的嘴唇說，「怎麼樣降落的，我可不記得了。步兵戰鬥員們後來對我說，我髻鬚像一隻袋似的從飛機裏滾出來，跌倒。弗里茨們在我頭頂上空滑過，並且掃射着。我爬起來，用降落傘掩住了肩，——就是說，腦袋在工作。記憶和知覺還保持着，我走到林裏去，戰鬥員們在那兒把我抬起，送到包紮所。甦醒轉來的時候，正在我的後腦上開始剔挖。這是在取出彈片。後來把我裝入飛機。於是……到維亞茲瑪去。唔，那邊發下送往後方醫院去的證書。我看了那張紙，我就煩悶起來：難道要和親切的部隊分手了嗎？」

我看見：窗下走過一個熟人——我學校裏的小朋友，但是他身上的制服是海軍航空隊的。我叫了他一：

「好呀，薩索克(Сашок)。」

「普洛霍爾？」

「你在指揮什麼呀，」我說，「爲什麼不去打仗？」

「不許呀，」他說，「我是運輸員，運送傷兵。」

我同他一談，我馬上來了一個念頭。輕輕的對他這樣說：

「聽我說，薩索克，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還是問題……」

「我發生了誤會：你瞧，你們的一個年青飛行員本來是送我到部隊裏去的，迷失了路，送到這地方來了。這裏把我當作重傷者看待，鬼知道又要送到什麼地方去。部隊裏在等着我，但是沒有東西可以乘了飛。把架飛機，」我說「給我吧。」

他看了看我的打扮。

「胡說，普洛霍爾。」

我回過身去：

「還說是朋友。飛機也不肯給我……」

顯然，他良心發動了：便給了。

普洛霍爾未及講完那故事。屋門口出現了上校，後面跟着一個醫生。

「在家嗎？」上校愉快地問道。

「否則怎麼樣呢，」普洛霍爾說。

「在家裏，雖然在家，」醫生說，「不過我總不能把他留在這兒。」

「唔，唔，得了，」上校說着，眼睛縮小了。「把飛行員送出部隊，那有什麼意思呢？將來他既找不到我們，我們也找不到他了。」

「法律總是法律，」醫生堅持着說：「我沒有權把受了重傷的人留在這樣的環境裏。」

「誰是受了重傷的人？」普洛霍爾在末上抬起身來說。「誰受傷，我問？」

爲了不要激動他，我們退出了屋子。但是勸說沒有什麼結果：醫生固執着自己的意思。上校成功的祇有一點：普洛霍爾撤退到最鄰近我們部隊駐防地的醫院，好讓他留在我們的眼睛裏。

就在當天晚上，我們關心地把我們愛戴的人放進救護車，深信，我們要和他分離好久，假使不是永久的話。甚至上校也沉鬱地走着。他知道，作戰時是沒有機會到醫院去的。

「出賣了，」當我走出救護車的時候，普洛霍爾狠狠地曲起了嘴唇，「還算是朋友呢。」

汽車在冰凍的泥濘裏跳跳蹦蹦的在林子後消失了。

三

我們意外地變更駐所了。集合非常急促。參謀部乘了汽車在天明前就走了。最後的星辰沉沒到灰色的薄暗的天空中。雪球像一幅模糊的布幕在我們面前張着，並且猛烈的打擊遮風玻璃，車輪下飛濺着路上的水潭裏的冰水。行過卡爾曼諾伏村（Село Карманово），我記起了，醫生打算安頓普洛霍爾的醫院一定在這兒。我尋找那改爲醫院的旅館的屋宇。寒冷的晨曦浸入那空落落的廣闊的窗。普洛霍爾和其他的傷兵已經都不在了。有一個孤獨的護士對我說明，醫院遷移到一處新的地方去了。究竟什麼地方，他也不知道。這意思就是說，普洛霍爾沒有下落了。我不禁生氣地關上門，離開醫院，經過那阻斷了醫院庭院的醜陋的病房，向自己的車子走去。在一所傾側的小病房那邊，我聽到了一陣謹慎的呼哨聲。門開了，有一個手指伸到隙縫裏神祕地招呼我。我打開小門，一幅非常的景象在我面前展開：柴堆後面探出一個亂帶的頭巾。

「普洛霍爾！」我驚愕地叫起來。

「輕些，」他嗤嗤的說，一面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他穿着醫院裏的內衣，裹着被，躲到這兒來，免得跟撤退的醫院同走。

「你瘋了，」我說，「想落到敵人的爪子裏去嗎？」

「祇是想回到自己的部隊裏吧了，」他自信地說，「你們遲早總該轉過來看看我的。」

趕上上校的汽車，向他報告普洛霍爾的詭計，我等候他怒火的爆發。但是上校的眼睛却反而微笑地閃耀起來。

「照呀，真正的瞎子，」上校帶着顯然的滿意說，「什麼德國人，什麼自己人！落入他們的眼是不會的。不到新的駐所，醫生不會有話。」

我把普洛霍爾裹上了我的皮衣，把他安置得比較舒服些，命令開車上路。我們的普洛霍爾又和我們在一起了。但是爲了不要他太自大，我還是說：

「我們一到，把你交給醫生就是。」

「活下去瞧吧，」他平心靜氣地說，「目前且讓我抽抽煙吧。」

(司竹譯)

附註：以上三篇，均譯自舒班諾夫「燃燒的心」(Горячее Сердце)小說集，一九四二年莫斯科出版，全書包括小說八篇。



史吉邦·西巴赤夫
(Степан Шипачев)

列 寧
(ЛЕНИН)

青銅鑄就列寧像。白楊蕭蕭塵飛揚。
被焚的市街，斷垣殘壁瓦礫場。
敵人一進蘇維埃城鎮，
就把半身像扭下座子推倒地上。

那愛打扮的團長，顯然得意非常：
這樣迅速的對付了銅像。
拍響了好久
御用攝影記者的鏡箱。

團長久久不息的喝酒，讚賞，
早上一看，面孔嚇得白蒼蒼，——
銅像依然屹立花園，和先前一樣，
已從灰燼裏扶起，被一種無形的力量。

突然，軍官們手忙腳亂，
遠處閃爍着隱約的人影，
原來是遊擊隊圍成一圈，
向敵人推進；率領他們的就是列寧。

(羣 譯)

列 歌 特 尼 可 夫
(Мих. Решетников)

老 家
(ОТЧИЙ ДОМ)

沒有一天一夜我能安寤。
一個短夢微闔了我眼睛，——
髻髻真的出現了故村鎮，
聶泊河上白楊簌簌作聲……

家裏好像又都很安逸，
沒有戰爭。我又在家裏。
沿着那熟悉的羊腸小徑，
朝河走來了我白髮母親。

河上這樣的一片秋色：
天藍藍的藍藍的罩着庭院。
家似乎也沒有燒掉，
嵌着藍色的窗櫺的家！

又像平時般的髣髴聽到，
破舊的耳門在咿呀說話。
那棵傾向欄杆的櫻桃
在窗下盛開怒放像彩霞。

禾堆的香氣又拂起。
輕霧籠罩着郊野牧場。
天藍色的聶泊河道上，
最後的鶴羣聲聲長啼。

藍藍的藍藍的天空中
飛過長長的一列鶴羣……
追也追不上……這不過是夢，——
遠遠裏子彈又在呼嘯作聲。

冷風又在嗖嗖的吹括，
驚走了飄渺的夢幻，
我的家，我祖宗的老家！
聶泊河上紅煙瀰漫！

（若虛譯）

附註：本詩作者係紅軍戰士。

古 歇 夫
(В. Гусев)

老 友 相 見 (ВСТРЕЧА ДРУЗЕЙ)

夜色蒼茫飛機在雪地鳴響。

它載些什麼？它將飛往何方？
忙着往那裏飛，紅星機？

朋友，我們預祝它一路平順，
冒着寒夜深深，忽忽趕路程。
往西飛，飛往祖國園地，

下面暗中隱藏着點點鄉村，
敵人在蘇聯土地肆意橫行，
吸血鬼共小偷兒跳樑。

凍死的孩子在雪堆裏躺臥，
暖屋裏的盜賊兩股直發抖——
只爲游擊呼嘯太驚慌。

飛機在戰場上空迴旋來往，
在故鄉的悲哀，灰燼上翱翔，
俯瞰生活殘破的農村。

飛機師把火箭向暗中施放，
游擊隊也放起約定的火光，
在地面上作遙遙的呼應。

降落。吹雪和灰色的矮樹林。
一個個手握着武器的人們
向田野，從黑暗中走出。

大家握一握飛機師的大手，
吻吻凍冷的嘴唇，默默領走
莫斯科來客，步往上室。

點點火星——閃閃現現螢火燈。
飛機師低聲啓口言：「同鄉們！
出入山林的英雄諸兄長！

爲了你們英勇無畏的戰鬥；
我給你們帶來了，從莫斯科
史大林的敬禮和獎賞。」

風雪之夜陰沉，黑暗又寒冷。
森林裏遠遠有射擊的聲音。
飛機師把箱子打開看。

燭光抖顫顫，土室陰沉黑暗，
伸手箱中摸，摸出勳章獎鑑，
授給無畏的英雄好漢。

「收下你的勳章，你老而益壯：
多少歲，多少路，全不在心上——
只顧默默無聲翻山爬。

你在林中為祖國土地戰鬥，
難怪年輕朋友都為你誇口：
年老人不老，樣樣不怕。」

「收下你的勳章，小小的孩童，
你會領了敵軍陷落沼澤中，
你也偵察過他們行營。」

「行進着兇手，手上鮮血淋淋。
你拋出手溜彈，跟他們拚命，
少年，你這人民復仇人。」

「親愛 d 婦人，這勳章該給你承受，
惡棍使你的孩子吃盡苦頭，——
磨難他們之後再殺死。」

那天晚上你傲倖逃過子彈，
你誓死報仇，向那惡棍壞蛋，
當夜就在兒墳上實施。」

「你們日夜殺滅匪賊和強盜，
你們知道，不久我們就來到。
在夜裏，在冰凍的田野，

你們貼耳在地上，可以聽到，
莫斯科向西開來坦克和大砲
在紅星旗的掩映之下。」

朋友們，作戰吧，我要告別了，
我把你們當兄弟，個個問好。」
飛行士把英雄們擁抱。

他沒在暗中，像風樣的飛掉，
徒然在他後面像×樣吠叫——
法西斯黨徒的高射砲。

風雪之夜陰沉，黑暗又寒冷，
林中小徑游擊隊可看得清：
東坡西崗，了了如指掌。

手榴彈響連天，槍子聲嗖嗖，
盜賊的兩股在暖室裏發抖，——
爲的游擊呼嘯太緊張。

(苓譯)



烏克蘭人民的偉大詩人

(ВЕЛИКИЙ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ПОЭТ)

——學術家鮑哥穆列次(А. Богомолец)在烏克蘭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邦學術院謝夫成果紀念會席上的演詞——

每年，三月九日和十日，烏克蘭人民舉行偉大的烏克蘭詩人達拉斯·謝夫成果的生和死的周年祭。

一切有教養的人民對於世界文明的公有寶庫都有所貢獻和助力。而法西斯蒂却是一個例外。祇有他們在和科學與藝術之情同手足般的合作打仗，沒有這種合作，人類很早就要回復到野蠻狀態裏去了。謝夫成果的詩是烏克蘭人民對於世界文學最最有價值的貢獻。

真實的民主主義的感覺在這位烏克蘭語言天才者的創作中是最為顯著的。本質地，這位人民詩人，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謝夫成果在他個人的生活和寫作中表現着他的人民所懷有的情緒和思想；他們對沙皇農奴制度的憤怒和憎恨；他們的正義和公理的意念；他們力求獲得自由的鬥爭。

他最心愛的作品主人公是不幸的人民的孩子們和黑暗時期中所盛行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犧牲者。

農奴和農奴的兒子的謝夫成果用崇高的靈魂的一切力量去憎惡農奴制度；他用他那罕見的藝術家天才的一切力量號召他自己的人民起來和壓迫者作鬥爭。

詩人灌注給烏克蘭人民以他們團結的自覺；教誨他們愛自由勝過他們的生命，以一種無情的憎惡去痛恨他們的壓迫者。在這裏面，存在着詩人在世時沙皇和地主們所恐懼的一種力量，——一種跟着烏克蘭人民的生長和進展而日益滋長強大的力量。

開倒車和反動的人們，搜尋各種方法去中傷謝夫成果的廣佈的影響，他們積極使用偽造及摹倣他的作品的手段，當他的手稿不論何時落入他們手裏的時候。他們甚至企圖偽造和曲解詩人的人格跟未來的遠景。

然而這高潔的人物的光輝仍沒有被遮暗和沾污。各民族的友誼，各民主國的友誼的詩人謝夫成果是愛好并尊敬俄羅斯，猶太和別的民族的民主的集合的。

詩人是實質地和深遠民族主義的，而非國家主義的，他在他對於烏克蘭人民的無限的愛中，發見了一種愛一切被沙皇專制政體所壓迫的人民的無窮盡的泉源。一種猛烈的對沙皇主義的憎恨滲透了那首描寫高加索人民爲了他們的自由而鬥爭的詩：「高加索」。

在這裏，許多的軍人，
遺下了他們的屍骨。
淚與血的多，
夠所有的皇帝飲個飽。

謝夫成果，他曾經突進一所熾熱地燃燒着的草屋去援救一個猶太兒童；謝夫成果，偉大的俄羅斯的民主主義者契爾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的知友，具有和他同樣的理想，不會是，而且絕對不是國家主義的或極端愛國主義的。他把他的一生獻給那反抗沙皇專制政體壓迫包含多種民族的俄羅斯一切人民的鬥爭。熱烈的同情使他和俄羅斯人民結合在一起。他的人民英雄，和古老的聶伯河的哥薩克，——厄運沮喪不了的哥薩克，和偉大的彼得大帝（Петр Первый）一起跟



Т. Шевченко

謝果成夫

賣國賊瑪齊帕(Мазепа)作戰。

瑪齊帕上將的背叛，永遠被絕不寬容叛國賊的謝夫成果所痛罵。

他把大名鼎鼎的波格唐·赫密里尼茨基(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кий)放置在那些表達烏克蘭人民想和偉大的具有血屬關係的俄羅斯人民團結的意念的大公無私的哥薩克大將之間。

詩人顯示他怎樣深深地被想和斯拉夫人民(其中有許多正遭受着德國人奴役)團結的觀念所感動。他痛罵德國人離間斯拉夫民族和從中挑撥內鬨的陰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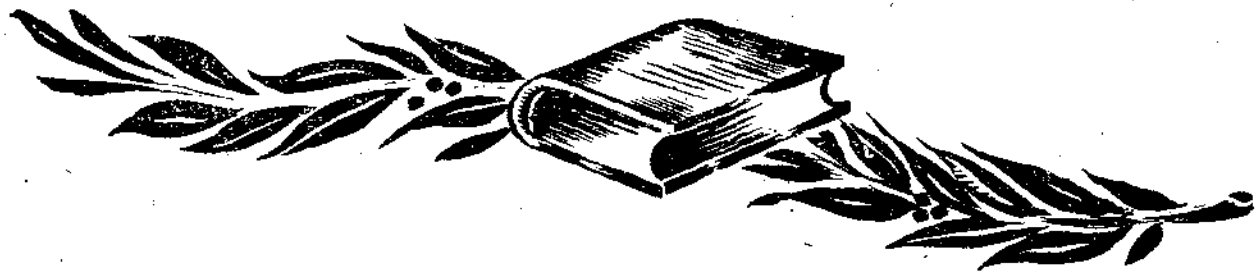
德國法西斯蒂對謝夫成果強烈的憎惡現在公然曝露了，他們凌辱了烏克蘭人民所尊敬和視為神聖的偉大詩人的墓地。

在這憂患磨鍊的時代，俄羅斯人民正在為保衛他們的國家而作戰的時候，無數的烏克蘭人民已經起來保衛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保衛那情同手足的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偉大的聯邦。

勝利的時候已經不遠了。烏克蘭偉大詩人的歌聲再度響遍烏克蘭原野，脫出敵人的時候也近了。和平，幸福的生活璧還給各民族的自由家族的時候近了，——詩人在將近一世紀以前在彼列雅斯拉夫里(Переяславль)幻想的夢，在那兒謝夫成果寫道：

在偉大的家庭裏，
在自由的新家庭裏
可別忘了我，
想想我的婆心苦口。

(鈕麻譯)



柯爾納楚克
(А. Корнейчук)

「我們要復仇，爸爸！」

“ПОМСТИМСЯ, БАТЬКУ!”

——紀念偉大的詩人達拉斯·謝夫成果——

高山上面站着一個人。他剛剛爬上這山。疲乏得心直跳，呼吸困難。他抬起了頭，向前面看看，忽然心臟麻痺起來。大而圓的額上深深的綫紋也消失了。他伸出了手，掌心朝上的伸在面前，失去了感覺。只有嘴唇在低聲的唧咕着。太陽從上面難於忍受地燒烤着，熱氣從下面騰向山巔。清冷空氣的藍波閃翻過山嶺，消失在大樹之王冠的蔥翠的颯颯之中。老聶泊河似乎停足在山下，注視着這個向他伸出手來的人，想聽一聽他的嘴唇在唧咕些什麼，想知道爲什麼他的眼淚順着鬍鬚靜靜流下，爲什麼他這樣莊嚴地注視它的碧藍的河水，注視白色河床裏像雪似的白沙，注視無邊無垠的，黃金色的，被火紅的蔓藤用奇妙的花式編織着的蘆葦。一下嘯，劃破了偉大的靜肅，原來是一隻鷹從廣大的高空飛落下來。

這人凝然注視着這隻鷹，牠好像閃電一樣地在水面上打擊一隻不留

神的小鳥。霎時間空中鏘然的響了一下，一切又都平靜了。只是在遠遠的天空裏，一個黑點消失了，另一個黑點又向着它迎面浮來。這個黑點每一瞬息都在膨大。蘆葦開始騷動，一會，百年橡樹發出吱吱的響聲，聶泊河（Река Днепр）也朦朧起來。只有青藍的色彩還流注到無數丘陵的尖頂上，在一個接連一個飛撲而來的烏雲之山的中間，跳動着的太陽的最後光芒像在巨人的鎧甲上嬉戲着。

似乎一切生命都抓緊着土地，爲了不爲大草原的颶風捲去，不在草原裏被掃蕩，不被拋到深淵裏。

只有→一個人站立在山上。他舒直了肩膀，高高的挺起他的胸膛，眼睛燃燒着，風把他的長鬚吹向一邊，狂暴地打擊他的臉，但是他不能閉攏他微笑的嘴唇。當火箭帶着爆炸的聲響落在聶泊的黑鎧上的時候，他說道：

……因此田野可以飽覽無遺，
聶泊河和險峻的峭壁
也可以看見，更可以聽到
怒潮怎樣的在奔騰咆哮。

偉大的詩人在聶泊河的高岸上走了許多日子，停立在赤爾聶恰牙山（Чернечая Гора）上的卡聶夫（Канев●）附近。詩人留下遺囑給自己的人民，請把他埋葬在這座山上。就是他死後也不能跟這個古老的河流告別，它的岸上曾經流過烏克蘭人民爲自己的獨立，爲自己的生命而鬥爭的血。

在謝夫成果（Шевченко）之前以及在他之後，誰都沒有這樣謳歌過聶泊，誰也沒有獻給它這許多美妙的不朽的充滿着他偉大心靈的廣博之愛的詩歌。

但這並不僅僅是詩人對於古老河流的愛，對於它的大自然的愛。詩人透過黃金色的沙粒看到聶泊河的深底裏，有自己祖先斯拉夫英雄的白骨，他們是爲了自己的光榮和土地像戰士似的戰死的。他看到查波洛士（Запорожье●）光榮騎士的海鷗，他覺得，如果那些曾經把自己的

●的謝夫成果誕生地的附近。

●一譯薩坡羅什，在烏克蘭南部，亞速海之濱。

頭顱獻給祖國的烏克蘭的子孫們能從深深的底層裏站起來，那麼聶泊的河水將灌溉廣大的草原，覆沒它的高岸。

詩人相信，時間會到來，被束縛的聶泊河會覺醒，敵人的血將成爲幾百條河道流入藍色的大海，他遺囑人民道：

埋掉了我，
奮身起來掙破鍊鎖。
用兇狠敵人的血液
灌溉自由。

在偉大的家庭裏，
在自由的新家庭裏，
可別忘了我，
想想我的婆心苦口。

沙皇政權殺害了普希金，萊蒙托夫，沙皇政權把天才的烏克蘭人民之子達拉斯·謝夫成果拋進監獄，放逐充軍。但是沙皇政權不能殺滅人民的靈魂。

烏克蘭人民在他們兄弟俄羅斯人民的幫助之下，打毀了奴隸的鎖鏈，在新家庭裏沒有忘掉他們熱烈的戰士，他們優秀的兒子。人民愛護謝夫成果的詩篇，猶如聖物一樣，沒有一個鄉村不在叢花之中的最優美的地方豎立了詩人的半身像。

每個農舍裏，姑娘們在謝夫成果的歌音之下，繡着最鮮明最美麗的刺繡，用它們來作或親愛的達拉斯的照相框邊。那些姑娘們被謝夫成果的歌曲所激動，在刺繡品上流了許多柔情的熱淚，這些歌曲歌吟農奴姑娘的不幸命運，一個姑娘怎樣用紅布巾去遮蓋跟敵人鬥爭而倒下的愛人的臉兒，父親和母親怎樣祝福兒子去建立戰功。

可是在清潔的烏克蘭農舍裏已經沒有了喜愛地刺繡的布巾，在低垂着沉重穗子的金黃色的一望無際的田野裏，在花朵盛開的花園裏飛來了一羣飢餓的德國蝗蟲。黑烟把白晝變成了黑夜，大火把黑夜變成了白晝。河流把遭難人們的血和屍體帶到聶泊河，它們從基輔（Киев ●），

● 烏克蘭首都。

赤爾尼哥夫（Чернигов ①），波連西（Полесье ②），漂浮到謝夫成果的墳墓，老聶泊載負着被殘暴的敵人所撕毀的謝夫成果的孩子們。

.....

而在叢花中間的偉大達拉斯的墳墓上，敵人們在蠢動，把大砲曳上高山，輪子沿着墓石的墓地前進，血腥的掠奪者把沉重的靴子踏在詩人的胸膛裏，攀住古銅達拉斯的頭頸。

屍體在聶泊河上搖擺，他們的空眼窩朝着天空，月亮在洶湧的波濤上轉動。青紫色的孩子們的手在波濤裏升起又消失，好像是招呼母親。可是母親呢，父親呢，他們已經漂浮得很遠，往赤爾聶恰牙山的那面，往那裏，往下流到查坡洛士的淺灘那裏去，爲了在聶那守吉次（Нена-сытец ③）的深淵裏，永遠留在查坡洛士的白骨中間。

偉大的銅像震動了，土地嗥叫了，大理石被射擊得破碎了，從方尖柱上落下「在偉大的家庭裏，在自由的新家庭裏」的金字。它們被釘着鐵掌的德國靴子蹂躪，砲台在詩人的墳墓上怒吼，敵人們在下面把浮橋拖往左岸。敵人們知道，從左岸不會有大砲來射擊烏克蘭土地的神聖之地。

當橋已經架好，當蝗蟲已經在它上面爬行的時候，一隻小鳥高高的出現在天空，這不是一隻翅膀深藍的鷹，這不是海鷗，這是烏克蘭的子孫駕着銀鳥爲達拉斯爸爸被侮辱的墳墓，爲母親和父親的血與淚，像鷹似的從高空落下。聶泊河撼動了，怒吼了，把自己的水潑向天空，於是那浮橋和蝗蟲都不見了。

野獸在墳墓上呻吟，它以爲詩人在嘲笑他。蝗蟲憤怒地纏附着墓碑，拋下詩人的半身銅像。蝗蟲退到聶泊河去，躺在它碧藍的水邊，而墳墓上却掀起了砲火。大砲轟擊了一整夜，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敵人們已死在山上了。河水旁邊站着半身銅像，銅像的旁邊放着鮮紅的罌粟花，沙上劃着大字「我們不忘記，爸爸，我們將復仇——游擊隊。」

① 城名，在基輔之北。

② 烏克蘭城名。

③ 烏克蘭地名。

埋掉了我，
奮身起來掙破鍊鎖。
用兇狠敵人的血液
灌溉自由。

烏克蘭的英雄們真個站起來並且打擊了……敵人呻吟着，血腥的爪牙伸得更長……

新的蝗蟲一批又一批地從德意志，從義大利，從羅馬尼亞，從匈牙利的土地，在大雨下面匍匐而來，用達拉斯的「八弦琴演奏者」（Кобзарь）鋪着無窮的道路，用書籍像用磚塊一樣的鋪路，把人類思想寶庫裏的一切都拋在泥濘裏，用靴子，大砲，車子在每個城市裏，每個鄉村裏，每座屋子裏，每所農舍裏踐踏人民所心愛地搜集着的一切東西，人們所引為自豪的，我們偉大的人民所尊敬的一切寶藏。

在烏克蘭的學校裏，在不久以前孩子們還用小指頭在拼音讀本上指着初級的單字，愉快齊聲的唸着：「從前有老爺，從前有奴隸，現在我們已不是奴隸」的小書桌上，竟嘶叫着馬匹，——敵人舉行血腥的狼宴，強姦姑娘，母親們因流淚而在祖先傳下來的家屋的灰燼旁被處磔刑。

祖父們拄着手杖，每於深夜在風雪的，嚴寒中出村莊，長久地注視着東方，老花眼請看見，天空怎樣在燃燒，躺到凍結的土地上，聽見響聲愈來愈近了，土地愈來愈震動了。風從東方帶來歡欣的消息……。

烏克蘭響着手榴彈的爆炸聲，游擊隊用機關槍的設彈相呼應。人民復仇者們一天多似一天的從樹林裏，從懸崖裏走到田野裏來。

蝗蟲向西爬去，絞首台在路上軋軋的響着，鄉村燃燒着。但它是逃不出我們的土地。敵人站在偉大的謝夫成果的墓旁。每天晚上他們聽到悉索的聲響，他們便開槍射擊，可是每天早晨詩人的墓地上總可以找到一束鮮花，不知是誰的手每天採集鮮花，用不同的筆跡寫着同樣字句的字條附在鮮花裏：『我們要復仇，爸爸！——游擊隊。』

下雪的時候，每天夜裏墓旁仍舊發生射擊，每天早晨憤怒的敵人總看見松枝所編的綠花圈附着字條：『我們要復仇，爸爸！——游擊隊』

敵人們循着足跡尋去，在白雪上常常看到兇暴的血滴，但是足跡却消失在聶泊河的斷崖上。

老聶泊河在冰層下喘息不安。它聽到，在它的高岸上有蝗蟲在蠢動，在挖掘着凍結的土地裏這古老的河緊張起來，試一下他冰結的胸膛——它很堅強，深深的河水淙淙的響着。快些，快些前進，紅色軍人，我不是第一次把祖國土地的子民抱在被束縛的胸膛裏。快些，快些，把我的河岸肅清，把一切敵人的血污，逐入蒼海。(執譯)

謝夫成果自傳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Т. ШЕВЧЕНКО)

今年是烏克蘭偉大詩人達拉斯·葛里戈利亦維赤·謝夫成果 (Тара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евченко) 逝世八十二週年。這位作家是沙皇政權時代被壓迫烏克蘭人民的思想與情緒之顯朗的代表者。謝夫成果在他那可歌可泣的詩篇裏用簡明，動人，充滿熱情和抒情情調的語句，描繪出本族人民的生活和苦難。這些詩篇的力量和深刻使謝夫成果成為烏克蘭最偉大的詩人。

偉大的詩人，同時也是當時成名的畫家所過的生活是非常悲苦的。他是一個農奴的兒子，他經歷了俄羅斯農奴制度無法無天的一切悲慘恐怖。他詩作的憤怒之聲挾着巨大的力量傾倒在獨裁制度的頭上。結果他被捕，在放逐，在極可怕的精神與體力的條件之下度過了十年。從放逐中釋出之後，謝夫



謝夫成果在放逐時所作的自畫像

成果一共只活了四年，因為他的健康已被重重的摧毀了。

謝夫成果把人民大眾最優秀的思想反映在詩作裏，他成為真正的人民詩人，因此他對於俄羅斯人民以及居住在俄羅斯領土之內的一切其他民族都同樣的親切。他的詩歌的譯文在他生前就迅速的傳遍全俄，在反對人民壓迫者的鬥爭中他是俄國一切先進人們的忠實的同盟者。列寧會不止一次的指出他詩作的強大革命力量。

謝夫成果的作品現在已譯成蘇聯各民族的語言，和那些他們的作品含着真正人民性的偉大的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馬雅可夫斯基等同樣被紀念。

你想把那些從蒙昧無知和無聲無嗅的平民層中以自己的才幹和事業苦鬥出來的人們的生活史，介紹給『民衆讀物』(Народное Чтение)的讀者，這我是完全同情的●。這一類相仿的資料，我覺得，可以引導許多人認識自己的人類的美質，沒有它，俄羅斯下層民衆的社會發展的成功就要不可能了。我自己的命運是描寫得真真實實的，它不光是可以把平民，而且也可以把那些平民完全隸屬於他的人們，引上對於雙方面兩有裨益的深刻的思索。這便是為什麼我決定向全世界披露我生活中幾件悲慘事實的原因。我要想把它們編得和故世的亞克薩柯夫(С. Т. Аксаков)描寫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那樣的充實。而且，我的生活史可以構成我祖國歷史的一部份。但是我沒有勇氣把它寫得詳詳細細。只有那種自己內心恬靜並且被那種和他相同的人的外來環境安定了的人才能做到。對於你的願望我現在所能履行的，那就是在簡短的字句中，描寫我一生的實際過程。你讀完了這幾行，我希望你會明白我的心為什麼收縮和手滯鈍的那種情緒。

我是農奴葛里戈利·謝夫成果(Григорий Шевченко)的兒子。以一八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生於基輔省(Кие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茲衛尼高洛德縣(Звенигородский уезд)基利洛夫加村(Село Кирилловка)的一個地主的莊園裏。八歲上就父母雙亡，寄養在一個

●本文是詩人於臨終前一年——一八六〇年——應『民衆讀物』編者的要求，特地寫給該刊的讀者的。

學校裏，做小教士的學童。這種學童對於小教士的關係，和父母或者別的當局把孩子送給職工當學徒是一樣的。師傅對於他們的權威沒有什麼確定的界限；他們完全是他的奴隸。一切家常勞作和主人自己以及他家裏的人的各式各樣的隨意指使的事情都無條件的落在他們身上。我讓你想像一下，那小教士——注意，他是個嗜酒若命的人——在我身上能要求的是什麼。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曾經或者能夠關懷我的境遇。但是無論怎麼樣，祇在二年的艱苦生活之中，我在那個所謂學校裏學會了書寫和祈禱，最後學會了讚美詩。我的學業將近修畢的時候，那小教士差遣我去替他代讀讚美詩，追祭亡故的農奴的靈魂。承他的好意，爲此他付給我十分之一戈比作爲獎勵。我的幫助使我那位嚴酷的先生可能跟他的好朋友約翰·李馬里（Иона Лимарь）更加耽溺於以前的嗜好了。所以每當我祈禱回來，差不多總是發現他們兩人喝得爛醉如泥。我的小教士虐待的並不光是我一個人，他對待其他的學童們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大家都對他恨入切骨，他的不可理喻的橫暴悖理使我們對他變得狡猾和存心復仇了。我們一有適當的機會，就欺騙他，向他做各式各樣的惡作劇。這是我一生中所遇見的第一個暴君，他使我一輩子蔑視和深惡痛絕那一切人加於人的暴力。我的童心給這專制神學校的惡魔損傷了幾百萬次。我像一般忍無可忍的無助的人們一樣，以復仇和逃亡的方法來跟他結束了。有一次我發現他喝得酩酊大醉，我就使用他自己的武器——一些枝條——來對付他，使盡了孩子的氣力，報復了他一切的殘惡不仁。那酒鬼的小教士所有的財產中最寶貴的東西，我覺得總是那本什麼小書，印着些花樣，就是那些刻版的圖畫，大概是做得非常拙劣的。我並沒有認爲這是罪惡，或者抗不住偷竊這件寶物的誘惑，我夜裏投奔一個叫萊相加（Лысянка）的小地方去了。

我在那兒給自己找到了一個新先生，一個助祭師兼畫師，不久我證明，他自己的操守和習慣，跟我的第一個教書匠，並沒有多大不同。我忍耐地從小河蒂基吉（Тикич）用桶運水上山和在鐵葉子上塗青綠色的油彩，這樣的做了三天。第四天早上，我的忍耐心變了，我跑到達拉梭夫加村（Село Тарасовка）去，到一個在村裏以描畫偉大的殉教者尼基達（Никита）和伊範·傅英（Иван Воин）出名的畫師兼小教

士那兒去。對於這一個叫做亞畢列斯（Апеллес）的，我懷着決心地想忍受一切試煉，我那時以為，試煉是跟任何學問不能分離的。我熱烈地想學得他的偉大的藝術，就是極小度的也好。但是，唉！亞畢列斯注意地看了看我的左手，斷然的拒絕了。他解釋給我聽，使我極度悲哀，我什麼才幹也沒有，甚至於做皮鞋和捏大餅的才能都沒有。

失却了一切的希望，甚至於做一個平凡的畫師也不成，我心碎地回到故鄉去了。我只好去承受一種樸實的命運，而我的想像却賦予它以純樸的誘力；我想做一個，像荷馬（Гомер）所說的，『做純潔羊羣的牧者』，這樣子可以背着人讀我偷來的那本印有花樣的可愛的小書了。但是我這也沒有成功。剛剛承繼到自己父親遺產的那個地主，他正需要一個靈活的孩子，於是衣衫襤褸的流浪學童套進了棉布外衣，土耳其式的袴子，終於成為室內的童僕了。

室內童僕的發明是屬於北聶泊河烏克蘭（Заднепровская Украина）的文明播揚者波蘭人的。外籍地主學來了這種童僕，像學一件非常聰明的發明一樣。在古時的哥薩克區裏馴服童僕是從小開始的——這跟拉伯蘭（Лапаландия^①）地方使快腿的鹿順從人意一樣……過去時代的波蘭地主所有的童僕，除了充僕役之外，還有充音樂師和舞蹈者的，童僕們奏些取悅巴恩（Пан）老爺^②的愉快的含着兩種意味的歌，這些歌是人民的繆斯神^③在以酒澆愁的時候作的。他們還走到巴恩老爺們的面前，像波蘭貴族所說的那樣，Сюды-Туды-Навпри-Сюды^④。醜擺架子的波蘭貴族的最新代表帶着啓蒙的傲然之感把它叫做烏克蘭民族性的保存，說這是他們的祖宗所特有的。我的地主是居住於俄羅斯的德國人，他對於童僕的眼光比較實際，他把我的民族性保存得成為他自己的樣式。他令我感到應該做的祇是當在沒有傳出他的聲

① 拉伯蘭 Lapaland，在歐洲極北，佔蘇聯，瑞士，芬蘭的北部，拉伯蘭人以鹿使役。

② 巴恩（Pan）封建時代波蘭貴族的尊稱。

③ 繆斯神（Muses）是希臘神話中司掌文藝的女神。

④ 這是波蘭語，意思是『這裏那裏的跳舞』，這跳舞是特指一種屈膝蹲身，跳動雙足的民間舞蹈。

音，命令呈上那豎立在他身邊的煙斗或者倒一杯水到他的鼻子前去之前，不聲不響和一動不動的站在前廳的角落裏。由於我天性的大膽，我破壞了主人的命令，輕聲哼着加達馬克（Гайдамак^①）的萎靡的歌和偷偷畫那些裝飾在巴恩老爺宅邸裏的神學校的圖畫。我是用鉛筆畫的，那支鉛筆——我可以一點也不慚愧的承認——是從一個賬房間職員那裏偷來的。

我的老爺是一個很忙碌的人：他不斷的一會兒上基輔（Киев）去，一會兒上維爾諾（Вильно^②）去，一會兒上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去，他拖我隨身跟着他，以便坐在前廳裏，做呈上煙斗和諸如此類的事情。我那時的境況不能說困苦：它不過現在使我覺得可怖和令我覺得像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噩夢罷了。大概，俄羅斯民族中有許多人對於自己的過去有時是像我這樣看法的。我跟着自己的老爺從這一旅館游歷到另一旅館，我利用着一切適當的時機，從牆上竊取木板畫，這樣便彙成了一套珍貴的蒐集。我特別愛好的是一些歷史上的英雄；像大盜索洛衛（Соловей-разбойник^③），顧爾聶夫（Як. Петр Кульнев^④），庫杜淑夫（М. И. Кутузов^⑤），哥薩克人普拉都夫（М. И. Платов^{⑥⑦}）等。不過，並不是佔有慾控制着我，而是一種不可遏制的願望，想儘力畫下它們的可靠的拷貝來。

有一次，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六日，我們正在維爾諾，巴恩老爺和太

① 十八世紀時稱哥薩克隊伍為加達馬克，意即軍人，他們曾於1733—34，1750—1768年暴動，反對波蘭政權，至十八世紀末才見消滅。

② 白俄羅斯城名。

③ 烏克蘭的傳說：索洛衛為盜黨的魁首，他的黨徒以鴛鴦，蛇行，獅吼之聲攔劫行人，後為伊利亞·摩洛密次（Илья Муромец）征服。

④ 顧爾聶夫（1763—1812），俄國名將，1808—09年對瑞典作戰。頗多功勳，嗣於劉邱（Люцен）之役戰死。

⑤ 庫杜淑夫（1745—1813），俄國名將，以戰敗拿破崙聞名世界，

⑥⑦ 普拉都夫（1751—1818），頓河軍隊的首領，曾參加戰敗拿破崙之役。

太們到所謂俱樂部（貴族的集會）去參加跳舞會紀念故皇尼古拉·巴夫洛維奇（Николай Палович）的命名日。家裏一切都靜下來入睡了。我在僻靜的房間裏燃點了一支燭，解開我偷來的財寶，從其中揀出哥薩克普拉都夫，着手虔敬地摹繪。時間不知不覺的過去。我已經弄到那些在那將軍的雄健的馬蹄附近馳騁的小哥薩克了，忽然我背後打開房門，那從跳舞會回來的我的地主人走了進來。他暴怒地扯我的耳朵，打我的嘴巴，倒並不是因為我的藝術，不（藝術他是不注意的），而是因為怕我燒掉了不單是房屋，而且城市。第二天，他命令車夫西陶爾加（Сидорка）着着實實的打了我一頓，這當然是熱心地執行了。

一八三二年，我十八歲，因為我的地主對於我做靈活的僕役的希望沒有兌現，他聽從了我的執拗的請求，把我簽定合同到聖彼得堡組合工場裏跟一個叫什麼舒拉亦夫（Шуряев）的匠人那兒去學習四年各式各樣的繪畫。舒拉亦夫的身上結合了斯巴達式的小教士，畫師兼助祭師以及另外一個相面小教士的一切性格。但是，不管他的三種天才的一切壓迫，我在晴明的春夜跑到夏花園（Летний Сад）去畫那些裝飾於彼得直綫建築物上的塑像，在這樣的場景中，有一次我認識了畫家伊範·馬克辛莫維奇·叔盛柯（Иван Максимович Сошенко），我跟他至今還保持着真摯的友誼關係。聽了叔盛柯的勸告，我開始用水彩畫來作寫生的人像。另外有一個同鄉朋友，哥薩克伊範·聶密寶林柯（Иван Немепоренко），我們的地主的家僕，他耐心地做我許多次不像樣的試作的模特兒，有一次，地主在聶吉寶林柯那兒看到了我的作品，它使他歡喜起來，竟開始使用我去給他纏戀的情婦們畫像，有時候他賞我一整塊銀魯布。

一八三七年，叔盛柯把我介紹給藝術學院會議秘書葛里戈洛維奇（Б. И. Григорович ●●），請求他解放我的可憐的命運。葛里戈洛維奇把我的請求轉給樹柯夫斯基（В. А. Жсукровский ●●）。樹

●●葛里戈洛維赤（1815—1877），斯拉夫通，著有「斯拉夫文學一瞥」，「斯拉夫文學經驗」等書。

●●樹柯夫斯基（1783—1852），俄國詩人，以譯席勒，巴倫等詩出名。

柯夫斯基先和我的地主講好了價錢，於是請白柳洛夫（К. П. Брюллов ① ②）寫一幅樹柯夫斯基的像，以使用私人的開獎方式把它出售。偉大的白柳洛夫馬上答應了，不久樹柯夫斯基的畫像已經由他畫好了。樹柯夫斯基在衛里亦戈爾斯基（Граф М. Ю. Вельегорский）伯爵的協助之下，舉行了抽籤開獎會，售到二千五百魯布的紙幣，用這個數目在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購得了我的自由。

從那天起，我開始在藝術學院上課，不久我成了白柳洛夫最喜歡的學生之一。一八四四年我獲得了自由畫家的稱號。

關於我的第一期的文藝經驗，我能說的祇是：它的開始也是在那無月的清明之夜的夏花園裏。烏克蘭的嚴肅的繆斯神和我那在學校裏，在地主的前廳裏，在旅舍以及城市中的寓所裏給生活所摧殘了的口味；好久的漠不相關着，但是當自由的呼吸把早期的童年時代所度過的貧困的教士生活的純潔無垢恢復到我的感覺之中來的時候，它，謝謝它，却在別一方面擁抱和撫慰我起來了。我第一批寫於夏花園的那些低弱的經驗，祇發表了一曲歌謠「普里慶那」（Причинна）。也像在它之後所作的詩，我現在並不感覺到要把這來傳播。描寫在這篇胡亂的文章裏來滿足你們的我的簡短的生活史，說老實話，結果比我所想的還要寶貴。失却了的年數是多少啊！凋謝了的花朵是多少啊！而用我自己的努力從命運那兒買來的只是不死。這幾乎是可怕地理解自己過去的生活。它是可怖的，它對於我更其可怖，因為我的親兄弟和親姊妹們，在我的故事中回憶他們是很痛心的，——他們至今還是農奴。是的，先生，他們至今還是農奴。

（ 玫 譯 ）

① ② 白柳洛夫（1799—1852），著名畫家，以「古城末日」一畫出名。

派斯托夫斯基
(К. Паустовский)

達拉斯·謝夫成果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往日，人們常常能够在烏克蘭原野上碰見穿着杜布襯衫和外袴，背上駝着背囊，赤着足，年青而又羞怯怯的牧羊童子們。背囊是用來安放一塊短而厚的麵包和一薄片脂肪的，不過常常它們之中除了一塊乾麵包的硬外皮和一把用來把蘆葦削成哨子和牧羊人的烟管的鋸齒狀的刀子以外，別無他物。有時候，在背囊中，會發見曬乾的甲蟲，破裂了的馬蹄鐵和一小塊一小塊的打火石，會發見一切牧羊童子們的，大致是幻想的，在成人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各種奇妙遊戲的簡單玩具。

達拉斯·謝夫成果在他的幼年時代就是這樣一個用繩子把一個陳舊的背囊懸在他肩上的牧羊童子。

他的童年跟許許多多其他別的沉迷在他們自己的夢裏的年青而又羞怯怯的牧羊童子們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達拉斯以一八一四年生在基輔省，茲衛尼高洛德縣，基利洛夫加村，一個叫葛里哥利·謝夫成果的農奴之家。

他一家是隸屬於一個名叫恩格爾赫脫的地主的，他，照他那些公平的同時代的人所說，是一個自大和卑鄙的野獸。不幸地，這個不足取的人有着一副鐵腕，使謝夫成果一直到死前回憶起來，還是帶着憎惡。

他的母親在達拉斯八歲的時候死了。他的父親，搬到基利洛夫加村之後，和一個有着好幾個孩子的寡婦結了婚。達拉斯開始過那種失去了母親的飽含着悲苦無處可訴的生活。就在這樣早的年紀他已經開始對藝

術發生了興趣：繪畫開始支配了他的思想。他把幾張紙頭湊成一本簿子，在這上面繪着彩飾和花朵。

不久以後恩格爾赫脫帶了達拉斯，和其他的僕人一起搬到首府，聖彼得堡去。

在這兒他把達拉斯送到一個名叫舒拉亦夫的「屋內裝飾家」那兒去攻讀，那個人有一間畫室和玻璃板的建築物。

黃昏時，回到舒拉亦夫的頂閣去的時候，達拉斯總要漫步踱進夏公園繪畫，那遠在依利薩白皇后時代就放置在那兒的大理石雕像。

就在這樣的一個黃昏，叔盛柯，藝術學院的一位先生，在這公園裏走過時，看見農神雕像前的一隻顛覆了的畫家提桶上，坐着一個孩子。叔盛柯走近這個孩子的身邊，他轉過身凝視着這個新來者，同時急遽地把一些東西塞進他的罩衫。

『你在這兒做些什麼？』叔盛柯問道。

『喔，沒有什麼，』這個孩子窘迫地回答。『我不在做什麼……我只是工作回家，中途走進這公園的。』

叔盛柯靜默不作聲了。

『我在繪畫，』這孩子含羞地低聲說。

『讓我看，』叔盛柯說。

這孩子便把摺皺了的農神雕像速寫畫給這藝術家看。速寫畫不壞。

叔盛柯把他的住址給了這個孩子，並且堅持要他在星期日帶他的繪畫去看他。

這次相遇是謝夫成果生命的轉機。叔盛柯是發見這顆『藏在農民外衣中的金剛鑽』的第一個人，後來他常常這樣稱呼謝夫成果。

就在星期日那天，達拉斯去拜訪叔盛柯了。從那一天起他把他的一切餘暇時間全部消磨在叔盛柯的工作室裏。他在那兒遇到了當時聖彼得堡藝術圈內的一粒卓越之光卡爾·白柳洛夫。

白柳洛夫告訴詩人樹柯夫斯基和音樂家衛里亦戈爾斯基關於這個有天賦之才的烏克蘭少年的事情，他們三人決定把達拉斯從農奴中贖身出來。爲了達拉斯的自由，跟恩格爾赫脫的一場可怕交易便開始了。

他的日子充滿了苦痛。他的思想徘徊着，絕望如同冷鋼一樣洞穿着

他的內心。達拉斯不能忍受這種緊張並且發了一場猛烈的熱病。

叔盛柯到他住着的醫院去看他。達拉斯在他的床上坐起來問道：

『真的嗎？』

『什麼真的，達拉斯？』

『真的你……我是……』達拉斯口吃地說，而又墮入了沉默。他怕說出這最後的字眼，這不能相信的字眼：『自由了。』

『真的，達拉斯，』叔盛柯說。

謝夫成果面伏在細草墊上，開始啜泣了。叔盛柯從袋裏取出『解放證明書』，遞給謝夫成果。他一遍一遍地讀它，吻它，把它藏在枕頭下面。



此後當他在藝術學院攻讀的那幾年是他一生中間最長快樂的時期。

達拉斯第一次聽到了悲多汶，海頓和莫札爾特。他愛音樂。音樂常常使他記憶起他那可愛的烏克蘭。當他諦聽這變化繁多的，美麗的音樂時，他的美好和諧的烏克蘭又在他面前浮起了。他渴望看到他的鄉土。思鄉病的激烈的巨浪激蕩過他的全身，開始養成了一種病態的特性，在這當兒，他將把烏克蘭的詩歌匆遽地寫在殘角碎片的紙上面。在他的內心，詩跟他對於繪畫的迷戀作着鬥爭。在那時候詩已經變成了他的『奇怪的和難以抑制的天職』。就是在那時候他寫成了他的著名的『思想。』

在那時候謝夫成果正替名叫馬耳托斯的寶爾塔華地主畫着肖像，他到他的屋子裏來坐着讓他作畫。一次，馬耳托斯在地板上看到一張草率書寫的紙片。他把它檢了起來，發見它寫着烏克蘭的詩句，它們的明白易懂的文字，它們的和諧的音節，和對於烏克蘭命運的憂慮與悲痛，使馬耳托斯大為驚奇。這是『達拉斯之夜』詩中的摘錄。

『這是什麼？』馬耳托斯問道。『誰寫的？』『我寫的，』謝夫成果不願意地回答說。『這是沒有價值的東西……在我內心苦悶的時候我就開始亂塗一通。這些東西我多着呢。』

謝夫成果從他的床下面拖出一隻籃子。籃子裏塞滿了一張張撕碎了、摺皺了的、上面滿塗着大而不整齊的字跡的小紙頭。

『這全是我的寶貝，』他說。『連魔鬼的腿都會在這兒折斷的吧。』

馬耳托斯開始探索着這些手稿，這時謝夫成果困惑地傍觀着。這些手稿是這樣地雜亂無章，馬爾托斯竟無法把它們整理出頭緒來。他離去時把它們帶走了。

可是他沒有一直回到家去。他走去看烏克蘭作家格里本科。他們在一塊兒把手稿分門別類加以整理並且誦讀着，立刻兩個人都墮入了沉默。他們一直震動到內心深處，因為他們是第一個發見這位偉大的民族詩人的人，這詩人的技藝和民衆的苦難與呼吸這樣完整無缺地束縛在一起，很難能察覺到它們是由一個人所寫成的，而不是由整個人民——許多年來沿路漂泊，流離顛沛經過節日的市場和烏克蘭的原野的整個人民所組成的。

馬耳托斯十分難於得到謝夫成果的許可把他的詩作合成單行本的書籍出版。可是它終於在「琴師」書名下在一八四〇年二月出世了。不久以後，又有兩首詩：「卡吉林娜」和「加達馬克」以單行本出現了。

整個聖彼得堡紛紛地談論着這個新農民詩人。「琴師」的出現在烏克蘭造成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人們熟記着它，大聲呼喊着它，並且當作前進有價值的稀世之珍一樣把它珍藏在他們的皮箱裏面。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前烏克蘭農奴的自由呼聲會從遙遠的北方聖彼得堡轟傳開去，並且這呼聲會像窮人的哭喊，像要求從奴役中釋放出來的呼喚一樣響遍全國。



謝夫成果渴念他的鄉土，渴念那些熟識的屋子，渴念他的烏克蘭大革命草原和他的可愛的聶泊河。當他在回家去的路上，越過莊嚴而美麗的聶泊河時，他被警察們所攔住并逮捕了。這是一八四七年四月五日，從那時起，警察們常常迫害着這偉大的烏克蘭人民的民衆保護者。可是長時期的放逐和飄泊，在他被禁止寫作或繪畫的時候，並不會擊破這個年青的詩人的意志。

沙皇尼古拉在判決謝夫成果放逐的判決書上寫着如下的字句：『予以最最嚴密之監視，不准寫作或繪畫。』這甚至使憲兵們都大為驚奇。對於謝夫成果這是與死無異的。藝術家的雙手被束縛住了，詩人的口被

塞住了，並且被投進一個狹小的，團團守住的放逐生活中。他簡直每樣事情都被迫害了，——他的詩，繪畫，思想，在軍役中穿民服。可是這種可怕的生活堅強了他，並且在他內心產生了一種對於奴隸制度猛烈的憎惡。他等待真理的到來，一心一念祇是思索真理。他渴望「至少在他的睡夢中」看到「真理的太陽。」沙皇政府畏懼這個聰明慧眼的人。他和人民之間的聯繫，他與烏克蘭人民的結合，他那滲透了烏克蘭人民的夢想的詩，使得專制政體驚嚇。在一八五七年，尼古拉死後二年，謝夫成果憑藉他的聖彼得堡朋友們的斡旋，得到了自由。

謝夫成果又回到聖彼得堡了。從清晨直到深夜，他的房間總是充滿了友人。他們強拖他上戲院，上馬戲班，上隱遁者的菴舍，上各種不同的藝術展覽會去；他被請去和朋友們一起出席盛大的宴會和快樂的社交上的雅集。這種無險束的放恣的狂歡生活迷亂並且困乏了謝夫成果。他時常躲開他的朋友們，孤獨地在城市中徘徊，重訪那些熟識的地方，追憶他的青年時代。

他的放逐結束了。他是在聖彼得堡。他的自由沒有限制似的。可是他達到他渴望的目的時却身體衰弱了。在他回去的路上，在伏爾加，在尼士尼·諾伏哥洛德，在莫斯科他依然支撐得住，祇是在聖彼得堡他才真地體會到了他的放逐和收容所已經對他做了些什麼。醫生發見他的體質是「過早和永久的暗傷了。」

他的體質的衰弱在這時候特別激怒謝夫成果。在聖彼得堡他遇見了巧爾納歇夫斯基，革命的俄羅斯德謨克拉西的偉大代表，並且與他結成了知己。謝夫成果參加了那時候最前進和進步份子的圈子，那些人都團聚在「同時代人」雜誌的周圍。謝夫成果把他的整個生命，把他的一切思想，和那些人民結成了一體。

可是老年行近了，跟着老年的行近，渴望去拜訪一下他的故鄉，他的烏克蘭，生活在一所清潔的，小的農民草屋裏，讀讀書，寫寫詩，鑲刻些美麗的雕刻的意念也行近了。

謝夫成果思慕他的烏克蘭，他也想出版他的「琴師」，可是當局一樣都不許可他。

然而，化費了極大的困難，他獲得了許可去拜訪他的故鄉。一八五

九年夏季，謝夫成果回到了他的弟弟和妹妹所居住着的，他的基利洛夫加村。

他的妹妹認不出這位遭難，年老，呼吸艱難的人就是他的哥哥達拉斯。生活在基利洛夫加村對達拉斯異常苦痛。他在他的整個奴隸家族中是唯一的「自由的人。」

得了重病，他不得不回到聖彼得堡。雪雨降臨到了這座城市。在這雪雨中間，尼瓦河冰點的寒冷下，在睡着的石頭大廈中間，在一間閉塞不通氣的，帶着濃密的酸味和藥味的房間裏，在一間被夜的脹着的老人黑暗將它和世界切斷的房間裏，坐着和窒息着這個寂寞的，被水腫所膨，悲悼着他的衰頹生命；一個年紀未滿四十六歲的老人。

在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早晨，謝夫成果呼喚照顧他的老兵，命令他整理房間，便向他的工作室走去。在門口他停了下來，發出了一聲短促的呼喊，沉重地跌倒在門檻上面。

二三小時後，他安靜和莊嚴地躺在他的房間中的桌子上，上面蓋着一層白被單。細蠟燭在他的頭邊聲訴。照耀着這被放逐的勇士和偉大的人民詩人的受苦的容顏。

在那一天，整個烏克蘭都陷於悲愁和哀慟之中，就連太陽照射在他那所愛的土地上面也是毫無光彩似的。

(康芒譯)

羅 果 夫
(Вл. Рогов)

謝 夫 成 果 日 記 鈔

(ИЗ ДНЕВНИКА Т. Г. ШЕВЧЕНКО)

在烏克蘭偉大詩人的文學遺產裏，其顯要的位子是屬於達拉斯·葛里戈利亦維赤從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二日至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三日所作的日記。日記的大部分是關於謝夫成果放逐的時期，和從放逐返回彼得堡的最早幾天。在這相當巨大的文獻裏，以驚人的力量描寫沙皇獨裁制度怎樣把這位詩人藝術家放逐到奧倫堡（Оренбург ●）草原和謫作普通兵士，藉以不僅毒害詩人的叛亂思想，並且在總的方面荒蕪偉大人文主義者，爲自己心愛人民而戰的戰士的心靈。從日記裏所摘錄出來的幾行憤慨之詞，可以使人充分想像出這「無情審判官的狂信」。

謝夫成果在他的日記裏寫道：「假使我是無賴，是吸血鬼，那末對於我，處死刑，實在要比想法把我流放到奧倫堡軍團去當兵要好得多。……而且除了這一切之外，還禁止我繪畫，奪去我可憐生活的最寶貴的一部分。就是由撒旦自己當審判長的法庭也不會做出這樣冷酷，這樣非人的判決。但是沒有心肝的判決執行者却用了使人憤慨的準確性來執行判決。異教徒奧古斯特（Август ●）放逐那崇（Овидий Назон ●）

●在蘇聯東南部烏拉爾河上的城名。

●羅馬皇帝，生於紀元前30年，歿於紀元後14年。曾擊潰羅馬共和黨。武力保衛羅馬奴隸主政權，征討歐洲，直達多瑙河。

到蠻荒的游牧人中去，也沒有禁止他寫作和繪畫。然而基督教徒尼古拉（Николай ①）却把我這兩件事都禁止了。兩個都是劊子手。」

只有戰士詩人的偉大力量才能够抵擋得住這樣野蠻的懲罰。被放逐之後，謝夫成果以更大的力量鞭撻「俄羅斯之土的專制主人」。

詩人一生是，甚至於在奧倫堡放逐的黑暗日子也是崇高的人文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他爲反對俄羅斯專制制度而鬥爭，他愛俄羅斯人民。

他的「雅洛斯拉夫娜之哭」（Плач Ярославны ②），「高加索」（Кавказ ③），和比較早期的「異端者」（Еретик ④）以及許多別的詩作都顯示詩人竭力主張「俄羅斯帝國」各民族像兄弟似的團結起來，並且主張斯拉夫民族的血統的結合。很可以作爲特徵的是：謝夫成果是爲了烏克蘭新拉夫派基里洛·密福地亦夫（Кирилло-Мефодиев）祕密團體的案子而被捕和放逐的。在放逐時期中，畫家謝夫成果會畫幾幅表現當時被虐待的基爾基士哥薩赫民族生活的圖畫，詩人謝夫成果會寫幾首模仿哥薩赫民間傳說和歌謠的詩作。

① 羅馬詩人，生於紀元前43年，死於紀元後17年，才華過人，著作繁多，上半期多戀愛作品，後半期都是神祕著作。

② 此處指尼古拉一世（1796—1855），俄羅斯的暴君，曾撲滅十二月黨暴動，窮兵黷武，連年和波斯，土耳其交戰。

③ 謝夫成果自俄文譯成烏克蘭文的一首詩，爲十二世紀俄國名詩「伊哥爾公爵出征吟」（“Слова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中的一段。這是俄國古代文學最著名的作品，作者姓名失傳。

④ 謝夫成果的「高加索」一詩和「夢」，並稱爲政治性最強烈的作品。謝夫成果是用它們來向高加索人民號召鬥爭到底的，因爲「真理是你們的，光榮與神聖的意志是你們的」。詩人不僅用被壓迫的烏克蘭人的名義發言，他並且也談到帝俄其他少數民族。

⑤ 「異端者」一作「伊凡·古斯」（Иван Гус）。古斯是十四世紀末和十五世紀初捷克民族革命和社會運動的領袖。「異端者」一詩是獻給捷克民族運動的著名活動家沙法里克（Шафарик）的。這作品是謝夫成果同清斯拉夫民族爲反對當時（也像今日一樣）德國侵略政策的解放運動的文件。

謝夫成果的日記全文在十月革命之後，才由烏克蘭學術院於一九二七年出版，在這日記裏我們可以找到這位「琴師」（Кобзарь）的作者的國際主義的極度流露。當謝夫成果從放逐處於一八五七年九月六日乘伏爾加輪船「派薩爾斯基公爵」（Князь Пожарский）號回來的時候，他寫道：

「在船長的艙房裏，我看見地板上有一張摺皺的紙，是老桂識『俄國廢兵』（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裏的一張，把它拾起來，因為沒有什麼事做，便讀上面的小品文。裏面說到中國的暴動者，說到暴動者領袖洪^①在誓師進攻南京之前所作的演說。演說是這樣開頭的：『上帝與我們同在；妖兵能奈何我們什麼。這些滿清官吏是聽候屠宰的肥牲胖畜，只配給我們至高無上，唯一真神的天帝做犧牲』。關於俄國的貴族，能否快些也高聲說出這樣的話呢？」

在這段日記裏，震響着烏克蘭叛亂詩人對於歷史上被稱為太平天國的中國民族運動的永不沉默的呼應。這一呼應的歷史意義，我們可以用詩人自己的話來說：「世界需要鍛冶沉重的斧背，磨快鋼質的斧口。喚起睡着的意志」。

詩人的幻想，就是高聲的說出關於頭頂皇冠的劊子手政權的神聖的真話，早已實現。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並且回答了詩人的另一個問題：「狂暴的兇手還要統治我們好久嗎？」——這是苦惱了偉大烏克蘭琴師一生的問題。（羚譯）

①按係指洪秀全。

遺 囑 (ЗАПОВІТА) 謝夫成果作
尖 岩 譯

我一死——就把我
葬入墳墓，
親愛的烏克蘭原野曠蕩，
我在這曠野裏安躺。

因此田野可以飽覽無遺，
聶泊河和險峻的峭壁
也可以看見，更可以聽到
怒潮怎樣的在奔騰咆哮。

它怎樣的從烏克蘭
把一切敵人的血污
逐入蒼海，——那時我
就撤下了田野和高山，

捨棄了一切，羽化登天，
飛到上帝的大門前
祈禱神明。從這時起
我才知道有上帝。

埋掉了我，
奮身起來掙破鍊鎖。
用兇狠敵人的血液
灌溉自由。

在偉大的家庭裏，
在自由的新家庭裏
可別忘了我，
想想我的婆心苦口。

Позовите, матушкины
Кандавы полаты
И брашно злого правдо
Волы окрестны
И мена в селу велику
Во селу велику нову
Назадуйте матушкины
Назадуйте матушкины



25
Дондупа
1945
by narodnaya

謝夫成果名詩「遺囑」的一部分原稿。

謝夫成果
(Т.Шевченко)

夢
(СОН)

她在老爺的田裏割麥——
悄悄的跑往一堆麥穞——
不是去歇腳，雖然已經疲乏，
是到那裏去餵小孩。

孩子躺在蔭下哭叫，
她把他襁褓解開——
餵他，哄他，撫愛他——
不覺自己也倒頭睡着。

她做夢，夢見她的伊凡，
他生活美滿……漂亮，富有……
看上去，他是討的自由人做老婆——
因為他自己也得了自由……

他們倆面帶笑容，很愉快
在自己的田裏割小麥；
孩子給他們送飯來……
那女人不禁笑逐顏開。

但她忽然醒來……心痛如絞！
趕快把小孩包好，
拿起鐮刀——趁管事的沒來
快些割完派定她的麥穡。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三日——

附 註

詩題「夢」一作「割麥女人」，謝夫成果作於一八五八年。這裏的中譯是根據著名詩人普列斯赤夫的俄譯。詩人普列斯赤夫（А. П. Плещеев, 1825—1893）在俄國詩壇以民間歌調和熱情抒情詩聞名。他的創作中最有名的一首詩是用這樣的句子開始的：

向前，不用懼怕，不用懷疑，
朋友，去作英勇的偉蹟……

「夢」由普列斯赤夫譯成俄文，並不是偶然的。在這首詩裏除了幾行關於母親餵子的抒情詩句之外，並以非常的力量傳達賣身農民份子的無法無天的苦況。我們注意，那做割麥女人的母親做夢，夢見她的丈夫已經做了贖身的「自由人」，他丈夫的妻子也是「自由人」。這裏的「自由人」一字是和農奴一字對襯的。農民也和土地與牲畜一樣，屬於地主的叫做農奴，

不屬於地主的叫做自由人。俄國地主的農奴權於一八六一年經沙皇下令取消，但土地仍在農奴手中。關於取消農奴權，列寧曾經說：俄國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那就是說失去了土地。從農奴制度中解放出來的農民仍舊處在地主和這時出現的富農的羈絆之下。俄羅斯，烏克蘭，以及其他各民族直到蘇維埃政權時代，當所有土地都從地主和富農手中奪下收歸國有，交給社會主義消費組合的集體農場永久使用之後，才真正成爲自由人。在謝夫成果時代，這僅僅是幻想的夢，今日才成爲事實。

托爾斯泰
(Л. Толстой)

申格拉平之戰

(ШЕНГРАБЕ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戰爭與和平」的未定稿之一)

(Один из вариантов “Войны и Мира”)

列夫·托爾斯泰 (Лев Толстой) 對於描寫戰爭超羣的寫實主義是由於作者對於自己的作品從事無比，完長，頑強，而又刻苦工作的結果。例如俄軍國外進軍的描寫，托爾斯泰校閱了十三次手稿和校樣。申格拉平之戰——戰鬥時，照拿破崙的說法，「若干俄國營表現無畏精神——的情景，托爾斯泰是用非凡的藝術力量和深度描繪的。這是英勇的戰鬥，當時巴格拉基翁 (Багратион) 四千人的隊伍對抗法國四萬人的大軍。描寫申格拉平的幾章托爾斯泰曾改作了不下八次之多。發表在下面的一段是這一描寫的最初未定稿。這一片段是從現在準備付印的「戰爭與和平」手稿中取出的。

當巴格拉基翁回到先鋒隊時，砲聲從四面八方震響，打斷劈劈拍拍的槍聲。底下鋪着硝煙，左右看得見敵人的縱隊。就在他早上還在那裏用早餐，就在那孩子們在他近傍玩砂子的申格拉平之前——就在那糞粥的申格拉平的前面，大隊敵軍已經在那裏漫山遍野地黑壓壓的了。現在死神躺在那孩子們會在那裏遊戲的和平鄉村與事先絕未重視的，放着我們四尊大砲的偶然地方之間。巴格拉基翁就是向那地方走去。巴格拉基

翁是從庫杜淑夫（Кутузов）那裏趕來的，一直騎着那匹他所寵愛的禿頭的，高加索馬。他沒有像他的副官們所期望的那樣疾馳。他愛惜馬，認為牠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雖然時光是遲了。他的臉上寫着嚴肅的鎮靜。或者他什麼都明白了，並且什麼都決定了，或者他一點也不明白，但仍舊決定了。他決定，不會有兩次死亡，但死要死得得當。鎮靜，端莊，明朗（這一定是從這決定中發出的）是他表情的特點。他的後面跟着隨從副官，傳令官席姆楚靜（Жемчужин）和軍需官，他是個穿文官外套的文官，帶着決活的，非戰時的面色，在堅硬的哥薩克鞍子上摩擦着他的膝蓋，成爲席姆楚靜的主要注意物。當一顆子彈在他們的頭上飛過，鑽進他們後面的地裏時，巴格拉基翁停下馬，用那種美麗，平穩的高加索馬步，那赤爾克斯（Черкесс）馬所走的那種步法走着。隨員的臉色變了，大家嘴巴和下巴的附近顯出着急的綫條，就是每個人在控制的情緒下竭力想掩飾的着急。席姆楚靜繼續嘲笑那不善騎馬的軍需官，軍需官爲他擦傷的臀部訴苦，隨從副官映一映眼，回顧一下，不睬子彈，仍舊有着深思冥想的模樣。巴格拉基翁依然是一副早已預見到一切，絲毫不以爲奇，並且老早，老早什麼都已決定了的臉相。

是一個陰暗，潮濕的日子，已經三點鐘了，而烟霧在遠處，和灰色的地平綫契合起來，遮去了軍隊的行動。在間歇射擊中，巴格拉基翁冒着砲聲，沿着收割過的玉蜀黍田走到彈藥車跟前，大砲在這裏拖過，壓着藁黍，留下最初的幾道深深的痕跡，他在這地方停下，看看依附着彈藥車和砲車的隨員和傳令兵，他們似乎爲了避開常常在這裏飛過的子彈而縮作一團。

「誰的中隊？」他說着，向兵士一瞥。他說：「誰的中隊？」大家看了他的淡泊鎮靜的臉，都明白，他是說：

「你們不再胆怯麼？假如胆怯，就看着我吧。」大家明白了。可是爲了禮節，一個砲兵下士愉快地跑來，說道：

「二等大尉吐琛的中隊，搬運彈藥的第二號，」說完，便跳着跑到彈藥車那裏去。

「加點熱力，在司令官面前加點熱力，」他笑着說道。

「這樣的！」現在似乎是以巴格拉基翁說，他用善於騎馬的老騎者的

方法，微微動着兩腿和韁繩，驅馬行走，那馬豎起耳朵，比平時更大胆的載着騎者，走向砲隊跟前。軍需官在拖着車子的馬上縱轡緩行。

「油加足了吧？」席姆楚靜還是問着。

在砲車和彈藥車的前面，在斜坡上頭，從砲車上卸下的四尊砲在自己深深的痕跡上躡立着。靠邊的一尊剛剛鳴響，射擊聲使大家震耳欲聾，在那被濕風帶到我們這裏來的硝烟中，可以望見砲手，在同一瞬間使盡力量，抓住砲，又推到原地方去。吐琛是一個矮小，僵僵，軟弱的人，制帽戴在後腦上，站在大砲旁邊，顯然竭力使自己裝出漠視一切的樣子。他不能拖出砲架。

「啊，見鬼，」他不悅地說道。兵士們是萎靡不振的，當巴格拉基翁走近來的時候。吐琛認為事情是無望的，但却用盡所有力量在走近前來的長官面前顯得沉着。看了看巴格拉基翁，他快樂起來了。看了看他，兵士們也快樂起來了。吐琛伏在大砲上瞄準。

「再，再過來一點，」他說道。「這鬼東西！太過去了，」在司令官走到他跟前來的時候，他說着和他自己不相稱的，勇敢的話。左翼另外一尊大砲鳴響，使人窒息，使人耳聾，吐琛驚抖一下。

「你向誰開砲？」巴格拉基翁問吐琛道。

「我是這樣的，閣下。」他用他那非軍人式的，不敏捷的姿勢立刻把手舉到帽簷跟前，走到巴格拉基翁跟前。

「想稍稍加以把這步兵包圍，閣下，」他說着，勇敢地又開一隻腳。在這一瞬間，一顆子彈在近處飛過。吐琛彎下身子，但微笑着，立刻又又開了腳。

「當心你的皮。得打到你身上，」他說着，大胆地發號令：「第二砲，」但他雖然大胆，在發砲的時候，却像女人似的發抖。

「唉哈，包圍起來了！」他說着，窺探一下本來在牧場上的軍隊，又重新集合到村子裏去，並且每分鐘彎下身子。

「畢爾足夫(Перцов)！」他叫道，「打呀，弟兄。」他把自己的舌頭移到左面去，咬它，扭歪他那柔弱的嘴巴，走向大砲的左側，跌倒了又爬起來，輕輕的微笑。巴格拉基翁命令向步兵發射榴彈。砲手悉悉索索的把燃燒彈向村子射去。

「這樣可很重要。閣下，你發這命令麼？……」

「好的，你試試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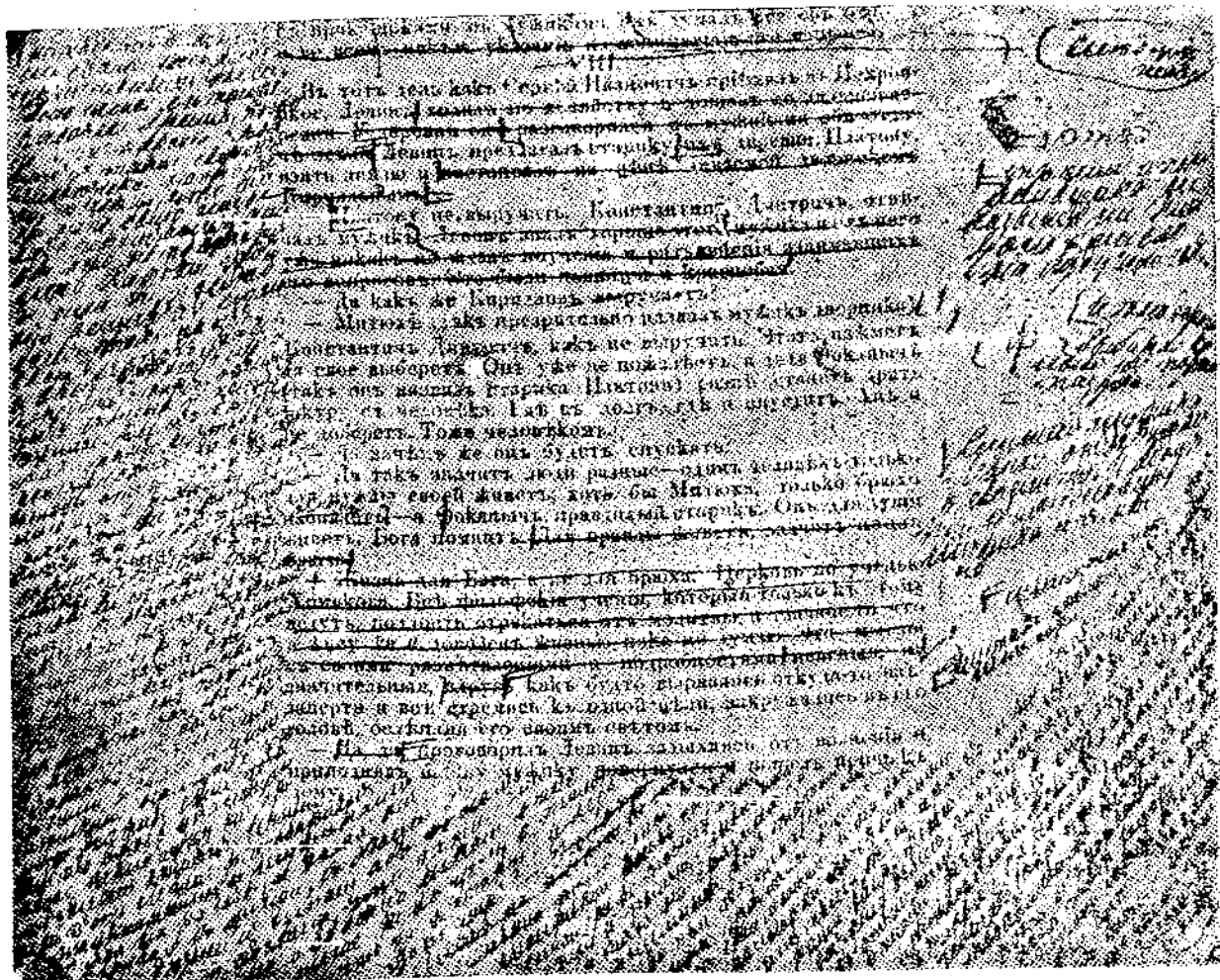
這副官轉臉對巴格拉基翁。

「閣下，進攻右翼，擲彈兵大概會打掉砲隊的。請發退却令，閣下，發吧，」他用惶恐的聲調說。

「老是退却，等一等，小兄弟。來，小兄弟，環顧一下，小兄弟，」巴格拉基翁說，望着左面像一堵牆似的，推進着的，用大砲對我們步兵接連射擊的擲彈兵。巴格拉基翁吐一口氣，像剛醒來的人所做的那樣，開始環顧。從巴格拉基翁所站立的山上，可以望見一切。前而，對面的底下，橫臥着申格拉平，法國步兵企圖但不能從這裏走出，在他面前的路上射手在交相射擊。副官所指的右面，是已收割的穀田，穀田上佈着砲兵，他們循着斜坡下去，躲進葉子已落的，高聳的橡樹和樺樹林，穿過樹林，是通到格隆特（Грунт）村去的村路。在這條路上，有六個獵槍隊和基輔（Киев）擲彈兵隊（兩個字不可辨認），背向着吐琛所看着的樹林。在砲兵附近已收割的田裏，在黝暗的樹林中，可以看見我們的龍騎兵站在步兵背後。看得見他們怎樣騎上馬去。法軍，繞過申格拉平，走向分布在樹林前面的步兵，並向之攻擊。這是蘇里特（Сульт）的支隊，他一定會被 ecraser（註）的。看得見步兵怎樣擾動，一中隊接着一中隊的開出，以加強前面的連絡。從左面的山腳下，沿着小河有一條大路的地方有幾塊草地，在這些沿河乾涸的草地上，可以看見我們的步兵團，一部份被山遮隔，一部份在左翼的極邊可以看見。保甫羅格勒（Павлоград）的驃騎兵在一個小村子附近閃着紅色。那邊還沒有開始進攻。但巴格拉基翁還沒有來得及看右翼，在小河那邊遠遠的地方，在軍官們早上去喝酒的驛舍左面，出現了一隊騎兵，在越過驛舍旁邊的小橋。

「閣下，」軍需官指着左面，對副官耳語道，「那裏也抄襲着，」他指左面。副官並不回答，看了看，也同樣耳語地把這報告給巴格拉基翁，好似很重要。巴格拉基翁看着，他的神氣好似是他自己命令這樣做的，於是派遣副官帶着命令到左面去，他則誇步向右。在出發之前，他

（註一）意為被壓倒。



「安娜·卡列寧娜」經托爾斯泰校改後的校樣，由此可見托翁對於自己作品再三修改的情形。

命令在中央——就是駐着砲隊的地方——指揮的司令官，退向格隆特，他指指後面的村落。副官提醒吐琛，讓砲隊走在前面，因為渡口不好。吐琛祇是說：「知道了」，守候着發往村子的第一顆燃燒彈。

「不要愛惜，」他對躺在兩旁的擁擠着的和搬運傷兵的步兵們說。巴格拉基翁往右走。在猛烈的砲火下，——砲火可怕地加強起來了，步兵成羣的在樹林前面抬着傷兵，面色蒼白的在轟炸之下站着。

巴格拉基翁把年老的團長招呼到跟前，他的白髮耀着彈火，很是奇異。團長離開了。

「不要抬運傷兵，」他對中隊長說道。

「往那！停下來！」巴格拉基翁叫着，直奔到跑着的胖子的K。中隊長跟前。K。被帶去了。

「立停，向後轉！」兵士們出驚的立停，И. 也站住。

「你預備，」巴格拉基翁活潑地叫道，「逃開戰綫嗎。」立停的中隊跑散了。兵士開槍射擊。

裴爾庚(Белкин)用優美的步子跑去，用手推開射擊着的兵士的槍。戴着帽子的擲彈兵用全速力在斜坡下面跑近前來。這樣要看到他們。

「大人，發命令吧，」砲手說道。

「胡說，不要開槍，」裴爾庚大聲叫道。前面已經看見睜細着眼疾走的軍官。他匆匆一瞥，環視一下，聯隊也跟他跑來。不知是誰在發令之前射擊，於是全排都開火了。擲彈兵跑到後面去，祇有一個人連馬一起騎在已收割的田裏。從樹林後的側面，聽見有脚步聲，龍騎兵隨在法國擲彈兵的後面，在步兵隊面前跑過。但在這一瞬間又聽見右面有槍聲。並不請求命令，裴爾庚的中隊便跟着一起向他們衝去了。法兵前進着，俄兵前進着，愈走愈近了。裴爾庚很英勇，但突然一槍，裴爾庚倒下了……

一個鐘頭之後一切平靜了，法兵停下了。巴格拉基翁退着，並不開火。光榮的退却完成了。

(羣 譯)



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跡

柯勒勃可夫教授
(П. Коробков)

亞力山大·蘇伏洛夫 (АЛЕКСАНДР СУВОРОВ)

自從亞力山大·萬西里亦維赤·蘇伏洛夫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
льевич Суворов) 誕生 (1730年) 以來已經兩百多年了，自從他逝世
(1800年) 以來也有一百四十多年了。這是不是可以算是一個使人遺忘
的時期，或者，至少限度說，因為這樣遙遠的退居在歷史的遠景裏，是
已與現代失去生活聯繫的時期呢？

然而蘇伏洛夫的名字，他的武功，他的整個外形，現在對於我們却
比生活在百年之前的那代人更加親切，更加尊貴。我們更瞭解他，所以
我們也更加看重他。我們把他作為我們偉大的祖先之一，作為祖國之光
榮的保衛者，天才的統帥和軍事訓練家，——現在還在把「勝利的科學
」教導我們的軍事訓練家來紀念。

蘇伏洛夫的聲望可以和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的聲望相比。蘇伏洛夫也像普希金一樣，是俄羅斯民族創作天才的最輝煌的表現；這兩個出類拔萃的俄羅斯人，每一個都在他自己藝術的領域裏達到了最高峯。他們所走過的道路，是深含民族意味的。代表俄羅斯民族民族性格之特徵的才能與資質都薈萃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是俄羅斯民族精神力量的表現者。他們的偉大性和生命力的基礎便在這裏：他們在俄羅斯民族中是不朽的。

蘇伏洛夫的全部統帥事業是為祖國服務。正像他們所說的那樣，他的軍事成就的唯一目的是俄羅斯的國泰民安。他是在「祖國的光榮」中看到「自己聲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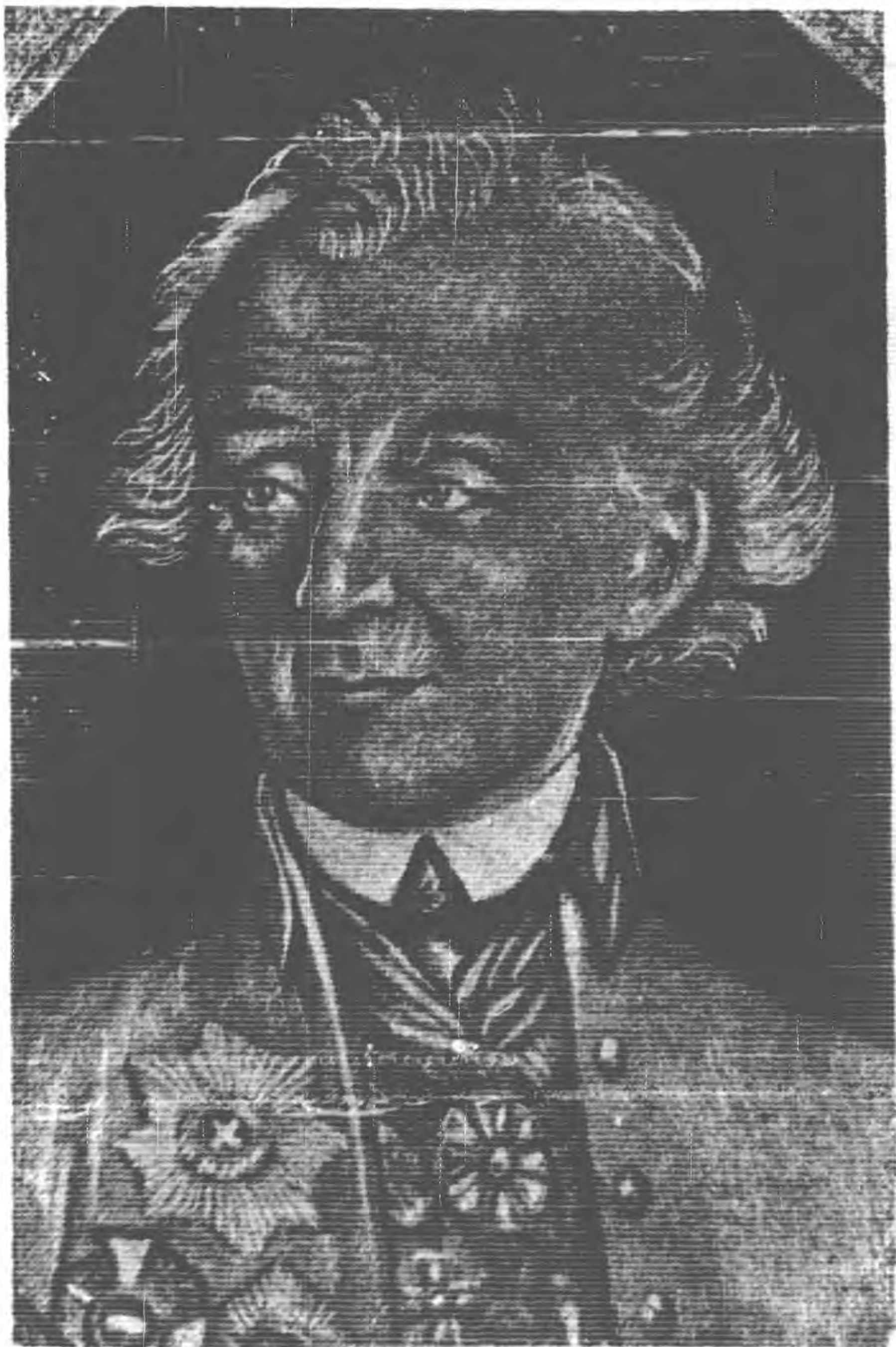
以他所訓練的「神勇」軍隊為首的他那些光榮進軍的收獲是永久不會被遺忘的。他在歐洲高抬俄羅斯的聲譽，他訓練出了這樣的兵士和這樣的軍官，由他的高足庫杜淑夫（М.И.Кутузов）領導了這些官兵，在蘇伏洛夫逝世之後，不僅把那奴役着整個歐洲的拿破崙從我們土地的疆界裏驅逐出去，並且還把所有被拿破崙征服的各國和各民族從他淫威之下解放出來。



蘇伏洛夫自覺的生活是在鄉村的田野開始的，在他父親，彼得大帝（Петр I）小門生之一的樸質的地主的家裏。和農奴兒童們所作的遊戲，聆聽偉大祖國往史的民間傳說和故事；貪慾的閱讀蒐集在他父親相當大的圖書室裏的，當時被推為不朽的作品；先是獨立的，後來則是在父親領導之下所進行的這孩子最為神往的軍事學的功課，——這便是形成未來大統帥之性格的環境。

後來，生活和學業一部分是在莫斯科（Москва）。一部分是在鄉村，從十七歲起蘇伏洛夫自後五十三年生命都完完全全的獻給了實際的軍職，不斷積集，到逝世才止的為國効勞所需要的知識。

這位未來統帥的軍事生涯開始於1756—1762年對德人的武裝衝突。貪得無饜的普魯士王國掀起了全歐戰爭，即被稱為有名的「七年戰爭」。這是對於普魯士王國掠奪性進襲的一個連續的打擊。俄國加入這戰事時沒有充分準備，俄國軍隊的組織是不完善的為首指揮的，是一些並無



А. Суворов

蘇 伏 洛 夫

出衆之才的人。然而俄軍仍能給予敵人幾次慘敗。敵人在庫納斯道夫（Кунерсдорф）城下連受空前未見的潰敗（1759年），而在1760年俄軍更攻進柏林（Берлин）。

普魯士王腓特列二世（Фридрих II）在這次戰爭的最後一年寫道：「我旅程的盡頭是多麼嚴峻，悲哀和可怕啊。惟有命運才能够把我從我所處的困境中拯救出來」。

在俄普戰爭進行的時候，這位未來總司令的父親，萬西里·伊凡諾維赤·蘇伏洛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Суворов）將軍會起很大的作用，而亞力山大·萬西里亦維赤本人也是這次戰爭最成功插曲——巴里婁格（Пальциг）之役和庫納斯道夫之役的直接參加者，奪取柏林，包圍和佔領柯里貝爾格（Кольберг）的參加者。在這最後一次的複雜而長期的，構成俄羅斯戰爭史燦爛的一頁的戰鬥中，年輕的中校蘇伏洛夫初次獲得名震遐邇的聲譽，——被稱為無法阻撓的勇敢的騎兵隊長，騎兵們都跟着他赴水蹈火。

蘇伏洛夫並且還利用游擊戰術。他突然出現在敵人的面前，用狂暴的衝鋒像狂瀾似的倒瀉在敵人的側面或是後方，後來常是百戰百勝的逐退在數量上超越他許多的敵軍。

七年戰鬥對於蘇伏洛夫是真正的軍事藝術的學校。早就在他頭腦裏排列着的，在長期的操練時期藉着跟士兵羣衆活的接觸所充實和擴大的軍事理論概念，在組織良好，但是沒有士氣，沒有自發性的普魯士軍隊的實際作戰中，他加以試驗，釐準和原則化了。

在這次戰爭中，蘇伏洛夫再度相信，俄羅斯兵士的力量是用之不竭的，其他軍隊所完全不能勝任的那種行動，在俄軍却是可能的。

蘇伏洛夫根據七年戰爭的經驗，說道：「俄羅斯人是永久打得過普魯士人的」。同時七年戰爭使蘇伏洛夫得以完全闡明，當時俄國所流行的練兵原則和西方傳來的消耗敵人的謹慎戰略，是完全不符合俄羅斯民族軍人之特質與特性的。

和俄軍相反，普軍是傭軍，是由各國招來的人所組成的。愛護祖國和為國盡忠的思想對於他們是不關痛癢的。它的兵士所關心的是王家的餉銀和軍事的奪獲物，絲毫也無意為了國王去犧牲自己的生命：他們儘

可能竭力避免危險，假使有機會的話，便溜之大吉。軍隊是靠最殘酷的棍棒紀律來建立的：兵士必須怕伍長的棍子比怕敵人的子彈更厲害。

這樣的軍隊惟有懾於刑罰的懼怕和處在指揮官不眠不休的監視之下才能驅之作戰。但是普魯士軍隊雖有種種缺點，由於足資模範的組織性，第一等的武裝和兵士的精密訓練，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俄羅斯兵士把自己的服役看做是對祖國應盡的義務。他們為祖國而戰，用所有的力量去爭取勝利，不怕任何危險。採用傭軍所合適的原則，所以只能降低俄軍的戰鬥力，把它窒息在對於它過分狹小的「消耗」敵人的直綫戰術與戰略的框子裏。因此從十八世紀的第二個四分之一世紀起，俄軍的訓練便大大的減低了。應該認為有極大意義的演習和作戰練習，漸漸的完全廢而不用了：指揮官只注意行軍和行列的美麗了。

戰爭結束之後，蘇伏洛夫獲得上校的官級，率領蘇士達爾（Суздаль）團，開始根據完全新的，後來臚列於他出衆的指令法規，即有名的稱為「勝利的科學」那本書裏的原則，教育和訓練他的兵士。蘇伏洛夫斷然的揚棄了所有對於兵士沒有直接關係的戰鬥知識，作戰時沒有用和不必要的一切。他不教兵士耀武揚威的開步走，而教他們要善於在任何氣候之下，在炎熱的白晝或是烏黑的深夜作迅速而長途的行軍。

蘇伏洛夫根據七年戰爭的經驗，相信無論誰不能像俄羅斯兵那樣善於使用刺刀，敵人幾乎從來支持不住刺刀的進攻。所以蘇伏洛夫正就是把刺刀承認是勝利之決定的武器，並且把善於逃跑（爲了迅速越過火綫）進攻敵人，用刺刀進擊蹴倒和擊潰敵人作為軍事訓練的原則。

但是火力射擊槍械的效用絕不因此就加以廢除。不錯，它的施用在射擊方面是特別受限制的，但在立散兵綫時却廣泛利用。在這方面，蘇伏洛夫要求準確的，狙擊兵式的瞄準。「射得少可要準」，——他說，並且固執的訓練兵士作「瞄準」的射擊。

他在訓練時佈置形同作戰的形勢，教兵士耐心和鎮靜，百般的發展個人的自發性。兵士因經常練習而疲勞並不能動搖他。「學習困難，行軍便利」。——蘇伏洛夫不斷的重複說。

同時他又十分關心他部下生活與衛生的條件，要求兵士和指揮官注意健康。他在軍中維持鐵的紀律，同時又使兵士和他們的指揮官對於自

己的職責採取這樣的態度，就是這種態度並不是建立在害怕刑罰，而是產生於自覺必須無條件服從和守秩序的意識上，以實現每一個軍人總的終極目的——在任何條件和任何形勢之下戰勝敵人。

勝利的基本條件，蘇伏洛夫認為是軍隊的士氣。每一個兵士必須明確的理解戰爭的目的，自覺的去爭取勝利，甚至拿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亞力山大·萬西里亦維赤·蘇伏洛夫是一種完全新穎戰略的創造者，這一戰略的來源，那些直到現在還不大熟悉俄國戰爭歷史事實的西方軍事歷史家只以為是出源於美洲解放戰爭和法國革命戰爭，而發展與完成則是與拿破崙的活動有關的。

在蘇伏洛夫之前，軍事藝術的基礎一般人只認為是謹慎的機動戰略，善於壓迫敵人，不和敵人交戰，只是給他形成不利的形勢；統帥只是力謀佔據土地和壘壘，在各方面進行細小的分散的戰事，戰爭的終極的結束是在敵人的「消耗」中分曉。相反的，蘇伏洛夫却首先是在消滅敵人的兵力和他的「毀滅」中來看出戰爭的決定。

蘇伏洛夫教導說：「戰爭藝術的真正規則是直接從敵人最關痛癢的方面去進撲他，而並不是大兜圈子，小心翼翼的在迂迴之路上摸索着，因而把進攻本身弄得非常複雜，其實事情只要直接的用勇敢的進攻就能解決」。

蘇伏洛夫俱有在所處環境中確定方向的天才能力，他把這稱為「眼力」，所以他對於戰鬥方向的選擇從來沒有錯誤過。保障勝利的基本原則之一，不論如何情形，他認為是兵力的集中，但並不是經常的集中，正像後來許多甚至於很聰明的軍事理論家所要求的那樣。蘇伏洛夫僅僅在和敵人接觸的時候才設法集中兵力。「你去打敵人的時候，要增加軍隊，除去崗位，撤消交通綫。打了敵人你得依照形勢而甦展一下，但是要把敵人驅逐到覆滅為止」。

敵人兵力的優越從來沒有動搖過他。「不是靠數量，而是靠善長來活動」，他說，他的軍隊總是毫不猶豫跟他去作最不可信的偉蹟。

在蘇伏洛夫的率領之下，七千俄兵經奧兵的支援，於1789年夏季進

攻福克桑(Фокшан)防禦營中的三萬敵軍。蘇伏洛夫的兵士把同盟軍遠落在後，用刺刀衝進防禦工事，把敵人殺出，給予敵人很大的損失，奪獲營盤，砲隊，軍旗，並且用頑強的追趕驅散逃走的敵兵。

同年秋天，蘇伏洛夫確信敵人在部署軍隊預備進攻，於是他率領了二萬四千人的隊伍突然出現在柳姆娜(р. Рымна)河和柳姆尼克河(р. Рымник)之間的高地，防禦得很鞏固的敵軍營壘便分佈在這高地之上，準備進攻的十萬軍隊也分佈在這裏。

蘇伏洛夫用四個突擊部隊去進攻它，更把主力派到後方和右翼去。戰事頑強而長久。戰事的結局是由未之前見的騎兵的進攻敵壘來決定的。步兵平端着刺刀緊跟在騎兵之後。敵人被完全擊潰。敵人死傷了一萬五千人，俘虜數百人，大砲八十尊，軍旗一百面。

拜倫(Байрон，英詩人)和台爾若文(Державин，俄詩人)所頌歌的衝擊伊士馬伊爾(Измаил)在歐洲起有更驚人的印像。這是一個巨大的，依照最新技術佈置的堡壘，在這堡壘的可望而不可接的障壁，塹壕，多面堡之後，在強大砲隊掩護之下，分佈着四萬自信安全得很的駐軍。

在深秋，作戰於堡壘之外的軍隊的軍事委員會已經決定必須撤退，因為由於寒冷的來到，食物的奇缺，繼續作戰已經不可能，用突擊來佔領伊士馬伊爾的企圖是盲動，是早就註定要失敗的，——就在這時，蘇伏洛夫被委為包圍軍的指揮。

對於其他將軍所不可能的，但從蘇伏洛夫的觀點看，却是可能的。他毫不猶豫的決定去衝擊。經過週密的九天的準備，俄軍在1790年12月22日(新曆)的黎明之前，分五個縱隊去進攻。主要攻擊的方向是經過週密偽裝的。

參加這次英勇衝擊的人說：「誰也沒有想到死亡，但是誰也沒有想到生還」。蘇伏洛夫所有的兵力，沒有一些是沒有利用的：駐在進攻軍隊後方的後備兵減少到最小限度。

被攻擊的軍隊用絕望的瘋狂來防衛。他們被打下障壁之後，又在城市的街道和廣場上，形成要塞的個別的建築場上進行保衛戰。但是一切都是徒然的：快到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問題便解決了——俄人佔有堡壘。

衝擊伊士馬伊爾是俄羅斯戰爭歷史中最驚人的事跡之一。這種衝擊的獲勝，唯有在蘇伏洛夫及其「神勇軍隊」才有可能。當兵士們後來從伊士馬伊爾障壁的高處向下俯瞰的時候，他們自己都驚訝，這樣的堡壘竟可以用刺刀來佔領，而蘇伏洛夫自己也說，這樣的衝擊一生只可以幹一次。

但是還沒有經過四年，衝擊巴拉加(Пара)——華沙(Варшава)市郊的時候，他又重演了一次類似的事情。

兩次戰事的代價，犧牲很大，當代有許多力謀用逐漸消耗敵人而不是用大戰的方法獲取勝利的人，責備蘇伏洛夫過於殘酷。蘇伏洛夫爲了回答這一點，揭穿他毀滅性戰略的本質道：愛好和平的副元帥們把所有的時間都耗費在彈藥倉庫的準備上。他們的計劃是作戰三年……多大的流血戰呀！又誰能爲未來担保呢？……我用一下打擊就獲得和平並且結束流血戰爭了。

他的話是對的，因爲誰都知道，用迅速和斷然的方法作戰，其犧牲的慘酷比不斷然的，緩慢的，拖延的戰事的後果要少得許多。

蘇伏洛夫進攻的突然性，急進性和天才的週密性使被進攻者比進攻者所受損失多得許多。在伊士馬伊爾和巴拉加城下，敵人的損失幾乎比俄人多四倍，在福克桑附近多三倍，在柳姆尼克河畔多十倍。在許多較小的戰役中，幾乎把敵軍完全消滅，而蘇伏洛夫軍隊的犧牲簡直少得驚人，爲數僅僅數十名。

蘇伏洛夫的統帥創作的道路是永長的，甚至失寵，晚年的革職和放逐鄉村，都沒有一次中斷過。他永長的統帥創作道路，是由著名義大利與瑞士之戰來功成名歸的，那時這位年老的俄國副元帥和未來拿破崙軍隊的將軍們較量兵力，這軍隊在征服了歐洲，十三年之後，又再度嘗到俄羅斯民族的力量，並且毀滅在俄羅斯的野地。

蘇伏洛夫在義大利的田野裏第一次遇到他認爲可與相埒的敵手。但是就在這裏他的勝利也是充分的。雖然有着奧地利亞宮內軍事會議作弄他的障礙，但是義大利的戰事仍舊是引起全歐洲驚奇的一長串的勝利和凱旋。

奧國公然叛變，使蘇伏洛夫的軍隊在瑞士處於毀滅的邊沿。但是就

在這裏，在那種簡直難於相信的，超過人力的困難條件之下，這位總司令和他兵士的精神力量也完成了奇蹟。瑞士之戰是「現代一切越山戰事中最成功的一次」（馬克斯與恩格斯，俄文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部，十三頁）。這次行軍是俄軍歷史中最偉大的一頁，是這位俄羅斯偉大統帥生命史中功成名歸的一章，他在這裏獲得最偉大的道義上的勝利，在這勝利的面前，甚至就連他的敵人也不得不低頭。

「俄羅斯的鷹飛過了羅馬的鷹」，蘇伏洛夫總結了一下行軍的結果以及他自己的勞績和俄軍的英勇精神之後，懷着驕矜地說。



蘇伏洛夫的生平事業在俄羅斯歷史上遺下深刻的痕跡；他的創作遺產就在我們這時代也保持着它的全部價值，並且是紅軍勝利原則的歷史根據。列寧把蘇伏洛夫「勝利的科學」裏的幾條主導軍事規則列入紅軍小冊的第一本範本時，也曾着重的指出這一點。

蘇伏洛夫首先是教我們堅信俄羅斯人的力量。只有技術與組織，沒有人，沒有人的意志是不算得什麼的。

惟有「人」有意的去爭取勝利，他相信作戰目的的正義性和必要性才能够推動他去做偉蹟，十倍他的力量，麻痺死的恐懼。

勝利之基本的與首要的條件是軍人的士氣。

一方面惟有在他準確瞭解戰鬥的環境，以及個人工作的方法，地位和作用的條件之下，另一方面，在完善的戰鬥訓練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充分利用他的力量，聰慧和自發性。

蘇伏洛夫教導說：「兵士必須健康：勇敢，堅強，決斷」。

蘇伏洛夫認為軍紀是軍隊能够獲勝的基本條件。惟有憑藉軍紀，個別的兵士才能溶合成為軍隊的整個的機體，因此他們的力量也可以藉此無限的增加。違反紀律的人應受嚴厲的懲罰，但是紀律的基礎不是軍人的懼怕，而是自覺，要他瞭解紀律是勝利的必要條件和前提。

戰爭的時間，善於不放過時機，不遲晚也不超前敵人——這是主要的。勝利最主要的條件是保持主動，這惟有在不斷的進攻中才有可能。

戰爭的主要任務是殺滅敵人的兵員。這任務必須在基本方面用斷然的，迅速的進攻和打擊集中的力量來實現。

數量上的超越或者甚至是兵力的平衡並不是勝利的必要條件。蘇伏洛夫說，要勝利，不是靠數量，而是靠善長。不能讓被擊潰的敵人退却。必須追逐他，直到完全消滅或是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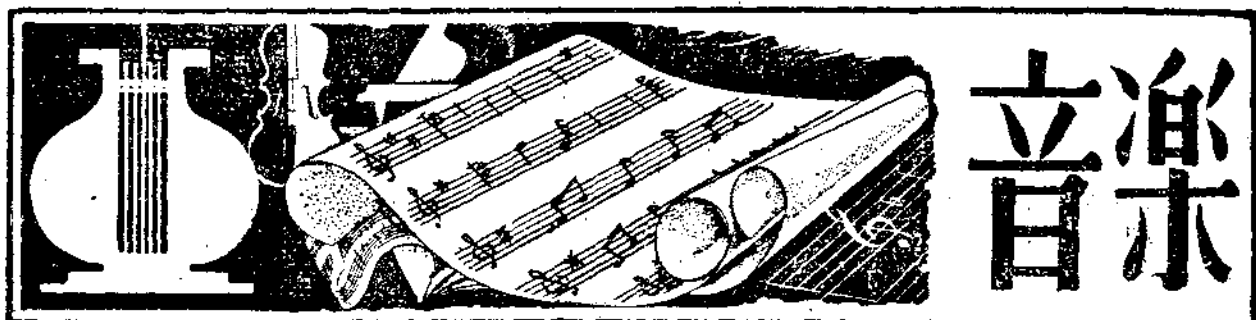
戰爭是災難，斷然勝利是戰爭的結束。

蘇伏洛夫這樣教導人，他所創造的和使之實現的俄羅斯軍事藝術便是這樣。這些勝利的原則也就是我們的原則。

「任何戰鬥——進攻的或是防禦的——的目的是在於使敵人戰敗。但是惟有在主要方向的斷然的進攻，並且用窮追來完成的進攻，才能完全消滅敵人的人和物力」（工農紅軍戰地規程，一九三六年，第二節）。

這俄羅斯偉大統帥的思想，也活在他百戰百勝兵士的重孫們軍隊的心裏，這是比任何銅像都更好的紀念。它把他的形象造成爲活的和不朽的；蘇伏洛夫藉着自己的後裔在重新爲祖國而戰，他的光榮將因他們戰勝全人類死敵——希特勒軍隊的光榮而更加增益。

（文記譯）



叔斯達柯維赤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第七交響樂 (СЕДЬМАЯ СИМФОНИ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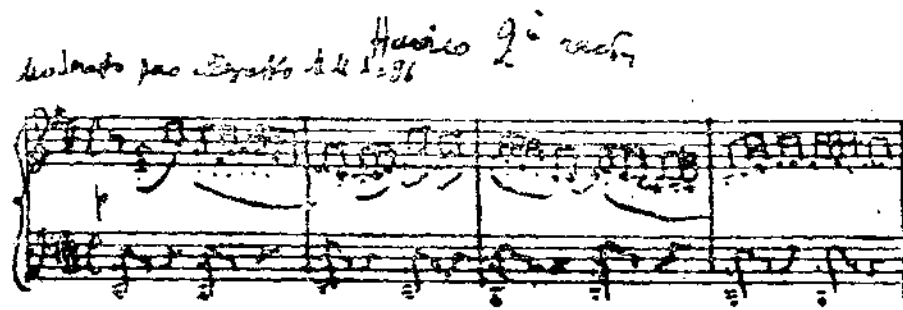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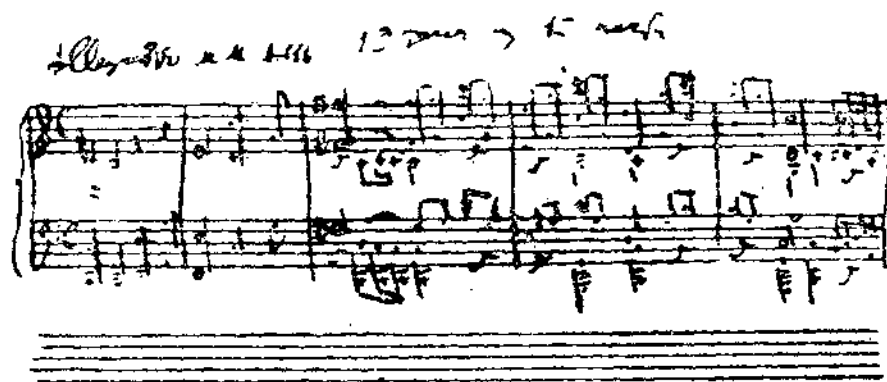
今天第一次在莫斯科聯邦大廈玉柱大廳在沙摩蘇德(С. А. Самосуд)指揮之下，將由蘇聯大劇院的和全蘇無線電播送委員的聯合管絃樂隊合力演奏我的第七交響樂。在我的交響樂演奏之前，曾舉行過巨大而精密的演習工作。管絃樂隊的樂師和指揮把它處理得非常出色；這些卓越的名師一定會把這作品的作者的構思燦爛地演奏出來。

在每個蘇聯作曲家的生活中，在莫斯科首次演奏他們的作品，是一件重大而興奮的事情。我想在我這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來談一談關於第七交響樂的一些意見。我動手製作這交響樂是在一九四一年七月梢，完成於十二月尾。所得的，照規模說是一個巨大的作品，演奏需時一點零二十分。我的交響樂是由一九四一年的可怖事變激發起來的。德國法西斯主義向我們祖國狡滑而背信的進攻，把我們人民的所有力量團結起來去打擊殘酷的敵人。第七交響樂——這是關於我們鬥爭，關於我們未來勝利的史詩。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叔斯達柯維赤



上：第一樂段的第一樂旨。

下：第二樂段的開端。

由於一九四一年事變的發生，現實提出了文化工作者在這一時期應起什麼作用的問題。我們跟希特勒主義所進行的戰爭，是最最正義的戰爭。我們是保衛我們祖國的自由，光榮和獨立。我們是爲了有史以來人類最優秀的理想而鬥爭。我們是爲了自己的文化，爲了科學，爲了藝術，爲了我們所創造所建設的一切而戰鬥。蘇維埃藝術家永久不會袖手旁觀這現在正在理性與愚昧之間，文化與野蠻之間，光明與黑暗之間所進行的歷史搏鬥。

全部交響樂我差不多都是在我所生長的城市——列寧格勒作成的。希特勒黨徒的血腥的部隊向這個城市猛撞。這個城市遭到空中的轟炸，敵人的大砲向這城市轟擊，所有列寧格勒人都友誼地團結起來跟光榮的紅軍戰士一起誓死打擊趾高氣揚的敵人。

12-тача 4/4 = 24-тача

Allegro molto troppo



2-тача 4/4 = 24-тача

Andante



Шолохов
24-тача

上：第四樂段的第一樂旨。

下：第四樂段的第二樂旨。

就在這樣的日子我從事交響樂的工作。做得很多，緊張而且迅速。我想創作一篇關於我們這些日子，關於我們生活，關於我們民衆的作品，——我們民衆正在變成爲英雄，他們爲我們戰勝敵人而作戰；他們成爲英雄，他們正在勝利着。編製交響樂時，我想到我們民衆的偉大，想到他們的英勇精神，想到人類的優秀理想，想到人的良好品質，想到我們優秀的天性，想到人文主義，想到美麗。我們就是爲了這一切進行無情的鬥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完成了這交響樂。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它在庫鑿希夫（Куйбышев）第一次獻奏，而三月二十九日又要

在莫斯科——我們祖國的心臟——響起來了。

整個我們國家對於文化問題的注意是很大的。在戰爭的艱難的日子中，新的音樂作品仍在演習和獻奏，新的劇作在戲院上演，美術家在從事新的繪畫。

在戰時我們的文化也是向前推進而且發展着。文化工作者跟全體民衆在一起，協功紅軍粉碎敵人。我把我的第七交響樂獻給我們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獻給我們克服敵人的未來勝利，獻給我所生長的城市——列寧格勒。(鏡明譯)

托爾斯泰
(А. Толстой)

人性在人間的凱旋

(ТОРЖЕСТВ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В ЧЕЛОВЕКЕ)

——爲叔斯達柯維赤第七交響樂試奏而作——

在劇場大客廳的圓柱之間，分佈着莫斯科大劇院的管絃樂隊——世界上最完美的音樂集團之一。樂譜架後面站着沙摩蘇德，工作緊張，只穿着背心。在他的背後，椅子上坐着叔斯達柯維赤，活像個頑皮的孩子。在上面，高高地在聽衆席上，倚着橡樹欄干，凍結着忘神的聽衆。立刻——在調了音之後——就要奏演所有的四部曲了。搖了一搖濡濕的頭髮，沙摩蘇德把指揮棒在空中一刺，提琴便唱起幸福人的寧靜的生活。

第七交響樂是獻給人性在人間的凱旋的。我們努力（雖然是部分的）來走進叔斯達柯維赤的音樂思索的道路，——在列寧格勒恐怖的黑暗之夜，在爆炸轟響之下，在火光燭天之中，音樂的思索引導他去寫這天啓的作品。

在戰爭開始時我有個朋友說：『人類裏隱藏着自毀力，還不知道將來，人是否仍做生物界的領袖，是否會變到這個地步，就是人種將被消滅而代替他的則是更加完全的生物——一種非常之大的螞蟻。』

看法西主義會把人弄到什麼地步！無疑，這是可怕的，自卑的杞憂。我的朋友鳥瞰了一下兩腳動物的光輝道路——從舊石器時代的洞窟（他們在那是坐在啃過的骨頭上），到他們征服空氣和以太的時代，到兩腳動物獲得文明人稱號的時代……於是我的朋友便垂下頭，看到了道

路的盡頭：希特勒把人類從音樂的聖堂，從偉大的寧靜、從圖書館和實驗室裏拖出來，退回到啃過的骨頭上去。

但是希特勒並沒有使叔斯達柯維赤害怕。叔斯達柯維赤是俄羅斯人，這就是說，是個憤怒的人，如果確如其分的激怒他，他就能够作出近於幻想的行爲。對於使人非人化的法西主義的威脅，他用歌頌那爲人文主義的文化（它把人的天才趨向着寶貴的遠方，那裏充分地 and 無限地顯露着歡喜）所建立的一切高貴和美麗的事物之勝利的凱旋來回答。

第七交響樂是從他們毫不躊躇地接手對黑暗勢力作殊死戰鬥的俄羅斯人民的良心裏產生出來的。他寫於列寧格勒，成長到在一切經緯綫都瞭解的偉大世界藝術的規模，因爲它訴說人類在他從未經歷的時代的真情，災殃和試煉，這交響樂雖十分複雜的，但却是透明的，它又是嚴峻地抒情的，並且它完全飛向未來，那展開在人類戰勝野獸的勝利疆域之外的。

……提琴講述寧靜的幸福——這幸福隱藏着災厄，但是這幸福還是盲目的，有限的，有如『在災厄的小徑上快活地走着』的那小鳥的幸福一樣。在這個幸福裏，從那未決矛盾的黑暗的深處、產生出簡短的，枯燥的，明顯的，好似鋼鉤一樣的戰爭主題。

我們得說明，第七交響樂所描述的人——這是一種典型的，概括的人，是一個爲作家所喜愛的人。叔斯達柯維赤在交響樂裏，他自己是民族的，他的俄羅斯憤怒的良心，那把交響樂的七重天，去傾倒在破壞者腦袋上的良心，是民族的。

戰爭的主題遠遠地發生出來，最初類似一種很簡單的和怪難看的舞蹈，類似熟練的白鼠在捕鼠者的笛聲之下所作的跳踉。好像逐漸加緊的風勢一樣，這個主題開始震搖管絃樂隊，它支配了樂隊，滋長起來，鞏固起來。捕鼠者領着他的鐵鼠從山崗背後上來……這是戰爭的進進。它在鑼鼓和大鼓聲中耀武揚威着，提琴咨以創痛和絕望的號哭。用手指緊抓着橡木欄干的人，你們覺得一切都已支離滅裂，寸寸碎斷了嗎？在樂隊裏恰是支離滅裂，一片混亂。

不，人是強於天災的。絃樂器開始鬥爭，提琴的和音和大豎琴的人聲更強於蒙在大鼓上的驢皮的噪聲。你們拚命的心跳幫助和聲的凱旋。

提琴調和戰爭的混亂，強迫它停止洞穴野人式的咆哮。

可詛咒的捕鼠者不再有了，他已被推入時間之暗黑的深淵。提琴的弓絃放下了，拉提琴的，許許多多人，眼中都含着淚珠。只聽到大豎琴沉思和嚴肅的——在這樣多的損失和不幸之後——人聲並沒有回復到寧靜的幸福。在苦難中精練起來的人的眼前是一條經歷過的道路，就是他在那裏尋找生之意義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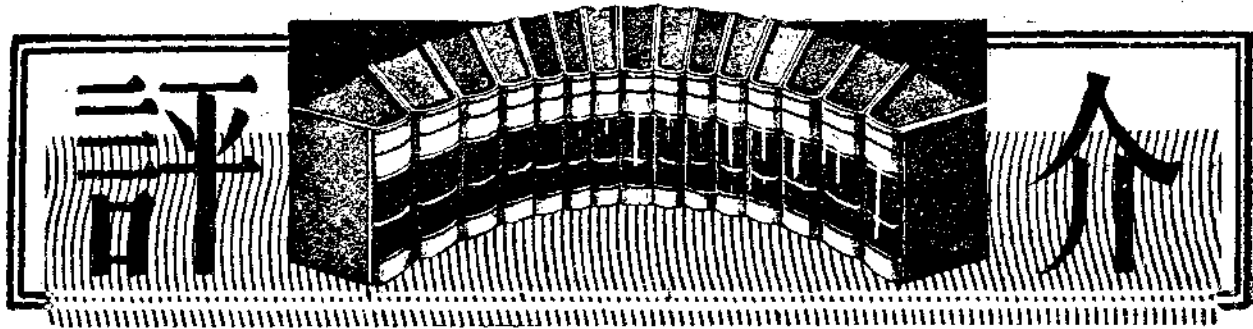
爲世界的美麗流血。美——這並不是娛樂，不是慰藉，也不是節日的盛裝；美——這是用人的雙手和英才，把野性的自然改造和組織。交響樂彷彿用輕微的呼吸接觸到人類道路的偉大遺產了，於是這遺產生動起來。

交響樂的中段是甦生，美麗從死灰和灰燼中的復興，宛如在新的但丁（Данте）的眼前，用嚴峻和抒情的沉思之力，喚起偉大的藝術的影子，喚起偉大的善良的影子。

交響樂的最後一部，是向未來飛翔。在肘支着欄干，身倚着高大的白圓柱的聽衆面前，展開理想和熱情的偉大世界。就是爲了這個，才值得生和值得鬥爭的。人的強大的主題現在所說的不是小幸福，而是大幸福。這裏——你被光明抓着了，你宛如在光明的旋風裏了……你又重新在未來海洋的碧藍的波濤上盪漾。帶着逐步增加的緊張，你等待着曲終，巨大音樂體驗的完成。提琴抓住了你，你沒法透氣，好像在高山上面，跟管絃樂隊和音的暴風在一起，在難以想像的緊張中，你突進地飛衝出去，向未來突進，向高級構築物的淡青色的城市突進。

希特勒沒有能夠攫取列寧格勒和莫斯科。被詛咒的捕鼠者哭喪着臉，白白地領他的鼠子在頸背上血淋淋的逃竄，他沒有能夠使俄羅斯人民回到穴居生活時啃過的骨頭上。紅軍創造了全世界勝利的威嚴的交響樂。叔斯達柯維赤用耳朵傾聽着祖國的心聲，奏出凱旋之歌。

當我們在庫璧希夫，在蘇聯大劇院裏聽第七交響樂試奏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和這樣的思想支配我們。（景 譯）



史維特洛夫
(Н. Светлов)

史大林文學獎金得獎者

(СТАЛИНСКИЕ ЛАУРЕАТЫ В
ОБЛА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人民委員長議會爲傑出的文學作品而授予一羣蘇維埃作家的一九四一年史大林獎金，遴選出在對法西斯侵略者作戰的日子或直接在戰爭之前的創作的藝術技巧極高的作品。這些作品給蘇維埃人民培養出愛護自己偉大祖國的感情，祖國正在對反動勢力作鬥爭，因爲那些反動勢力想在消滅了蘇維埃聯邦——一個有先進文化的國家，一個有前

進社會思想的國家之後，把世界重新拋入中世紀退化主義的深淵。

榮膺史大林獎金的文學作品說明蘇維埃人民具有無窮的創作力量，奴役着歐洲的法西斯蒂祇能把消滅歐洲各民族以及他們知識份子優秀的民族成就的破壞力量來和這種創作力量對立。

一九四一年在散文，詩歌和戲劇方面的史大林獎金是獎給那些紀

述蘇維埃人民爲祖國的光榮與自由而進行的偉大門爭，暴露德國法西斯主義者的真面目，以及紀述蘇聯各民族英勇史蹟的作品的。

所有這些作品證明：在偉大試驗時期，蘇維埃的文字給偉大的祖國，給自己的勇士人民及其先進的力量——列寧史大林黨，獻出了他們才能的所有力量，他們精神的所有最好力量。

在史大林獎金的得主中間，一個是詩人尼古拉·鐵霍諾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他在衛國戰爭的日子所寫的詩充滿了火熱的愛國精神和對於敵人深惡痛絕的憎恨。處身在列寧城的英勇保衛者中間，鐵霍諾夫用他火一般的字句鼓勵他們去作光榮偉蹟。他最優秀的詩篇『基洛夫和我們同在』（Киров с нами）就是在保衛列寧格勒的戰火中誕生的。在這鬥爭中，基洛夫的形象——火熱的政治家和戰士的形象——在隊伍的前面跨步前進，鼓勵列寧格勒的人們去作偉大的事業。

詩人孔斯當丁·西蒙諾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因劇本『我城一少年』而榮獲褒獎。在這才華煥發的劇本裏，西蒙諾夫表現出：在保衛祖國的鬥爭中，一個天眞

的頑皮的普通蘇維埃青年誕生爲一個英雄——人民無畏衛士中的一個，這樣的衛士在祖國戰爭中現在正每天每小時地產生着。西蒙諾夫的劇本是在和德國法西斯主義戰爭以前寫成的，但它深合現時情勢，它在衛國戰爭中的百十萬戰士的心裏找到共鳴，因爲在這劇本的主人公身上，他們認識出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武裝同志。西蒙諾夫就在他身上實現蘇維埃政府的希望。他經過逗留在前綫，除了在前綫所產生的一些輝煌的詩篇，素描，小說之外，西蒙諾夫最近又寫了一個很好的劇本『俄羅斯人』（Русские люди），他是取蘇維埃人民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戰爭作爲這劇本題材的。這劇本裏介紹出普通人民的愛國英雄的使人驚嘆的形象，像這樣的英雄，蘇維埃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正在成千成萬地產生着。

才能的蘇維埃劇作家亞歷山大·柯爾納楚克（Александр Корнейчук）也因爲喜劇『在烏克蘭原野』（В степях Украины）而獲得了史大林獎金。滲透着烏克蘭非凡的幽默，洋溢着生命的力量，這一喜劇就發展在那肥沃的烏克蘭集體農場的土地上。在這喜劇中，柯爾納楚克牽涉到極重要的課題

。這一劇本講到已經勝利了的集體農場制度，講到集體農場是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的力量，講到集體農場勞動中農民們公私利益的結合。這是一隻愉快的喜劇，它說到集體農場裏的已忘記過去貧窮與無權的幸福，自由的蘇維埃人們，德國法西斯主義企圖把這些高傲的，自由的人們交給德國地主役使，想把他們變成自己的奴隸。但是柯爾納楚克的喜劇以生活和真理的聲浪告訴我們說：德國法西斯主義永遠不能奴役烏克蘭自由的集體農民，法西斯主義的桎梏將被烏克蘭人拋開，烏克蘭的集體農場將以新的力量興起，生存並發展下去。

極爲民衆喜愛的藝術諷刺也和大砲，坦克，飛機一樣，在現行戰爭中是一種武器用。在諷刺的領域中，很特出的是馬爾沙克（С. Маршак），他曾寫過並且現在繼續寫着簡單的，但却銳利如劍的諷刺詩。他也獲得了史大林獎金。

在歷史小說中，榮膺史大林獎金的是楊赤維次基（В. Янчевецкий，即 В. Ян）的歷史小說『成吉思汗』（Чингис-Хан）。照事件範圍的廣寬，材料的豐富和技巧的純熟來說，這是近年來蘇維埃文學上最成功和最特色的現象之

一。

女作家安東諾夫斯卡雅（А. Антоновская）也受到了獎。卓絕的歷史小說『偉大的莫拉維』（Великий Моурави）——描寫喬治亞歷史上的一個著名人物叫喬治·撒加治（Георгий Саакадзе）的——就是她多年心血的果實。在這小說裏，以歷史的準確性，同時以藝術的生動性勾劃出十六世紀末葉和十七世紀初葉喬治亞的生活和風尚的圖畫。

史大林獎金也指出多才的亞塞爾拜然（Азербайджан）的詩人兼劇作家薩梅特·伏爾貢（Самед Вургун）的紀述亞塞爾拜然民族反對波斯侵略者的鬥爭的劇本『法爾哈和薛林』（Фарха и Ширин）。

在榮膺史大林獎金的藝術歷史作品中，引人注意的是鮑洛琴（С. Бородин）的優秀的，光輝的小說『德米特利·童斯柯伊』（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這本書是在描寫俄羅斯的一位統帥，就是史大林稱爲現行衛國戰爭之英雄的『偉大祖先』的。德米特利·童斯柯伊在十四世紀時曾給予異族侵略者以第一次有力的打擊，奠下了俄羅斯人民從韃靼蒙古枷鎖下解放出來的

基礎。

在所有這些作品裏有一點是共通的：它們都講到我們各民族的英勇過去，它們都正確地說到各民族遭到失敗的時候就是他們被封建紛爭所支離破裂的時候，而他們勝利的時候，則正是一致出動反抗異族侵略者的時候。

在今日讀者的心裏，這些小說都可以找到活生生的共鳴，因為它們斷定，在現行反對德國法西主義的神聖衛國戰爭中，藉不可毀的民族友誼所團結着的蘇維埃聯邦將粉碎貪婪的敵人，把他們逐出自己的國境，正像在它光榮歷史中不止一次這樣做到的那樣。

在榮膺史大林獎金的作品中，最特出的是伊利亞·愛倫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的光芒萬丈的小說『巴黎的淪陷』。這是一本描寫法國

和德國法西主義作戰失敗，以及這失敗原因的小說。這小說敘述出我們大家不久之前親眼看見的事情。運用作家固有的技巧和事實，人物與事變的知識，愛倫堡以無可抗辯的力量表現出，法國在德國法西主義武力的面前屈服並不是因為敵人的強大，而是因為準備去作英勇抗戰的法國人民被他們的『領袖們』出賣了。從這部小說裏讀者可以擷取出不少教訓。

史大林獎金獲得者的作品是偉大與嚴肅勞動的果實。史大林獎金顯示蘇維埃作家真正的藝術才能，它們證明蘇維埃作家，以新的輝煌的精湛之作，豐富了世界上最前進的蘇維埃文學的寶庫，為自己的祖國盡了不少心力。

(原 譯)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月 刊)

第 一 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發 行 者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上海斜橋弄六十號

編 輯 者 羅 果 夫

每冊定價四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